

集四第 集家作進新

集

絮

萍

艾 蕭



集四第 · 集家作進新

集 絮 萍

艾 蕭



行發館書印民新

新進作家集
第四集

萍絮集

有著作權

定價三元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發行

(1—3,000)

著者 蕭艾

發行兼印刷者 祝惺元

印刷所 新民印書館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前記

這是我的第二部書。產在落葉集（三十年三月北京中華圖書社版）後的這些醜東西們，我很知道：依然患於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正如落葉集裏的那幾塊骨頭，全是一個媽媽的心病！我承認我依然這末沒出息。好在我還正在學習，而且沒打算成作家、爲發財才出書；出書只是爲了給自己的寫的生活上留下點兒紀錄，就很能原諒自己。希望朋友們慎重一些購讀的才是；否則，倘覺上當，請恕不便負責。

第二個希望是：假如也會像落葉集出版後那樣：萍絮集幸逢今家給翻印時，頂好別再給改頭換面地變了作者的筆名——如落葉集之被翻印成『京俗集』（三十年十月上海『五洲書報社』發行），就硬把作者化名爲司徒——還是那末說：我並不敢奢望着以蕭艾這個字號混出個天下，而是絕不願意叫人家誤會着是掠人家的美！

因而我還得聲明：我只會學習地扯點兒淺薄的小說之類；別的，如近日才見到的國際人

物誌（二十四年十二月上海光明書局初版），雖然也署着蕭艾編譯，實在那是人家的精華，我絕不敢濫製。我用了『蕭艾』作筆名是在二十四年，在一個濱海的都市的一個編輯室裏，偶翻楚辭離騷摘下的——自然，那時候假如知道已經有人在用着了這兩個字，我絕不會摘下它來的——以它第一次發表的是一篇淺薄的東西，一如現在。

我還忘不了：落葉集出書時，冷的消息還在渺茫中，而萍絮集出，意外獲得了彼正在遠方健全地生活着的喜訊，一恍兒兩年了！流光從此或者會更與人一些興奮吧！

因為我愛萍，我也愛絮，二三年來在戀戀着『海』上的浮萍，跟柳間的飛絮的季節，常常使我想着完成，或者完成了這些東西；現在把我這部書叫做萍絮集，在情感裏正因為我愛絮，我也愛萍。

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於故都。

目次

前記

道喜

一

鄰

四一

老手

七七

安分

九五

殘月

一二三

暮

一四九

落葉

一七一

第一章

一九一

裝幀 楊凝

道喜

一

二月十二日這一天，是媒人階級頂露臉的日子了，好像是長安街上，擁過來、擠過去的，儘是些迎娶、嫁聘，跟道喜的車輛、轎子、人羣、笑靨、音樂聲。不統一的色調交織着，浮囂了淺春的天空，非常地顯得興奮而平凡。路南、路北的幾家飯莊，全都以某宅、某宅結婚禮堂的地位，在門前交插着兩面大型的國旗。胸前佩着『知賓』的標識的兩性們，跑進跑出，非常地忙碌，雖然未必全是忙於替主人招待客人，可是展覽自己，也一樣地閒不着；全都按着主觀的審美標準，把自己刀尺得似乎招人喜歡的，簡直要藉着這個機會來參加一個裝飾賽美會，好像是。賀客們若全是專為致賀來的，似乎也太認真了，不如依着自己在社會上的身分，趁機來抖露抖露風度。於是汽車、洋車、馬車，也都隨着主人的身分而劃分着顯

明的階層，停滿了飯莊的門前，蛇一樣。

在這種『好』日子裏，往往似乎都以『鶴立雞羣』的姿式，比着那些家禮堂最顯得排場的四喜堂飯莊這個時代化的三層建築物，這一天照例也給媒人階級作了回勝利的展覽。五花大綁地在門臉兒搭了座高達三層樓頭的彩牌樓，門前、窗口，到處都在淺春的微風裏飄蕩着鮮明的旗徽，就像開了家以綢緞作大宗的百貨店在作門面的宣傳。三樓跟二樓之間，二樓跟樓下之間，一上一下，跳着窰洞並排着兩行同樣的四個斗大的金字：『喜』、『喜』、『喜』、『喜』——人家四喜堂飯莊就是這末排場！門前國旗掩護下的『孫宅喜事』的大牌子，也是紅地金字的，該顯得非常惹人醒目。

四喜堂前這一天還分列兩廂地站了些位警察跟衛兵，每個都是全副武裝，佩帶着紅的綢花。就瞧停在柏油路邊的那一排排流綫型的，倍兒亮得照得見人的姿式的汽車吧，就知道媒人階級是感到怎樣的光榮了！

據說貴族舉行的婚禮所有的豪華點綴都已經齊備多時了的禮堂設在整個的二樓；樓下是來賓接待室。宴席設在三樓——步步高升！

雖然是晴朗的淺春天氣，到底還殘留着點兒冬尾的餘寒，因而暖氣管子那樣發作着效力；

地毯、沙發、几案、鮮花、古玩、字畫……屬於二十世紀的中國貴族所能享受的大客廳裏的種種豪華的擺設，樓下這個大客廳正如二樓、三樓的廳舍，都已經預備着了，供貴族們來享受。若不，那般的有房產，有汽車，有收買跟把玩古玩的金錢跟閒情，有利用電氣來支配聲光冷暖的力量，有利用各種補品來振作各種情緒的餘資，有直接跟間接每一類別的朋友，有可以表見着名望、地位的一堆一堆的官銜的人們怎末舉辦喜慶事情，都喜歡定下人家四喜堂呢！

味道複雜的煙氣，跟茶香、水果香、化妝品香、粗細綫條的笑浪、多角關係的話聲，太勢所趨，統統合流在大客廳裏的暖室。除了過來、過去獻着煙、茶、手巾把兒的茶房滿頭大汗，彷彿是忙活在熱夏裏，誰的臉上都掛着輕鬆的春意。

一一

讓臉上的春意很染了些浪漫的色彩的，是佔據着東南牆角兒裏幾張沙發的幾位來賓們中的，那前朝裝束得最顯明的一位：青緞硬胎便帽頂着個挺大的珊瑚疙疸，前邊鑲着塊白玉帽花兒；緋紅色的馬褂，深藍色的緞袍，長統緞面官靴，一塵不染。隻手掛着串透明的念珠，

由着大姆指的撥弄而轉動着。另一隻手擰着飄在下巴頰上的一把鬍子；鬍子是那樣的素白，配上白眉毛下兩頰的皺紋，誰都瞧得出來：這位年紀至少也有六十了。可是他這一陣『嘻嘻嘻嘻』輕脆的笑聲，聽來却正如那浮在皺紋的臉上的風情：那末透着年青！

『……您說！能有多少？嘻嘻嘻嘻！』
 『……您說！能有多少？嘻嘻嘻嘻！』
 在今兒這個『天作之合』的喜日子的夜裏，能有多少——『壞』了的姑娘？唉，只說在這末大的一個北京城裏！嘻嘻嘻嘻……』

這就惹起了一陣哄堂的『嚇嚇』來。

『我算佩服您，兩老！我算佩服您，兩老！』沙發上那個又尖又亮的禿腦袋，用兩個指頭按着八字鬍子，笑出了兩個金牙來：『別瞧您這末大的年紀，還真提得起這些風月情致的精神來！嚇嚇！』

『嘻嘻嘻嘻，此日只可談風月啊！唉，尤其是像我這個上了年紀的人，更應當談點兒風月了；先別說『老要張狂少要穩』這句俗話兒絕不會白說，就說我這個歲數吧：唉，六十七了！可是難道我還能活一個六十七末？還不趁着這風燭殘年多談點兒風月，也太讓那些年青的小伙子們賺便宜了！唉，我就不服這口氣！』認真的神氣，就像自己是專爲談風月才活着的：『我就不服這口氣！唉，嘻嘻嘻嘻，您說，像今兒這個喜日子的夜裏，能够『壞』多少姑娘？——』

趣味的統計啊，這是。嘻嘻嘻，當姑娘們在「壞」的時候，風情都是怎末樣的呢？——想想。

——都別客氣！俺：各本自己的觀感。」

「可是不見得非得讓今兒晚上「壞」不可呀，兩老！」

「哦？這得算仁兄煞有忍性：我？可是受不了！我年青的時候——俺，六十七了，說話從來不會掖藏夾帶，有什末說什末——我年青的時候——嘻嘻嘻，那可忍不住……」笑迷着眼睛，不知道是不是在回憶他年青的時候那種忍不住。

感動出來的，又是一陣哄堂的「嚇嚇。」

「不是啊，兩老！我不是這個意思。」又尖又亮的禿腦袋興奮得嘴唇子怎末也包攏不住金牙了：「我是說：姑娘「壞」的時候，不見得非在類似今兒晚上這種洞房花燭夜裏不可；有的是提前的呢——所謂「先斬後奏！」這樣，若在喜日子裏統計姑娘變成太太，簡直是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實際的正確！」

白眉毛白鬍子的腦袋一點一點地：

「這話也有您這末一說！可是這是左道旁門呀——哦，這就是仁兄您的「經驗之談」了？

俺，俺，敢情您比我還急！嘻嘻嘻。」

「不，不，不。我這是根據那副俗聯兒——一對新夫婦，兩件舊傢伙，想像而出。若不
 怎來，有人說出這副喜聯兒來！」

「哦，我倒忘了！回頭我們到禮堂瞧瞧那些喜聯兒去——憑孫將軍這末闊綽的場面，準得
 是珠瑯滿目，美不勝收！」這是另一位，嘴唇之間夾着大半根呂宋，說話的時候也永遠把它
 夾着，大半根呂宋就一撮一撮地像條短短的狗尾巴長在他那張麻面兒的嘴上：「我還是最愛
 領略領略對聯的詞藻。——生平倒是瞧見了不少，可是求其工穩、有意思的，太有限了！只
 有那一年秋天，南京副部長的少爺喜日子那天，我在禮堂上見到的一副胡博士的祝聯，嚇！
 所提多末新鮮、别致、生動、有意思了，多暫我也忘不了。您就聽這上聯——這上聯，這上
 聯我他媽的怎末就會一時想它不起！」隻手直抓着腦勺兒，要抓出些記憶來的神情，分外
 認真，眼珠朝上翻着：「哦，反正是十二個字——到底他媽想不起來！下聯配的，配的也是
 十二個字，下聯倒好記：頭一個是「夜」字，「夜」什末來着？哦，「夜半」！「夜半……」，又忘
 了，我就是記性不好！底下三個字却是「戲春水」。這副聯兒的內容簡直沒有這末生動、別
 致的，一對仗又是那樣工穩，有意思極了！胡博士的文采，我算不能不跟他伸——伸出個
 大姆指頭。語氣裏透着他跟「胡博士」彷彿很有交情。

誰也沒明白「閻博士」的文采到底是怎樣的，值得這位伸大姆指頭贊賞。好在誰也沒往明白裏窺問；不管那副對聯是怎麼寫的，不管到底有沒有那末副對聯，只要有人說：有，就有吧，只要有人贊賞，就不妨附和着點下子腦袋——這裏邊透着種人情，彷彿。這「人情」更可以透在任何場合，而只有最會運用敷衍的人跟人之間，才能够表見得出來，彷彿。

「那是。」又尖又亮的禿腦袋接了聲兒，兩個手指永遠接着八字鬚：「閻博士！老資格了——當年在章大帥的時代，我就跟閻博士在帥府裏同桌辦公，同桌辦公。」非常感到一種光榮，雖然到底跟「閻博士」有沒有這末一段過從，只有他自己明白；可是能跟「閻博士」瓜連點兒關係，誰不認為是種光榮呢！「對於他的文采，我可以說是最知道的了：南老，的確值得這個——」一挑大姆指頭。「啊，胡博士，一恍兒十幾年了，終沒再見。」擺擺腦袋，透着非常的繫念。

「要講究對聯兒，跟詩、詞、歌、賦這一類，真正能拿得起筆來的，俺，還得屬於我們這般老底子；真是苦讀寒窗，下過深工夫！俺，作出來，合轍、押韻，真够講究！」被稱作「南老」的前朝遺民撥弄着手裏的念珠，宣示着老年人的尊嚴：「絕不像一知半解，甚至一竅不通的，晚近這般青年人那末淺浮；別說讓他們作詩填詞，俺，就是臨臨碑帖吧，他們都大

半連毛筆是怎末拿的，也不在行！噫，晚近這般青年，成天只知道什末溜冰、跳舞、瞧電影、跟哪個女人都得講「愛」！他們知道哪個叫學問？什末是道理？簡直胡鬧！噫，可是我還沒有聽說過世界哪一個國家有個跳舞皇帝、胡講究「愛」的總統呢！」居然越說越透着氣憤了，方才那種怪年青的笑聲跟風情，已經消失得乾乾淨淨；青年人給他的刺激太深了，好像是。

『雨老，也不能這末一概而論吧？』這一位也是個上了年紀的，歲數跟『雨老』相彷彿，瞧那嘴角上點着個大黑痣的臉上的皺紋。只是缺少一把像『雨老』的那末豐滿的髯口——光景又不是不想留；滿腮鬍子都是白白的髭兒，然而發展的程度，也就止於這些髭兒吧了。戴着副水晶眼鏡。總是拿着把銀耳勺兒剃耳朵，生命假如可以樂觀，那樂觀的焦點彷彿就在耳朵裏。他老半天都沒置一聲，好像面前這幾位所聊的都不如他剃耳朵的興趣濃厚。其實，他知道他有一腦子，担了半輩子的心事；尤其是瞧着人羣中那些青年們，這心事担得更加了些憂鬱。現在聽到『雨老』竟然對年青的人們有着這樣不稱心的印象，他嘆了口氣：『青年人未必就沒有值得我們這般上了年紀的可意的呢；晚近很有一些新鮮的知識跟玩藝兒，就是他們懂得的，而讓我們聽着、瞧着都發楞！青年原是國家未來的棟樑，不可這末小瞧了他們呀！我這把子年紀了，就是怎末懂得詩詞歌賦，以至文章經濟，請問又有什末用？詩詞歌賦能給

你送終？是文章經濟能給你傳宗接代？養老、送終、接續香烟的，還得指望着年青的子弟啊，兩老！可是您瞧我：馬齒徒增，六十多了，竟沒有一兒半女！太太已經成了棺材櫃子，姨太太的力量倒是够，可是我却一年一年的，神方、補藥的都求遍了，竟終無濟於事！說真的，瞧着人家的年青子弟，我就眼饞、心痛；樹留根，人留後，我這一輩子，可算白來了！」

「唉，唉，這倒引起來您的感慨了，瑜老！可是沒兒、沒女，也省心，也未嘗不是您前世修來的清福！」

「清福？我太「清靜」了！兩老，我這種孤陋命，哪能比得了您的福分：子孫滿堂！哦，您跟前最小的那位少爺——彷彿我只見過一面——現在也快二十了吧？」

怪突然地，這位前朝遺民的臉兒就青了起來！眼光染上了近於一種仇視的色彩，對着瑜老檢查了一陣，毅然地搖了搖珊瑚疙疸便帽的腦袋，「又提起了那個畜牲！」拔步就離開了這幾位，其行頗稱得起健步如飛。

嘴角上的黑痣一聳一聳地，瑜老一時感到非常地奇突，難堪。

身邊那位又尖又亮的禿腦袋這就低微地「嚇嚇」了一陣：「原來如此！」

「怎末？」凡是聽着的，都湊過來跟瑜老這末異口同聲地。

「您哪知道這其中的隱情？喻老，你竟無意中說出了人家——」低着請聲，低着腦袋，含着點兒風流意味的眼光往斜裏飛了一下那位已經混進了動亂着的人羣裏的前朝遺民的背影，又很快地飛了過來，落到那一個的黑痣上，嘴上掛着村笑：「的心病了！您知道人家那位小少爺跟他這位尊大人的「關係」末？父子，而兼情敵！——我是由——由內人嘴裏聽來的。」雖然實在是由朱媽那個小東西裏聽來的，可是不便公開；現在竟差一點兒就無意中公開了，險！幸而有意地掩飾了過去，而掩飾得又這末一塵不染，禿腦袋總算消了把冷汗：「內人是由我們那個朱媽裏聽來的；朱媽原是雨老公的人，新近才轉到我們那裏，這才知道雨老跟他那位小少爺的這種雙重關係。有一天早上，雨老剛剛跨到四姨太的屋裏，就發見突然由四姨太的床上跳下了一個披着睡衣的小伙子，低着頭直往外跑，差點兒就跟雨老撞了個滿懷——床上的被窩兒裏正哆哆嗦嗦着四姨太——可是，雨老是個結實的老頭子，一把就把那個小伙子給攔住了，仔細一瞧：却是自己親生的兒子——小少爺！「巴」地一個嘴巴打出去，走近床前，一下子就把個脫光得一絲不掛的四姨太揪出了被窩兒：「你這若是讓他幹出了孩子，是算我的兒子呢，還是算我的孫子？一時都不能守的騷貨！」老頭子簡直就要氣瘋了！」

引起了一陣「嚇嚇」的笑聲。

「本來這位小少爺是二姨太出，比四姨太才小兩歲；四姨太年青青地不得獨佔老頭子——就是獨佔，那六十多了的老傢伙還不得臨陣脫逃，有什末用？——遇着小少爺這末個正當其時的小伙子，乾柴烈火，那還有不一觸即着的？」

「嚇嚇，這也算利權沒有外溢！」

「子耕父業，三寸地，豈可荒廢！哈哈。」

黑痣、白鬚髯的臉上這才結束了那陣奇突。「後來怎末處置了？那四姨太漂亮不漂亮？什末底子出身？能不能生養？雨老還能再要她末？」究問得很詳細，就好像那位四姨太若是被雨老不要了，他會有什末打算似的。「這位小少爺，也算人類中間玩笑者之能手兒了！哈哈！畢竟不愧雨老之後；父親風流，不出俗子！」突然一頓：「可是——雨老到底有後！」絕沒有意諷刺，只是羨慕雨老有後；假如自己有後，就是賠上姨太太，他也肯充分原諒，好像是。有後，不妨犧牲一切。可是自己這把歲數，這個身板兒，竟沒有讓自己這末犧牲姨太太的機會！孤陋命！搖了搖腦袋，只好舉起銀耳勺兒剗起了耳朵。眼珠不走正道地隔着水晶鏡子瞧瞧雨老在哪兒了——哦！姨太太這種東西，也真得提防着點兒才好！雖然沒有孩子——沒有孩子！——可是萬一她跟別人……那就更糟！真格的，牡丹花兒這些日子好像很跟老

王透着點兒什末呢，忽然間地總誇上了老王那小子拉車拉得馬利，提倡多給加幾塊子！那小子，這一程子也懂得刀尺起來了，這——這得叫他滾！觸景生情，一個機靈給自已下了個警告：花旦出身，還有個正經的？別叫她把自己玩兒成第二個雨老！雨老……

雨老不大地無意中蹀到了一羣年青的跟前。這些小伙子：油頭、粉面、洋服、皮鞋，統統刀尺得跟自己的那個畜牲差不多，唧唧哇哇地那種輕浮樣兒，一點兒都不懂得『老要張狂少要穩』的規矩！這位前朝遺留下的『名士』的氣憤，可就大了，閉着眼睛，一下子就躲過去了。

可是這些小伙子們，誰都瞪起了好奇的眼光，像瞧一個怪物似地把那個古香古色的老頭子足盯了一陣，一直把他盯進了西北牆角兒套着的那間小客廳，誰的臉上都掛出了新鮮的笑容兒，異口同聲地：

「這個古董！」一陣奚落的笑聲。

三

正因為他們異口同聲地喊出了那個是『古董』，才足以證明這羣小伙子們的時代化來：一

九四一年的青年女性的化妝品香灑滿了這些男性們的頭上、身上；色調有別，式樣大體一致的西裝統統是那末乾淨，應當熨貼、應當隆起，能透着美觀的部分都是那末熨貼，那末隆起得相宜，就像都是剛剛從西服店裏製出來的。整潔的頭髮油亮得似乎要跟皮鞋比賽到底是誰能照得見外界的影子。

其中有幾位是女性，在大客廳裏溫度適宜的暖氣管子的掩護下，怎末冷的天氣也威止不住她們要往單薄裏穿，光着整個的胳膊；別說只是淺春餘寒天。對天氣示威之餘，對人也同時下着警告：男人們怎末刀尺得香吧！也不及女性們裝飾得够味兒、有誘惑性！金色、銀色、別種顏色的皮鞋，後跟統統都是那末高陡得好像要把脚跟頂進腿肚子裏去，全身的担負都交給腳趾頭。髮絲給種種禽獸的屁股或是腦袋畫着漫畫兒：如獅子頭，像雁子尾，不一而足。

很有資格能跟這般女性們賽一賽誰的頭髮長的，是貼牆倚着銀色的暖氣管子的，那末位「密斯脫」：頭髮雖然沒有燙過，而凌亂中却有着有如燙過的那種蓬鬆勁兒，長得達到了兩肩。臉上沒有一點兒顏色，白得像要不准有管人頭像專白於前。嘴裏含着根「炮仗」，吞吐得挺認真，直冒青烟，就像一隻長毛獸類的屁股在起火——假如起他的長髮腦袋後邊，上眼。

他是——

「詩人！」有人這末叫了他一聲：「有印象末？對於那個古董。」

「詩人」笑了，笑得非常地冷：

「你以為古董也可以浪費現代詩人的腦汁末？那是多末地值得顫慄：象徵着藝術的厄運，世界將永遠受着撒旦的襲擊！我只有憂鬱，憂鬱；然而我又鼓起了健全的勇氣！看啊，那愛火燃燒着的明燈，正照澈了我的魂靈！啊，我崇拜、敬仰的，小姐請一見我肝膽的熱情、忠實……」這末着，「詩人」就湊近了一個異性，兩隻胳膊熱情地伸了出來，挺着胸脯，好像在等她投進自己的懷抱，而一見他的肝膽。只要丟開了「古董」，更面對着似乎是「那愛火燃燒着的明燈」，自然就把臉上的笑意從冷落裏暖和得熱烈了，而且透着媚態。

一陣不亞於剛才好奇地欣賞那個「古董」的，奚落的狂笑聲裏，那個「愛火燃燒着的明燈」兩頰紅紅地就倒退了兩三步，飄着化粧品香的一隻胳膊像驅逐蒼蠅似地，攔阻着他的逼近：

「瞧你這份兒「詩意」——簡直是瘋人院裏的優秀分子！」

「別理他，二姐！」另一個女性叫住了她：「咱們還是來談咱們的：你說，表演「氣死」最

棒的，到底是誰呀？」她們大概正在談到對電影明星們的印象呢，非常興奮地要舊話重提。

「我不是說過末？」接續兒的不是「二姐」，而是有着可以作「二姐夫」的性別的一位——手裏托着個烟斗。「只有密斯瑪希拉，最美了！」

「誰問你來着！」那個瞪了他一眼，瞪得怪嬌媚的。她再找上了——「二姐！你說呀，看跟我想的是不是一個人。」那末認真；好像假如「二姐」說出來的跟她所想的是一個人，就能影響到她心靈上的什末利害似的。

「泰羅寶華！」「二姐」說了：「那個『大眾情人』……」

「噯？我頂喜歡的是密斯脫阿帕爾呢！我認爲他這個粗線條的人物，棒！什末都棒！」

「噯——」托着烟斗的那個男的拖着聲原來如此的長腔：「你們所印象的，原來儘是男的呢！怪不得我們談這個，顯着話不投己，原來正跟我所印象的相反！」——印在他腦子裏的最棒的，却正是些女的！「我認爲瑪瑪希拉……」

「瑪瑪希拉不如密斯密寶神秘！」硬這末下着糾正的，也是一個「密斯脫。」

「哈哈，你們真是當局者迷」，不如我這個「旁觀者清」！你們都有私心！」這又是一個「密斯脫」；別人的兩件料子才配給他裁一件西服，因爲他是這樣的肥：肚子膨漲得挺高，像

吃喝了二十幾年，從來沒有進過廁所。輕易不坐單人沙發跟圈椅，因為屁股太大了，一坐、一起地都得動手術。『我可是最反對有人藏私！』他接着說：『這也甭往明白裏抖露：一個人總要把自己單戀着的異性掛在嘴上，就是自私，而俗氣！我來以男性者的立場欣賞男性者的藝術吧——明星們最棒、最值得捧的還是人家密斯脫哈台！我這印象可不帶一點兒像你們的那種自私——那是有野心！也不是我男性偏袒男性——我偏袒哈台有什麼用？他又不是個密斯！』其實，認爲哈台最值得捧的，是因爲哈台也是胖子；有人喜歡哈台，那自己這身肥肉就未嘗不會有走運的一天：『人家密斯脫哈台，也很能抓住了一些小姐觀衆呢，密斯趙！』

『你——』男的、女的異口同聲地瞧着這個龐大的肉墩：『簡直跟——』『異眼同光』地投到那個『詩人』的臉兒上：『他——』再回過腦袋來瞧着肉墩：『是一對瘋人院裏的優秀分子！』瘋狂的笑聲有如發自欣賞那個『古董』，夾着巴掌的拍聲。

『這太侮辱我了！』肉墩跟『詩人』也取着異口同聲跟『異眼同光』的攻勢提着抗議；可是這是肉墩『詩』化了，還是『詩人』俗化了？誰也沒有注意。

『還是別了吧，別得無影無踪；這古建築日趨凋謝的廢城，摧殘着藝術之花的蒙古風！』挺陡然地，『詩人』就這末帶感傷意味兒地『咏』了起來：『南歸到故鄉的樂園，如一隻北地蓬

秋の孤雁。孤獨、寂寞然而絕不再徘徊，啊！我久違的上海！黃浦江水當仍在勇敢地澎湃？決絕古城的冷酷，投進你的暖懷，請將漂泊者等待，等待！這裏的殘燭滅了呢，那邊有明燈在熾燃着巨力的情愛！」

大家彷彿同時都收發了一個沉默的警告：一聲不置，讓這個「瘋人院裏的優秀分子」去天地抖擻着「天才」。

「瘋人院裏的優秀分子」感慨中非常地得了意：到底是詩人，才能鎮壓得住你們不是？一個兒也沒有配來跟我接續兒的！哼，詩人本來就不同這些凡俗啊；你還要拒絕我末，密斯張？——示意地瞧了一眼那個被稱作「二姐」的女性。沒等她的反響如何，「詩人」堅定了一下自己的矜持主意：再把他們鎮壓一會兒！——

「啊，上海！繁華裏展開了殘忍的寫真：碼頭上如蟻群的小工負着百十斤的暈重！搬到岸上；運到船中。「哎哎」的合詠啊，象徵着飢寒的煎熬！工作的勞辛！恐慌於明朝的難及，縱然有今天的殘存！哀號的無望，伴着怒吼的抵抗，是最新奇的歌樂啊，「哎哎」的合唱！……」

「吧，」肉墩突然點了點腦袋：「這一段末，還有點兒意思！」絕不打算贊美「詩人」的「天

才」，只是瞧着小妞們都那末瞪着眼睛瞧「詩人」——不管她們是不是以瞧「瘋人院裏的優秀分子」的態度來瞧——他確有點兒瞧不慣——甚至於嫉妒；這末插進去一句，等於說明「懂得詩的，還有我呢！」

「敢情！」又一個「密斯脫」冷冷地接了鱗兒，用意跟肉墩的異曲同工：「詩人！我算贊成你——你的記憶力真成，這一段不正是那部什末集子裏寫着的末？我瞧過了，現在聽了你這「咏」，不啻再瞧二遍！成，詩人！」

「你，你……」似乎不准有旁人頭像專白於前的傻白臉兒上也會不自然地紅了起來，「詩人」非常瀉氣地癱在了沙發上。注意地瞧了一眼那位「三姐」——瞧瞧她是不是像沒有聽着那個「混蛋」的破壞；她若是沒聽着，才是萬幸！

可是「二姐」好像是聽着了的最清楚的一個，在大家的狂笑聲裏，拍着巴掌笑得最叫「詩人」難堪！

巴掌拍得最響的，是那個罔馬希拉的贊美者；暴露別人的弱點，正是自己的長處，總得給他兩句，你瞧他酸溜溜地這一陣子擺霍！「詩人！您……」可是突然聽得了背後有人招呼：

「密斯脫歐陽！」

回過腦袋：「哦！」認識：在那邊，靠門的幾張沙發附近的一堆人裏，大華百貨店的王經理正跟自己上下揚動着四根手指頭。老沒見了，這幾天正打算除大華兩套衣裳呢；雖然以小說家的身分跟商人扳談，有點兒失面子，可是正想求人人家呢！……誰叫商人比小說家能賺錢！只好扔下「詩人」，扔下這幾位小姐——回頭再找她們——歐陽就走出十步之遙，奔了大華的經理去。

四

大華經理跟前這一群中正有一位蒼頭、粉臉兒、嘴唇上似乎還抹了點兒口紅、身段隨時都活動得挺有年青的女性風度的青年男性，堆着滿面笑容，恭恭敬敬地抱着拳頭，對迎面太師椅上坐着的那位老傢伙深深一揖，抱拳過頂：

「三爺，您多捧！」

老傢伙點首還禮，隻手慢條斯理地把玩着兩個光亮的核桃：

「本來，爲了上進，不能老給人家掛一輩子二排；不過，自己挑班，也並不是容易的事，戲要多，還得有幾齣本戲跟特殊的唱工、作派；你瞧四大名旦，哪個不是如此才成的名？你

得注意。而且人緣更得有，前台、後台，任誰都得應付得周到；這差不多是跟本錢——嗓子一樣地重要，光有條好嗓子而沒有人緣，那終歸是得吹——沒人捧末！固然有條好嗓子也是挺好的。你的本錢很足，我聽過。人緣也很好——金局長常跟我這末提過你——」

「您多捧，三爺。金局長，他是我乾爹！」美滋滋地，受了當前的嘉獎，就好像在台上受了不少觀眾的喝采。敬禮的拳頭放下來，不由得就甩了甩胳膊，彷彿在台上甩兩下得意的水袖。

老傢伙緊接着他的「乾爹」語尾拖長腔地「哦」了一聲，就像是說相聲的鬥眼的那一個那末會抓機會，雖然這未必是有意。「那不是外人，我跟金局長，老交情了，你就敞開來幹吧，有我跟你乾爹作你的後盾。下期是什末戲碼？在長安？成，剩下幾個包廂，都交給我！可是，東老板，我最後勸你一句：別動紡棉花了！那碗飯，留給那些女孩子們吧——唯有坤角兒唱紡棉花才招人愛聽：一露盧山的真面！你們男老板們扮時裝，不成！還是貼片子、唱正經的吧！——你瞧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哪個動過紡棉花，露過時裝來着？梅蘭芳的鄧霞姑，我也聽過了，總覺得他那時裝不如新近嚴老板的合愛——蕙珠的够味兒！因為什末？就因為嚴蕙珠是時代女兒，穿出時裝來，受瞧！所以，東老板，紡棉花還是別再動，讓給坤角兒們吧；現時

那般女孩子們唱紡棉花唱得最紅的，只有武淑秋，京裏京外，她已經是首屈一指！別的坤角兒們唱，都沒有她能叫座兒，至於男老板也動，那不是更不容易動得起來！乾脆就把這齣戲讓給她吧，我認爲這是她的一絕！她也不是外人，是我新收的……」

突然一陣狂笑的聲浪，就把老傢伙的這套給壓過去了。

狂笑着的正是歐陽。隻手托着烟斗，另一隻手指點着：

「你這個商人！真是唯利是圖——不管給我們寫小說的一個侮辱，你這話！哈哈！難爲你也能這末想得！」

「怎末？」大華經理挺認真地：「咱們的交情還不够末？這，您也沒什末困難呀！只是轉

轉筆尖兒的玩藝兒。譬如，您作小說，裏邊必定有男女交朋友吧？這就成了：女朋友說：

「我要做件法蘭絨的大衣——譬如——或是要買雙絲襪子、買化妝品，男朋友就說：『好吧，

你買吧。你瞧誰家的東西稱心滿意，我就給你跟誰家做，買！』於是女朋友又說了：『王府

井，路東，東安市場北邊大華百貨店的東西頂好，頂齊全！若不我們先打電話，問問他們有

沒有新到的衣料子——大華的電話號碼我知道，是東局九九九九。」密斯脫歐陽！您只要

很隨便地把這段往小說裏一寫，就是幫了我的忙——咱們還沒有這點兒交情末？交情！不是

利用慫白給作廣告啊！那時候，有些小姐、太太們瞧了慫的小說——無意中抬起了腦袋：「喂！那個小姑娘又下來了——我瞧見她下來過兩三回了，總那末張張望望地不知是要找哪一位！挺機靈的呢——在樓梯上……」

密斯脫歐陽順着他的眼風往遠裏瞧：正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站在半空樓梯上張望地往下邊動亂着的人堆裏巡視。「哦！」密斯脫歐陽突然地就推開了大華經理，奔了她去。

加快着腳步，穿梭着膀子跟膀子，密斯脫歐陽在當前的「人間」裏印象到這邊是人聲夾着煙氣，那邊也是人聲夾着煙氣。

這邊「人間」裏正有一位中年人，一身雁尾禮服，頭髮稀少得都能極容易地數出根數來，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根據物以稀爲貴的原則，而被極端珍重地滋養在油香裏，挺膩貼地左右擺在頭皮上，很顯得一種荒涼。他正搖動着這個荒涼的腦袋跟兩隻手，身子慌促地直往後退——跟好幾位的膀子發生過衝突——猴臉形的臉上放着鄭重地明哲保身的氣色，含忠告意味兒地對着誰提示着：

「莫談國事！莫談國事——哦！」扭過頭來，表示着歉意：退着的脚步又慌促地踏上密斯脫歐陽的皮鞋了。

五

那邊人問裏的話帶現在最響亮的：是出在一位狐鵝裏厚嚼面皮袍，戴着付黑眼鏡的方臉先生的嘴唇間。說一句，像爬着個紙剪忘八似地貼着十字跟十字交織着的橡皮膏的左腮幫，就挺高地鼓一下：

「……他媽的！只是運動了個大學校長，就覺得自己怪人物似的——你猜怎末着？他竟跟我提這個：「科長！我想從這一期開始，把那般教授們的敷衍舉動澈底來糾正糾正：別再像過去，到與不到，都一樣地准他們領薪，而要哪位缺席幾個鐘點兒，就扣除哪位的幾個鐘點兒錢！——因為這些個教授們常常缺席，而並不是爲了有什末正當事故才不到，都是因爲愛喝酒，跟迷在牌桌上，醉了、乏了。這樣由着他們大爺似地把授課當作玩兒票，實在是學校的損失！總這末愛來不來，聽隨自己的尊便——反正都有不來也短不了拿錢的把握，那若是大伙兒效尤起來，學校以至教育的前途，就不堪設想了！總得不客氣地對他們抵制抵制才是！」這一套，有多正經！不錯，我這科長倒是各個學校的正管；可是你也不打聽打聽，我這道個科長是幹什末的！這樣建議，不怕我忌諱末——我正是兼了幾個學校的幾個鐘點兒，還

是總愛請假；這若是同意他的辦法，不是等於抵制我自己末！扣我的薪水？我可不那末傻！我回絕他，也回絕得很漂亮，我說：「馬馬虎虎維持維持大伙兒吧，別這末較真兒！再說，教授們都愛這末吊而郎當的缺席，也正是你的責任啊！爲什末當初下聘的時候，你要找這些『愛喝酒，跟迷在牌桌上』的傢伙呢！」把他堵得連個屁也沒敢再放！他媽的，這個孫子——臭美！氣憤地扔掉四分之一的呂宋，像對付那個『孫子』。」

別人們接上了一陣同情、附和的笑聲，「此公可謂不識時務！」異口同聲的。

「別這末氣着了，科長！」這一位中年居然有這末一種毅力：春夏秋冬，手裏總拿着把摺扇！可是他從來不利用這把摺扇的本領，而只是爲的到處找機會展覽扇面上的翎毛花卉——自己的手筆。現在又把扇子展開了，翎毛花卉那一面兒朝外：「您到底贊助不贊助我提倡組織的俱樂部？——會員多了不要，有二十幾位，够湊得起三四桌麻將的就成。會費，每位每月二十元。憑咱們的交際、面子，準能請幾位下堂妾、女戲子，輪流按時到部裏來陪着咱們談談——這總比打茶圍、跑舞場經濟、簡便、舒適得多！用上兩個年青的老媽兒、兩個名手兒厨子、一個老頭兒聽差，專服侍咱們吃點心、打雜兒。至於給那些下堂妾、女戲子們的報酬，跟一切的雜支，除了會費，統統由每天那三四桌的麻將裏抽。科長，七爺——哦，還

有二爺，幾位若是贊同，咱們就一面找房子組織，一面分頭去找女人——我認識兩個下堂妾：胡督軍的老九、易處長的老三，都還長得不錯，現在正都找野食兒吃呢！咱們是一招呼，即到！——有這些女人，自然，咱們的俱樂部裏，還得闢兩間密室……」紅邊眼睛眯縫着樂，就像俱樂部已經如意組成，而他正攬着人家的下堂妾進了密室。

「贊同，贊同！」沒有反對的：「這也是一種風雅！」

「自然是雅的了！組成的時候，我還一定義務地捐兩幅畫兒，點綴點綴大廳——一幅，連工帶裱，起碼也得五百，兩幅就是一千；可是，我捐了吧，誰叫我愛作這個俱樂部的總發起人來着？——也別說，單衝着胡督軍的老九那個小蘇州的嫩勁兒，也值得咱們組織個……」

「哦！可是我好像聽說過老九自從兩年前下堂以後，就跟一個海派的武生到南方去了呢！那個武生叫什末「春」……」

「沒有，沒有，沒有那末回事兒！」直搖着腦袋：「老九一直住在北京；哪天不跟我見！可是——」

「住在哪兒？東城？西城？」

「西城乃是空城——跟您來——」計吧，二爺！暫時請您急會兒好了；在咱們的俱樂部組

成以前，哪位要求，也不成；老九藏在哪兒，恕不宣布！可是她的確始終沒有離開北京。——哦！律師，七爺！您說的那位跟一個海派戲子南去了的「老九」，那是又一個呢！——不錯，她也是老九，可是她却不是胡督軍的下堂妾，而是牛督都的人兒！——您怎末忘了？我還替您想着呢：這個老九跟牛太太掙執牛督都遺產的時候，不是還鬧到了法院去，她聘您給代理出的庭末！這才是幾年的事，您這位貴人就會忘了！——敢情那個老九沒格外謝您點兒可資紀念的好處是怎末着！律師，關於這樁公案還有你記錯了的：那個海派戲子不是武生，而是小生——花旦底子改的；也不叫什末「春」，而叫什末「秋」來着，是個挺年輕、挺漂亮的小伙子，牛督都生前得勢的時候，還把他招進府裏……」

「啊！牛督都時代——」那位「二爺」突然想起了一件「檔案」，皺着眉頭：「在濟南的時候，我還跟這個老粗將軍打過一次牌呢？那次牌，這位「亞賽三將軍」居然依粗竇粗，歪打正着地創了一個「笑典」：那場牌，以他的風頭最背，輸了十幾萬了，可就把他輸出了火兒來！有這末一把：他在我的上手兒，單吊九萬；可是連吊了十幾圈，桌面兒上八萬、七萬的都臭死了，就是不見九萬——九萬讓他的對門作了暗坎兒——一直到還有兩三張就抓荒了，自然他還沒有吊着九萬！最後牌堆上可以摸的只有一張了，收底的只要不是「海底撈月」，這把，誰都

得算白玩兒，可是我的下手兒打出了一張絕頭白板，這位督都就胡裡胡塗地瞪起了二筒眼睛，那末狠勁兒地把手裏那張九萬扣上去：「奶奶的，我可幹上你了！」叫着粗野的腔調：「和了，二百和！」我們一瞧：九萬吊白板！都笑了：「督都，那是白板，不是九萬，詐和！」可是你猜怎末着？這位將軍馬上把臉兒變得比紅中的「中」字的紅色還透着深紅，「怎末？和詐了？奶奶的，這是『金鈎掛玉牌』——加一翻呢，怎末說我這是詐和！」突然就從腰裏把硬傢伙掏了出來，往桌角兒上一擱，眼珠子瞪得像沒有碰得出來的一對一筒——比方才那一張二筒又大了：「奶奶的，若是誰敢攪我和，就請他嘗嘗這個！」指了指當前的硬傢伙：「金鈎掛玉牌，帶門前清：兩翻，二百和，給錢！」給錢！誰敢不給、不認了？督都的威風！先別說衝着那桿手槍。」

「哈哈！魯人魯事，也別有一番風韻！」金鈎掛玉牌，妙！妙！樂得前仰後合的，那位「科長」。認真的樂勁兒樂出了一陣咳嗽，咳嗽上了一口痰。離開沙發，走到牆邊，把痰吐進了痰盂，一抬頭：瞧見了牆上的一幅松虎：「惠公！」扭身招呼了一聲那個俱樂部的擬創者：「您是名畫家，懂得這個：千氏的這幅松虎，是真的末？能值多少？」

惠公應聲踱過來，把這幅松虎勉強強地上下一打量，往下拉着厚嘴唇角，用手裏的摺

扇指點着：

「這個，自然是真的了；因爲千氏的畫兒，並不算難諱；可是，物以稀爲貴，其稀也，才值得有人作魚目以圖混惑明珠，而千氏的畫兒極容易求得，是可以知道其不爲稀，明矣！也就是得之不爲貴，缺之無所爲惜。實在，千氏的畫兒是以松虎見長，可是——因爲我跟他有着相當的交情，對他的落筆，縱有所見，也不便驟下批評！千氏的畫兒，實在——實在還沒有脫出行畫的習氣！那末，您問它能值多少？我，我這樣告訴您吧：您瞧——『褶扇把『科長』的眼光指揮到東牆上；』您再瞧——『褶扇又把『科長』的眼光指揮到北牆上；』那邊，跟那邊那兩幅，跟千氏的這幅松虎，合在一起，是三幅，共價可值二千五；而千氏這幅，不過只值這數目的零頭——五百而已；然而行畫兒中之佼佼者，亦唯千氏作品一家了！』搖頭擺腦地再指到東、北兩方：『那兩幅，都是翎毛花卉，純粹是工筆，毫無匠氣，三年前，曾參加過東方著名畫展——千氏這幅，就未能列入——四喜堂終算有錢、識貨，花兩千元定過來了。那兩幅翎毛花卉，跟我這個——』打開手裏的褶扇，展覽着扇面上的畫兒：『一樣的作風，您沒有過去瞧瞧下款末？那兩幅，跟這扇面上的——』原來都是惠公一個人的作品。

『科長』可是沒再接腔兒，而躲得遠遠的，一個較比僻靜的角落裏。因爲『科長』突然間想

起了一樁子心事：他是這兒這對新人結合的介紹人之一——瞧瞧手錶；離行禮的時間不遠了，以當事介紹人的資格，再加上科長的社會身分，行禮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極應該致幾句辭才合適，體面。可是說什末呢？又沒有預備過！於是要在這個僻靜的角落裏預備預備：『致辭最好要簡雋、新鮮，不妨幽默點兒；別落落套子。可是，說什末好呢？……』老半天，老半天，才算把這套辭句擬好了——又怕回頭新娘來到，大家一亂，給攪忘了，就只好先默默地誦念誦念，像個笨學生在溫習功課：

『今天，本人能以介紹人並來賓的資格來參與這非常偉大的盛典，非常感到光榮！——簡雋！——孫將軍現在雖然在野，而從已往，早就是本人非常擁護的衛國干城了——洽當！——他老人家這第十七位公子，就是新郎密斯脫孫，跟廣行長的第十小姐，就是新娘密斯黃，統統都是跟本人非常要好的朋友。現在經本人等介紹他倆天作之合成功，本人非常高興！新郎是有非常才能的丈夫，新娘是有非常智慧的太太，他倆在這非常時代下，從今天這個非常的夜裏開始，協調進行非常的工作，準能獲得非常優秀的成績！回頭把這頓非常的喜酒吃了不算，願明年還要以進一步的非常興趣，再擾新郎、新娘的另一種的非常喜酒，想哪一位都會跟本人非常表示同感吧！完了——成！只是「非常」字眼兒用得似乎太多了，可是，越

多越好，幽默！再加上幾個？——沒地閒兒加了，算了，這樣就成——挺好！」給自己批了一百分，滿意得跟自己笑上了，『科長』。

他這自得得露骨的神氣，被躡過來的密斯脫歐陽無意中正瞧在眼裏，差點兒也要把他認爲是另一個瘋人院裏的優秀分子了。可是，歐陽沒工夫往細裏印象他。

六

跑上樓梯，歐陽迎着了那個正往四下張望着的，七八歲的小姑娘，隻手撫摸着她頭上的一朵鮮紅的絨花：

『六妹！你要找誰？』

『找你——三姨媽讓我來找你來着。我在這兒找了你好兩三回了，二哥！』

『哦哦，她在哪兒？』

『三姨媽呀？在樓上。』

『討厭！』可是歐陽並沒有罵出聲來，拉着六妹就往樓梯上，上；突然——一條修長的人影，擋着了樓梯口兒，歐陽抬起腦袋：

正是那位「三姨媽」。

兩隻手抱着個白色捲毛的巴兒狗，牠正在仰着脖子，直要舔她那粉白的下巴頰。她，血紅的嘴唇，角兒往下拉得很長，眼珠又煩又媚地往斜裏滾：

「請你幾回了，都請不來！我瞧得真真切切：總戀着樓下那群丫頭片子，寸步也不離！」

「你——」歐陽皺起眉頭，心一狠：「你管得着末？」

「喲！」那個瞪起了眼睛：「我管不着？敢情這是已經讓你得了手，這會子就不是給我下跪、甜嘴蜜舌，儘說好聽的那個時候了！——你知道不知道：我本來是嫁了你爸爸的……」

「你！你——這是在人家的地間兒！」

「就是在人家的地間兒，我才更要自自由！你不能這樣「甩」我！聽我的好了；不，我就要給你全對老頭子吐出來……」

「六妹不是不懂事兒的小孩子呀！」

六妹瞧瞧三姨媽，又瞧瞧二哥哥，抽空兒伸伸舌頭。

「她是我生的！——可是，我還怕誰？身子已經叫你們兩輩兒玩兒過了……」

「結了結了，消消氣吧！怨叫我來作什末？」沒辦法。

「到金華十五號去等我——」

「這是白天！」

「你怎末都可以有等不及的時候！」

「我、去、等、你！」嗓門兒突然提高了。可是憤然地下了狠心：「瞧我能輕饒了你，才怪呢！」一下子腦袋就扭了回來。

騰騰地下了樓。經過小客廳的門口兒，正聽到裏邊響着幾條嗓子，非常亂得慌。

七

小客廳裏：那位前朝遺留下來的「古董」，現在已經舊調重彈：又「嘻嘻嘻嘻」地笑得很年輕了，老臉的皺紋也透着青年的笑瀉兒，忘了家裏那個畜牲「給惹的煩惱了。

「您說的真對，司令！您說的真對，司令！唵，一點兒也不假——我實在也有過這種經驗：唵，大腳的鬆，小腳的緊！大腳的鬆，小腳的緊！緊！嘻嘻嘻嘻！」手指撥動着念珠，也興奮地加了速率。

「成！你們二位。」對這個伸伸大姆指頭，再對那個把大姆指頭挑挑——這一位：挺長的

上身，挺短的腿；坐下，瞧着他是個高個兒；站起來，還真透着矮。高高的顴骨，上嘴唇上堆着一撮短鬚，像粘了塊不大的狗皮。一隻眼當家；那一隻雖然也有，可是裝飾了個假眼珠，永遠向前看齊：「司令，是英雄愛美女；雨老，是名士配佳人！一文、一武，異曲同工——這話，是這末說的吧？雨老！司令？」

「哈哈哈哈哈！」司令挺胸疊肚，仰面作笑態。笑聲非常雄壯，跟身板兒的魁偉、精神的煥發，很是相襯。現代軍官所有的穿戴佩掛，他都穿戴佩掛着，胸前又多掛了個紅花。舉手投足，全副的武裝都應響盡響地響出了金屬的聲響。

其餘——足有那末七八位「爺」呀「老」的，也都放開嗓子陪着司令樂。

「啊啊，司令！正格的，前線這幾天究竟……？」

「這是哪位？」司令突然不樂了，板着臉兒：「戰事哪好跟人家這喜事混爲一談；在孫將軍令郎這個喜日子裏，咱們還是接着聊點兒喜的吧！」司令又樂了，笑着臉兒：「我說雨老！怎末樣？瞧您這身子骨兒倒挺結實，一晚上還能……」

「嘻嘻嘻嘻！」腦袋頂着個珊瑚帽疙疸跟着笑聲一點一點地：「司令您真成！俺，還沒審得够我呀？我，一晚上？就是一個月，俺，一年，又能怎樣？」搖搖腦袋：「不成了！身板兒

光是瞧着對付，其實虛得很，這末把子年紀！六十七了，唵，實地工作，是辦不到！也只是趁着這風燭殘年，新鮮新鮮嘴唇，談談吧了！唵，白瞧着那些青年小伙子得便宜，也實際示不起威來呀！唵，現在是，唵，有投己的朋友，就「談談」風月；一個人的時候，也常常想起當年來——我年青的時候……唵，算了吧，「好漢不提當年勇」！唵，何況，跟人家勇的比起來，我當年那點兒能幹，還真算不得怎末勇！唵……」

司令又是一陣雄壯的笑——聽着這笑聲，叫人彷彿會憧憬着所謂世界俊傑的「獅子吼」：「雨老，您太謙了，何必滅吾輩的銳氣，長他人的威風！什末叫做「好漢不提當年勇」！當年不勇，又怕什末！雨老，「好漢不怕出身低」呀！您瞧兄弟我，只比您才小多點兒，待三年也是六十的人了；可是我還不甘心就止於這份兒司令！——委員長、總統，我就不能幹兩天末？——可是，提起我的出身，比您老哥哥的低得多；您，是出在書香門第，得過功名的；兄弟我？只念了半本三字經，再就是給人家當長工、跑狗腿；就說十五年前吧，兄弟在北京城裏抱了牌，還在天橋賣過王麻子的膏藥、擰扎嚼穀呢！……」

「噫！」一隻眼驚奇地瞪得很叫真，似乎還打算把那隻作廢了的也瞪出光來呢，神氣。總愛用無名指撫着上嘴唇上的那塊有如狗皮鬚：「司令還在天橋賣過膏藥！也外搭着練把式

呀？」

「不練把式，誰來圈上你這個孫子幹什末！」

「噯！」「天橋練把式的，光說不練」——誰這末說過來着。司令那個時候也是這末着呀？」

「不這末着，還怎末着？練？我會練個扁！我賣的是膏藥，不是賣練的——不會練末！」

「可是……」

「聽我的！可是你不練，人家不瞧了；即使要買膏藥，也去照顧那些能練的地攤兒！這怎末辦呢？有辦法：全得仗着——」伸出隻手的食指指點着——「這張嘴！嘴，真是個寶貝：念書、吃飯、喝茶、抽烟、吐痰、說話、罵人、拍馬、吹牛、要飯、親嘴兒……哪樣兒不得仗着嘴！一個人若是生下來沒有嘴，即使有三頭六臂，也不能活下來！誰不信，誰就試試！我有這張——」食指一指——「嘴，不練把式，我也能跟那班練把式的一樣賣膏藥！我會用——」食指指着嘴——「它——可是，雖然不練把式，在膏藥之外，你也得預備下刀、槍、劍、戟、拐子、七節鞭什末的擺擺樣子——水仙不開花，也得裝算（蒜）！還有，你不能不學會一兩個把式式子：什末「登山」、「騎馬」，兩條腿一跳——「拍」地巴掌拍在脚骨拐上：來個「飛脚」，這些，頂不濟你也得先學會了，才能用嘴賣膏藥！我說給你們這些位到天橋怕受了腌臢病的

「老」們聽：我等着人來把場子圍齊了——圍不齊的時候，我就掄着把板門刀給他們一陣亂比畫，不怕他們不來圍上我！圍上了，我就把刀放下了，「歇會兒」。人把場子圍齊了，我就冷不防地一個飛腳，騰了空；他們就不知道我吃幾個窩窩頭！落下場子來，作個鬼臉兒往四下里一搜——搜搜有沒有道兒上的朋友；要我，也得栽個值得。——我開了腔：「練？」沒病，也得咳嗽一聲：「哪能不練；學徒是幹什末來的！可是不能不先跟四方爺台們交待清楚：說真的，學徒病了半年，瀉肚——」這都是瞎白：「剛好，身手就不怎末利落了，練也怕練不出好兒來，也不能多練！那末，那位爺台說了：『你這小子是來幹什末的？』不瞞您老說：學徒是來插標賣膏藥的。『你這膏藥能治什末病？你師父是誰？你這膏藥有效驗沒有？』那位爺台又說了：『你小子可得說實在的；若是有效驗，太爺就買幾帖，不爲自己現用，也許留着給人救救急，奉送有病的親朋什末的！』學徒一輩子頂大的毛病，就是不曾撒謊，總愛說實在的！」這都是放屁；哪有那末些實在的！學徒的師父，不敢說闖南走北地早就有個萬兒了，「真正**「王麻子」**這個字號，怕是在爺台們跟前已經有過小聞名了吧？學徒這個膏藥，只要對症，敢在爺台們跟前放肆一句：是百治百效！若問學徒這個膏藥都治什末病，跟怎末個治法，這話可就長了：凡是跌打損傷，您有了這個膏藥，就不怕它好不了！您若膀子痛，您就往這兒上

——「拍拍膀子：『貼！您若心口痛、肚子痛，往這兒上——』拍拍肚臍：『貼。您若閃了腰、換了腿，您就往腰眼跟這兒上——』拍拍大腿：『貼！您若是脚上、額子上的不大得勁兒，也可以貼貼這個膏藥！這末說吧：您哪兒不舒服，都可以來一帖！什末？那位爺台說了：『小子！太爺我的眼睛這幾天上火，也可以來一帖？』太爺：那可使不得！您想情：把膏藥這末遮上眼睛——』真得拿起膏藥作個遮上眼睛的樣子給他們瞧瞧：『那還能瞧得見啊？學徒這膏藥，老字號了：真正王麻子的招子，每帖才賣你一大枚。藥料十足，效力十足！絕不像那般冒牌的『王麻子』，斷子絕孫的膏藥：您貼在肚臍上，睡了一宿，它爬上大腿了——』『找病！』

四方爺台們：我小子姓『仲』——單立人兒，這邊一個『中國』的『中』字——單名一個『衛』字——保衛團的『衛』；您若是把學徒的膏藥買回去，貼在病處不見效，這末就算我小子在這兒胡說八道，您就尙『仲衛』的祖宗！——其實，我多暫姓的『仲』、哪回叫過『衛』來着？——我，還是我余大勝！——我報的那個萬兒：『仲衛』，也多暫是伯仲的『仲』、保衛團的『衛』來着？不過是用這兩個字來諧諧『大眾』的『衆』、『諸位』的『位』那兩個音罷了——明白吧？——完全是贗世，拿假膏藥去騙那些傻小子們！傻小子們發見了那些膏藥是廢料，準得罵人，那，要罵，就罵『衆位』的祖宗好了，跟我余大勝——現在是司令——不相干！雨老，兄弟十五年前都幹

過這種江湖野營生，算不得高尚吧！可是，現在我是指揮千軍的司令！這就是說：「好漢不怕出身低」；劉備當年還賣過草鞋呢，人家後來也作了皇帝不是！……」

「成！司令，有您的！成！司令，有您的！」誰都跟他挑大姆指頭，誰都作起了驚訝、欽佩的熱笑。

八

就在這種動亂的熱笑聲浪裏，進來了一位約摸也有五六十了的肥大個兒：黑緞馬褂，紫紅緞袍，統統都刺着團繡，藍緞褲子，青紮腿，白白的千層底的緞面雙樑兒快靴。四楞腦袋上也鉗着頂緞面便帽，跟那位雨老的一樣：鑲着白玉帽花兒，珊瑚帽疔疔可是比雨老的透着玲瓏。光光的臉蛋兒被刀片刮得一根汗毛都不留，明朗細膩的容顏也像塊緞子——通身上下，算跟緞子結了二位一體的關係。高、粗、直、活動的神氣，統統賽得過那位「不怕出身低」的司令，雄赳赳，很像個便裝的武夫。這傢伙一道兒走着，一道兒抱着拳頭，逢人就作揖，臉上永遠浮着禮貌的笑意，好像生平的長處，就是深懂大禮。嘴裏不住聲地，逢人就是「謝謝、謝謝！賞光、賞光！」甯瞧他身前懸着的那個鮮艷、大氣、綢質的紅花兒綠葉下邊的粉紅綢

條兒上寫着「主婚人」三個大字了，誰都把坐着的屁股抬了起來——認識他是：

「孫將軍！恭禧！恭禧！」

「……」孫將軍的四楞腦袋跟嘴唇、笑容，沒工夫停止應酬。

「迎親的快要回來了吧？」

「回來了，回來了！您聽——」這絕不是「將軍令」，可是

大家即刻都安靜得不出一句話聲，雖然這不過是等於暴風雨之前的那點兒安靜。

浮騰了老半天的喧嚷驟然停止，這才顯出了街上原有的種種譁囂，果然，在別家的喜樂遙遙地若斷若續中，近處已經掀起了一陣彷彿特殊的樂聲，越聽，越感到它的排場、雄壯。聽着、聽着，抑揚頓挫的音浪這就要衝進四喜堂來了。

四喜堂裏，樓上、樓下，大、小客廳裏原有的喧聲，馬上就像暴風雨似的衝破了一二秒鐘的安靜，而增加了熱流地再騰起了半空，聯絡着後浪逐前浪的脚步，瘋狂地直往院子裏邊湧，湧。

范先生雖然不是北京人，可是

「您猜怎末着？北京話兒，我已經會得不少了！——二年的北京沒白待下？敢情！常常這末得意地跟熟人們抖露，笑迷着三角眼睛，透着他對於這種成績收穫這末豐富、快的滿足。假如在大街上遇着了個熟人，他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

「您奔哪兒？繞彎兒啊？嚇！有一陣子我常到府上去拜望您，都沒得見——您不是跟我轉影壁吧？」其實，大半是他並沒有去拜訪過這個熟人，只不過爲了要抖露抖露他的北京話：「奔哪兒」、「繞彎兒」、「轉影壁」，都是范先生認爲才收穫不久的成就。

沒等那個熟人怎末接碴兒，他就：

「回頭見——改日我到府上瞧瞧。新近我給人管了一檔子事——您瞧我這份兒德行，好孫子了；管出他媽的漏子來了！」非常得意於「德行」、「孫子」、「漏子」這些個辭兒也跟北京人嘴裏學過來而且還用上了！反身就走，很怕人究問他管的是什末檔子事；壓根就沒管呀！

范先生的北京話最近的傑作是：

「您認識劉二爺吧？嚇！那個傢伙，簡直甯提了；前些日子跟我摘了二十元去，應許一個禮拜歸還；可是，您猜怎末着？到了期，他他媽的顛兒了！你說損頭不損頭？我呢，還真等着這二十元對付全家的嚼穀，可是歸齊——幹了！好，劉二爺你冤我？我他媽的待到你家裡就是個不走；跟二奶奶算泡上了！你不仁義？咱們的交情，就算吹！什末？您說我跟二奶奶不安着好心？別挨罵了！」大概他很得意這部新作；對熟人們，已經是一稿好幾個方面發表了。就這末着，好像范先生是專門爲學習北京話才活着；雖然他一家三口的生活費，實在是指着財政局裡的，他那筆薪水。

不過對他這末專心搜羅北京話，范太太却是頂不贊成：「什末「顛兒」啦、「泡」啦、「吹」啦、「幹」啦的，叫人聽着都不懂！」而最叫她聽着不入耳的，是「幹了」這個字眼兒：多村！因爲一提到「幹了」，她就會臉上怪發燒地聯想到「那件事情」上——在家鄉裏，倆口子到了黑

夜，要做『那件事情』，才說這個羞人的字眼兒呢！而北京人的臉皮居然這末厚；青天白日，就動不動地會把它嘖嘖出來！那個『鬼』，又偏要愛學這種北京話！這若是日後回了家鄉——這末說慣了嘴，叫親戚里道的聽着，有多笑話！難道我們還能老待在北京，不回家鄉了？還有一層，你就是學會了一肚子的北京話，又有什末用？北京話是能叫你置上房子買上地？有學北京話這個工夫——兩年了，多學些發財的道兒有多好？也不知是怎末回事：明明是在管錢的衙門裏當『關』員，手裏出去、進來的——想必——儘是錢，却總不能多拿回一些錢財來，第一個月領一百，第二個月還是一百！頭一年一月領一百，第二年還是一月領一百！在衙門裏當差就是作官，作官就該發財；在管錢的衙門裏作官，更該發財！可是你還不能多弄幾百子來，那要在什末地方、多暫才能有餘敷好置點產業！還『關』員呢；不關又該怎末受窮！男人既然吃『財』政局裡的飯，范太太就絕對認爲他該要一天比一天地發財！錢有得不必太多，只要夠他們倆口子帶着孩子回家鄉去買上十幾畝地，置上幾所四合青甍青瓦房，富富裕裕，一輩子的吃穿不受窮，哪怕不僱聽差的、老媽子服侍，讓她自己洗衣、作飯呢，范太太的希望，夢就算作得稱心了！可是兩年了，那個『關』員並沒有在管錢財的衙門裡發財，準是他成天專學北京話學就悞了的！於是范太太就一面怨恨男人不圖長進，一面敵視着那些北京話、北

京話很像個那種不規矩的騷貨：老調戲着她的「闊」員男人！在她眼裏。

范太太既瞧不起北京話，正是她挺看重了家鄉話。家鄉話，沒有一句是她不懂、不覺得厭貼的，絕不像北京話聽着那末刺耳！可是，現在的環境太叫她不舒服了：幾家鄰居，統統都拿北京話來堵她！男人雖然是家鄉人，却又是有意倒戈！於是她感到非常地寂寞。偶爾聽到一個家鄉人說了一句家鄉話，哪怕跟他不認識呢，范太太也很願引爲知己，恨不能鑽進他的懷裏痛哭一場，如久受後娘虐待的苦孩子，一旦遇到了親娘，而要訴訴委屈。

瞧不起北京話不過是標，范太太壓根還瞧不起這個北京：已經兩年了，她總像是寄居在儘會擺闊譜兒的有錢的親友家裏，覺得隨處都不塌實、不方便！雖然常聽到「闊」員說是北京的街道正，可是她一出胡同，還沒等拐上一兩個彎兒，就總是不知道東南西北了！外搭着差不多所走過的每條大街小巷，都是成天「唧唧哇哇」地唱戲、道白兒，更攪得她頭昏；這種擾亂地方，怪不得皇上不願待下去呢！實在不如家鄉好：家鄉有多清靜，出門也不轉向！房後是山，山坡有莊稼，一片青！房前正對着海，哪天不是站在籬笆門裡，就遠遠地瞧見海上停着外國軍艦、漂着打漁的船！雖然那些外國大兵常常下了軍艦從門前過，黃毛藍眼睛的瞧着怪不順眼，可是哪天公公、叔叔的不弄一些新鮮的魚蝦什末的回來，一家大小吃個鮮味！北京？

在北京偶爾吃一回，也儘是些臭魚爛蝦！北京哪有家鄉那末無邊無岸的海！倒是有幾回，跟官員去逛過什末北海、中南海，可是，就那末點兒的兩個水泡子，也稱得起『海』！北京的前廟，是比家鄉的又大、又多，可是誰天天到廟裏去溜達什末？又不是打算出家！范太太印象到的北京是這樣不佳，也就越發地巴望着她的『闊』官員趕快發財回家鄉。

至於對於北京人，范太太自然更不想跟他們合流了：喝茶、聽戲、打麻將——有西屋趙大奶奶的行動作證——她都瞧不慣。當着面會跟你非常客氣，可是話裏話外老套你的底細——譬如趙大奶奶那個老婆子吧，常常誇獎范先生的脾氣好，又勤儉，『從來沒見着他上衙門耽誤過差——準有升遷！』而最後總要落到『我說范先生現時在衙門裡一月拿多少呀？范太太！』可是范太太知道自己並不傻，就總留着心眼兒，不跟她們往深裡談，她不想跟北京人結親戚。最使范太太不大痛快的，是那般北京人總在她背後學着她的家鄉腔調當笑話談；哼！你們北京腔調，我還聽不入耳呢？於是她就越發不贊同范先生的愛抖露北京話。

可是在另一方面，她却又心理變態地同情范先生的愛抖露北京話了；那是因為北屋『大血炭野生』——呂太太的那種說辭：

『那是什末北京話！學北京話，應該學些上流、文雅的，才不至淪於下等社會的低級趣

味；儘學些這種不三不四的，那還有什末人格！「吹」啦、「顛兒」啦、「泡」啦、「幹」啦的，這些都是拉洋車的、天橋寶江湖玩藝兒的；專逛唱小戲兒的茶館、提着鳥籠子的混混兒跟扒手、拉房繯兒的，流氓階級者的術語——下流！低級！低級極了！」

這批評，非常引起范太太的反感：若說「泡」啦、「幹」啦的這種北京話下流，原則上她倒也同感，可是這得怨北京話的本身，「春子的爸爸」是不應該負什末責任的！北京話，本來就使她聽着不入耳的呀！「春子的爸爸」專要抖露北京話，由她反對是應該的，可是別人也這末見笑地說閑白兒，她可不願意！不管他怎末不好、學下流，「春子的爸爸」終是范太太的男人，既不是你呂家娘門兒的男人，你說得着這種閑白兒末？哪個男人不好，應該由哪個男人的太太親自來管，別人的太太也扯閒白兒，扯淡！狗咬耗子，管得着這份兒閒事末！你瞧不起「春子的爸爸」學北京話的下流，就是瞧不起「春子的爸爸」；瞧不起「春子的爸爸」，也就是瞧不起范太太；可是你憑什末瞧不起人呀？「春子的爸爸」下流？「我」——「我」願意！「我」瞧着文明！說人家的男人下流……怎末下流，也是在管錢的衙門裡作官！終強過了你的男人，當他媽的什末「叫獸」！哼！……范太太的這氣，可就大了！她找上了那個「鬼」：

「都是你！不爭氣！放着衙門的「關」員不想法兒多對付些錢，回家鄉去置點產業，成天儘

學些京油子的胡說八道——你聽着過人家笑話了沒有？——「下流」！你下流，也要我跟着臉上沒光彩！死鬼……」越委屈，越埋怨；越埋怨，越委屈，范太太忍不住地就淌下了淚來。

「你瞧你瞧：屁大的事兒，你就炸了！」范先生確是絕對沒在乎這個；他正欣賞着自己那點兒得意呢：成，北京話，終算沒白學；若不別人怎末會注了意呢！雖然她們認爲這是下流的北京話，可終是承認范先生會說北京話了不是！學北京話的成就，到底不壞！范先生好像要把呂太太認爲鐘子期，而自己就是俞伯牙！他正研究着：「炸了」這個字眼兒，也是北京人所常用上的吧？「哦」——他挺高興地摘下了牆上的那個鏡子，拿到太太的跟前，照着她那副拖泥帶水的淚臉，笑迷着三角眼睛：

「你瞧你！這也值得哭？哭得個臉紅撲撲的——你撲撲！嚇，撲撲！」他想起來了：「撲撲」，就是北京人常說的「看看」。

范太太給他個冷不防地，奪過那個鏡子，一下子就擗在了地上：「岔拉」——碎得一個破角兒、一個破角兒的。

「什末「撲撲」、「撲撲」的——你真不會說人話了是怎末着？……」瞧着地上的碎鏡碴兒，范太太實在有些後悔，痛得荒！「死鬼！」這個罵名，這回在她心目中得有一半兒該歸那個姓

呂的娘門兒承當了！若不是爲了她，怎能就摔碎了鏡子？好好地用了一年多了，八毛錢買的可是一——可是她不能馬上就認了後悔；痛在心裡痛。她總覺得自己委屈，得把氣紅了的臉子一直繃著！

范先生可是好像不會發一點兒怒火，仍然保持着三角眼睛上的笑意。他把眼光起地上那些破鏡角兒上移到那個的臉上：

「這回可幹了！」

「死鬼——沒皮沒臉的——你呀，再休想！」在氣憤裏頓然染上一陣羞臊；范太太居然又錯會了意。

「你弄擰了，太太！這是北京話：「幹了」是「壞了」的意思，不是指的那個事兒！要幹那個事兒，我們也得在晚上——」范先生一身活動勁兒地就過來摟住了他的太太——可是，這兩個口子却猛古丁地嚇了一跳：

春子突然頂開了門：每隻手裡擰着個煤球兒，從院子裏跑進來。正看到媽媽在搖動着膀子，擺脫着爸爸的兩隻胳膊。

「媽媽！」他非常驚慌地喊了起來，他認爲這是爸爸在跟媽媽打架呢！

「你嚇着孩子！」掙扎出來的范太太瞧了那個「死鬼」一眼，慎重地把奔了過來的存子摟在膝蓋以前：「不怕，不怕！」

「死鬼」在那兒一陣傲笑。

「讓你在這裡下流！」——明天我帶着孩子回家鄉，給我們拿出路費來！」范太太還餘怒未息呢。她真希望馬上就回家鄉，假如「潤」員在衙門裡發了大財。

打發她們娘兒們回家鄉，范先生並不反對：「沒有她們，一個人在這兒，還能清清閑閑地，多尋些機會學學北京話呢！省得有她在這兒唧咕！」可是，房東又不願意把房子租給一個單身男人，若不，以前剛到這兒，還不那末急地就把她娘兒們接了來呢！一個人住公寓？亂！貴！還是得——

「消消氣吧，太太！」太太的脾氣暴點兒，他知道。他總得這末低聲低氣地忍着，跟太太服服軟，不算什末。若不，萬一太太氣大了，她就真能非要收拾收拾回家鄉去不可！太太一走，范先生可實在得感到房事的煩惱，他知道。他只好——

「我再跟您跟前，不提北京話成了吧？」

「你再這末下流呢？」

「我就是——」

伏在媽媽兩個膝蓋之間的春子突然扭過了臉兒來，趁機笑嘻嘻地學着爸爸愛說的話兒，給緊接上了正是范先生所要說出的——

「孫子！」

「對！就叫他孫子！」范太太這回已經是滿臉的笑容了。

「太太樂了！」范先生依然是一身的痛快，「你這個小機靈！」摸了摸孩子的紅臉蛋兒。他蹲下身子去收拾地上那些個碎玻璃罐兒……

「那還有用末？」范太太到底後悔地嘆了口氣：「我掃掃吧——你別扎了手。」

「是，是。」笑迷着三角眼睛，跟太太作了個鬼臉：「我要叫咱們的破鏡重圓呢——太太，你這是爲我才「破」了的吧？」

那個老半天才醒過味兒來：「鬼！」

一一

呂先生是大學教授，呂太太是大學生；可是，這是他們六七年以前的身份。六七年以後

的現在呢，呂先生雖然依舊是大學教授，而呂太太却已經由大學生進展到純粹的大學教授。呂先生的太太了——自然，知道這進展的過程的，只有他們雙方明白。所以呂太太常常根據了這種「明白」，對呂先生下着警告：

「你別裝聲作啞地跟我敷衍！你的手段，我早就領略過了——我當初是怎末就會遺棄了那末一些大學教授跟大學生，而偏偏地嫁了你？完全是你的手段高明！可是，你既然跟我施過了那種高明手段，假如現在你還要對別的女人再度行施，即使成了功，我可是絕不能叫你稱了野心——我可以跟你根據法律起訴，希望你要清楚自己的理智！」她是絕對要專利了呂先生的「那種高明手段」的。

大學教授照例是保守着他的靜默，守着寫字台邊，整理着剛剛脫稿的講義。可是，只有他自己明白：取這樣態度的煩惱；太太真是個人間世最難周旋的對象！最會掀起平地的風波！怎末又犯起這種狐疑的神經病了呢？望風撲影地想像一個消息，就來難為人！大學教授實在覺得冤枉。一個太太都有些周旋不起了，哪兒還有胆子再去冒險呢：「您以為我還是當年的那種興奮情緒呢！太太，您別把我看得太高呀！」已經這末跟她解釋過好幾次了，可是竟仍然沒有消滅太太的狐疑，這實在叫他啼笑都感到乏味兒。太太的這種精神病發作得頻

了，爲息事寧人起見，他只有擺出這種沉着應付的陣式，以期平安渡過當前歷來的難關。若不，總那末跟她兵來將往地費口舌，而仍然是無濟於事，也無聊！——繞這末着，

『我反對你這種一笑置之的態度！』呂太太還是不已。她似乎反對以『政治折衝』的過程，而要從『戰鬥行動』裡得到和平：『你得尊重我在你的理智跟情感裡的地位！你得注意我始終都是健全地存在的！那末，你就不應該這末欺騙我、侮辱我！你得明白承認：你犯罪的責任，而澈底地懲治自己的良心！你得跟我鄭重道歉，並取有效方式地對我保證今後絕不再犯良心的罪過！你得把你的偽對象的一切的一切引渡給我，我絕對要嚴重地給她以法律的制裁！你——你怎末對我迴避發表意見呢？我要你忠實的供狀，不准猶豫！』

大學教授大智若愚地瞧了她一眼，專門用鼻孔抽了口氣，再把它呼出來，只有照舊埋首在他的講義工作裏。

『多新鮮！你這種偉大的沉默！可是沉默正是陰險的露骨表見——我可是絕不接受，哦！你這是暴風雨以前的沈默吧？可是，我有堅毅的不妥協的精神，勇敢的戰鬥的情緒來應付你來日暴風雨的發作呢！我的地位是名正言順的，已經得到了法律的保障，法律是會保護我的利權被侵略的，希望你認清這一點，才不至於落得來日的不可收拾——你聽着了沒有？——』

呂太太越考慮越值得氣憤，一下子就把大學教授的腦汁的結晶給搶了過來，似乎要實行破壞的工作才能出氣。

「那，那，那是講義！太太。」那個在氣急之中，態度還得透着緩和。

「我知道這是講義——我是大學畢業生，而不是像南屋范家主婦那樣一個字也不認識的文盲，連什末是講義，我都不知道了末？可是在講義裡邊夾着致愛人的情書，我更知道——這是我曾經領略過的，你那些高明手段之一種！我現在得檢查檢查，因為我有這種權利。」提起當年那種興奮的情緒，大學教授馬上禁不住覺得臉上一陣發燒，雖然現在又不勝感慨系之：

「太太！我說您今天到底爲了什末，又這樣犯起化學作用的歇斯得里呢？沒了沒完——」

「我不准你這樣侮辱我健全的神經！你別跟我裝聾做啞。一切我都明白，我有正確、聰慧的想像力！觀人論行，以事斷變，你既能對我用過那些手段，就未畢不會再用之以對你的僞對象。可是我不允許你，法律把你判決過屬於了我，已經是好幾年的事實了！所以我要對你這末檢查檢查，更致最忠實的警告！」

「假如您是爲了防患於未然，我原諒您，並接受您這種警告。」

「我總怕塞翁一旦失了馬……」透着點兒洩氣了，美麗的眼睛望着高跟鞋尖兒，居然滴下了淚來！

「您太興奮了，太太！我再誠懇地請您相信；馬，永遠都是塞翁的——雖然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哦！說遠了——這匹馬絕不會由着您的狂想曲而亂竄！再用鼻孔深呼吸了一下子，大學教授掏出手絹來，給伏在自己懷裡的太太揮揮眼淚：「您休息一會兒吧，別妄想了——我們的燕珠都已經五歲了，絕對會把您、我永遠捆在一塊兒的。我更希望您還要獻出一條愛的練鎖來，伴着燕珠……」

「撤消了你的詩意吧！」呂太太的氣憤大概是完全消了，見出了一個嬌艷的微笑來。並且得意之下，想起了一個消息：

「算讓你看望着了吧：上回告訴你的那個疑惑，果然証實了：直到現在，快兩個月了，我始終又沒來過那個東西。」

「噢？——我希望這回平安地產下來一個男孩！」

「男孩？你準能有那個運氣才好呢！——以前那兩個死了的，都是女的呢！運氣真是捉弄人的東西：據南屋那個文盲范太太說：他們夫婦都想得個女孩子，可是身邊的存子，眼留

在他們家鄉裡的比春子大的三個，都是男的！而我們希望得個男的，過去的收穫却偏偏都是女性！」

「據某一位生理學家論斷：夫婦在「那末的」的時候，假如丈夫過於興奮，有了成績就是男的；是女孩子的時候，就一定是太太的性慾的情緒，比丈夫的過於高漲……」

「你——你才」過於高漲」呢！」呂太太的臉兒漲得通紅，可是非常地安慰。「給你個好臉兒，你就感情迷亂了理智——我要瞧瞧我的燕珠去——」

大學教授現在是昇平氣象地欣賞着太太的美麗的身段，活潑地舞出了深綠色的絨門帘外——他的「那種高明手段」，總算還值得呂太太的担心利權外溢。

可是呂太太之要担心教授的「那種高明手段」利權外溢，實在是「事出有因」；西屋趙大奶奶會跟她透了個消息：大學教授確是有幾次對趙大奶奶口頭表示過：

「我得納個妾，趙大奶奶，給我留點兒意吧：若是有哪個年紀青青的、不太難看的、脾氣老實的姑娘，給我保保媒——成了，好請您喝我的冬瓜湯……」

「喲！呂先生！您這是怎末啦？玩笑可不能這末開呀——這若是讓呂太太聽着了，可得梳漏子！您是玩笑，呂太太可也許一誤會，就要瞧我不够鄰居了——這個嫌疑，我可担不

起！」

「沒什末，趙大奶奶，不是玩笑。我是說實在的，跟您：我得納個妾——呂太太早就常說過我得納個妾的話兒了，她知道。您就放心，給我掃聽着人兒吧！若不，讓我自己再跟學校裡弄個女學生也好，女學生，摩登着呢！可是，我在這上頭的眼力總不如您的好，您是最會挑選好女人的，多會兒也沒挑選出錯兒過，所以還得勞您的駕：給我挑選一個！」

「這是怎末個鑲兒呀？呂先生！這可就是您的不是了——我就這末嘴直——您跟呂太太不是挺好的公母倆兒末？呂太太哪樣兒對您錯了？又給您生下了那末招人喜愛的燕珠小姐。您就說得天花兒亂墜吧，我也不信這是呂太太跟您說過的：叫您納妾！呂太太待您可沒錯了，千萬您可別想做這件糊塗事；一大、一小，可不好對付着呢！這個偏了，那個向着的。您過點兒太平日子吧，我的呂先生！」

「我就是爲了要過太平日子，才得納妾呢！呂太太常這末跟我叨嘮過，她不能不願意。」大學教授笑得挺滿足。他準知道這一着，趙大奶奶是準要——

「問問呂太太再說吧。單是您這二面之辭，說什末我也不敢相信；若是呂太太告訴我，她真跟您提過，有這末一檔子事，我倒可以預備喝您的冬瓜湯：不呢，我可絕不爲您担這份

子嫌疑！『果然——』

趙大奶奶的這個主意，拿得很穩。她雖然最喜歡給人保媒，不管元配、續絃、納妾，她都喜歡包攬，並且很有過已往的成績，已經是四牌樓一帶誰都知道的了。可是對於呂先生娶小的這檔子事，她可真得管着自己慎重些；因為呂太太是念過大學堂的：知道很多是她所不懂得的學問，滿嘴的新辭兒，能寫、能看書，又會說外國話，本事實任比自己的精明得多。性子又够暴躁的，常跟呂先生挺着腰板兒演講，演講得呂先生連口大氣都不能出——趙大奶奶知道這個。呂太太可不是平常的女人，誰敢惹！倘若她並沒有說過讓呂先生納妾——她也絕不能有這個意思；瘋了？——只是呂先生的私下不老實，她可絕不打算喝這碗冬瓜湯；爲什末太平日子不過，要去得罪呂太太那樣的王道人！就連這個嫌疑，她都不敢担！她也絕沒有要幫着呂先生坑害呂太太的心思——呂太太還是把挺好的牌手呢！——而且給人保媒，原是成全人家的好事，給自己積德，從來她也不會有過給人成全好事而坑害別人的念頭，可以對得起天日，因爲她還要等着老天把她的兒子送回來呢！

想起兒子，趙大奶奶不禁就悲從中來，眼圈兒紅了！二十年前老頭子去了世，除了給她留下了現在這所房——三間北屋租給了老呂家；兩間南屋租給了老范家；自己佔着這兩間西

房——之外，只有那末一個兒子！自己費心費力地好容易才把他起小兒扶養到二十一二，他却又去當的什末連長，事變那年出去，竟直到今天也沒有回來，就連封信也沒有給趙大奶奶！三四年都沒見着了，不知道他一個人在外邊成上家口沒有！若是這孩子能幹，在外邊娶上媳婦，還多少叫趙大奶奶省點兒牽念，可是不知道！趙大奶奶想起來非常懊喪、後悔：從老冤家去世了的那年起，自己就成天給人家這個保媒，那個提親，直到現在，眼瞧着那些由自己手裡成全夫妻的一對一對年青的男女，已經有多少成家立業，抱出娃娃來的了，可是竟把自己親生的兒子的媳婦就誤了，沒給他定下一門親——也是那孩子的脾氣太謬：總說成家還早，等將來讓自己自由娶，一來二去，就雖然也給他張羅過幾家，也終於扭不過他，攔下了！也別說，只這末一個兒子，作媽媽的哪能不慣着他？若不，還不就那末由着他的性子去當大兵呢！可是又慣遭了——倘若當初隨着自己的主意，給他娶上媳婦，就是現在見不着兒子，作媽媽的跟前也可以得着兒媳婦來作伴、侍候啊！趙大奶奶已經是五十多的年紀了，孤孤單單地常常會感到自己活着的沒味兒，若不是還希望等着兒子的歸來，只這幾間房子戀不住她不會買點兒大煙喝下去，落個省心！全是爲了等兒子，她得活下去；她絕對相信：兒子是終有回來團聚的那一天的！雖然彷彿也會担心到正因爲事變出走的兒子是個軍人，在沒有音信的

這幾年裏也許會遭到不幸——可是她不愿意担這份心，她不相信她的正在年青力壯的兒子會遭到那樣的不幸，因為她這作媽媽的對誰也沒壞過良心，就說近一二年吧，正是作房東的貪心發財的機會，可是她的房子並沒漲過價兒！她儘給人成全好事，從不打算坑害誰，這還能不給兒子積下些德末？老天爺是有眼睛的！所以她絕對相信兒子是會回來的，她還得等着抱抱孫子呢！以從來沒壞過良心做後盾，把幾千來年的傳統思想付與的好心自有好報的因果信念把持得非常堅定，趙大奶奶才開始了生命的樂觀。爲使等着兒子歸來的心情安靜些，她得設法兒消遣消遣，不能天長地久地儘寂寞地耗下去；給人成全好事之外，她得邀幾把手兒，打上幾圈；呂太太、二妹子、郭奶奶的，都是她最得意的上下手兒！可惜南屋的范太太不懂這個，若不湊得就容易了，省得去邀郭奶奶她們，還得出胡同兒！——范太太還是好像挺瞧不起這個呢，這使趙大奶奶非常感得遺憾；打個小牌兒，解解悶兒，也不能算是賭啊！有什末值得瞧不上的！『不懂』？誰又不是不肯教給您，請您都不到呢！終還是個外鄉人——范太太的不合流，讓她沒辦法。除了打個小牌解悶兒，她還喜歡聽聽戲，而最愛聽的是黑頭：『嗓門兒高！別的，全在其次，我最聽着合適的，是花臉嗓門兒高，唱得容易叫您聽見；若不怎末說『聽戲、聽戲』呢！』於是金少山就常常讓趙大奶奶起西城長安跟到東城吉祥，或是

南城慶樂、廣德各個戲院。追逐黑頭累了，跟打牌的手兒不齊，趙大奶奶就守着壺龍井，等那些要求保媒的人兒來；喝茶，也是這個達觀於兒子的歸來的老太太打發日子的，另一種頂好的解悶兒，雖然這都在南屋范太太瞧着不順眼的裡頭，而使她就范太太的『出身』常常抱着遺憾。正因為范太太的不合流，趙大奶奶更得重視呂太太那個人物：新派自然比自己新派得多多，可是提起打牌解悶兒，比自己還張羅得歡呢！衝着她是把好牌手兒，稱人心——且別提絕沒有意坑害人的壞良心的事——對於呂先生的張羅着納妾，而且又叫自己給保媒，趙大奶奶也得告訴她。不是只爲跟着不起的呂太太洗白白自己的嫌疑；全是份子好心腸：提醒提醒那個好牌手兒吧。

『我說，呂太太！是您說過讓呂先生說個小的這個話兒來着末？——這一程子，呂先生老是叫我給他保媒，說是您答應了叫他納個妾——可您這是怎末了？好好的公母倆兒，守着小姐，不過太平日子！您知道男人若是有了小……』

『他這是多暫跟你表示的？是公然就那末口頭表示的末？』呂太太的臉兒變象地青了：『誰也沒有這末同意他，你別信他那些詭計！那純粹是他的偽宣傳！好，公然就宣言納妾？也太輕視我的立場了！我得斷然跟他提抗議！——可是趙大奶奶，假如你已經答應了援助實

見他的野心，那就是你跟他結了同盟，這同盟是對我不利的，我也得同時跟你提出抗議——請你考慮：他的自由主權，原則是被操縱在我的手裡呢！」

「我明白！」趙大奶奶還是真沒有完全弄明白她那些辭彙，什末「宣言」、「抗議」、「同盟」、「主權」的，她還真聽着糊塗；不過按着自己的心頭想，跟觀察呂太太的神氣兒，她總還可以明白呂太太是沒有答應，並不願意呂先生納妾的——本來這是情理末！幸虧自己到底沒有應許給呂先生保媒；趙大奶奶捏了把冷汗。「若不我就這末來提醒您了！呂先生可是真不該——我跟他說過了：呂太太對他有多好，撫養着小姐！公母倆真應該守着本分地往前巴結太平日子！我知道您不會讓他去隨便的。呂先生雖然硬說那是您的主意，我也信不着，我哪能答應，給保這個沒德行的媒呢！喲，呂太太怒得提防着點兒，呂先生還說要娶個女學生呢，這不是玩笑？我當時就數落了他幾句！實在，呂先生也不知在外邊受了誰的愚弄呢，才要這末亂來，您得提防着些才好！我並沒有答應給他保媒，咱們還是好鄰舍！我現在，是一來給您送這個信兒，提醒您；二來跟您表白我這個嫌疑，攤得冤枉！呂太太，千萬您可別由着呂先生做這個糊塗事呀！您……」

「你可以停止發表建議了。在修辭上，我認爲你很有些辭不達意的缺點，這是需要修正

的。可是我已經瞭解，並且感激地接受你的友誼了。」

趙大奶奶呆了半天。實在，趙大奶奶也常常覺得連說十家媒，也比跟呂太太談一回話容易得多，除了打牌。打牌，呂太太的精神不會顧及到那些新辭兒的，而全在紅中、發財、白板上。聽不着呂太太的新辭兒，趙大奶奶的心情就不致於受什末拘束。

根據趙大奶奶的報告，呂太太自然就跟大學教授提出了嚴重的質問跟抗議。

「……像你這樣對太太不忠實，玩忽神聖的愛情，而野心勃勃地落伍至具有納妾蓄婢的封建社會的思想，不配作文明的、二十世紀的人子之師表！你是教育界中的敗類！」這是最後的結論。

大學教授好像是胸有成竹的：坦白地承認了確是有着那種希望——是「希望」！他反對她說這「希望」是「野心」——更泰然地否認這是對太太的不忠實。因為：

「這正是對太太的忠實呢！」他笑得挺得意：「您不是彷彿有好幾回了都告訴過我，應該娶個小的末？」

「說出充分的證據來！」

「您不是常跟我說：我的命運裡是已經注定了得納個妾的末？太太！」

「那不是我的希望——我自然不肯要出演這樣的悲劇，給自己以刺激！那完全是批八字的先生給你這末批出來的——這責任得要他們來擔負——我連找了幾個先生給你批解，他們都是說，你終會要有兩個太太的，你的命運這末注定了的末！……」

「所以我要張羅納妾了！」

「可是你不是從來不信任批八字的末？你不是認爲他們儘是胡扯，而反對我去請教末？——本來我早就擔着這個心：他們總說你命運裡有小，我正希望你信任他們到底；可是你怎末突然又信任起來了，而且還堅定了你的野心？」

「這正是我對太太的忠實啊：雖然我不信任那般江湖嘴的胡扯，也反對、勸解過您：別信任他們那一套，而給自己找些煩惱，可是您總不接受，總愛花錢去買那些胡扯，最後又硬來認爲我終歸是得納妾的！我縱使實在沒有過這種意思，可是您既然老那末信任他們——爲了應該維持對太太的忠實起見，自然我也得跟着您信任了！那末，既然說我命運裡有姨太太，我怎末不可以張羅張羅呢？」

「哦？」

大學教授開始勝利的微笑。

呂太太直覺得臉頰燒熱。「這又是你對付我的一種高明手段！」她不能不承認自己的這個弱點，已被丈夫捉了過去，一時她感到辭窮了！可是就這末裁給他，呂太太很不願意接受這種難堪，若不，萬一讓他順水行舟地利用了自己這個弱點——不成，她得另找根據來進攻：

「可是一個人若讓命運來支配自己的行爲，那是愚蠢者的表見！作人應該有改造命運的魄力！並且，我哪樣兒感動不了你，你就忍心要這末對不住我末？雖然必要時，我還可以跟你實行法律的制裁，改造你的命運。」這末劉撫兼施，呂太太很欽佩自己。

「好吧好吧，」大學教授一本他的既定方針——以毒攻毒：「我願意接受您的提示，改造我的『命運』；絕不納妾！可是希望您從現在起，再別聽信那些瞎子們的胡說八道才好。」

呂太太只好順應這個交換條件，實行撤兵。——可是這末跟他交換條件，她也實在出沒辦法，忍痛！實在，她還真有些捨不得把那些批八字的先生們，一旦毅然地拒之門外，因為她總認爲他們批算得靈驗，若不，怎末這一個說呂先生命裡多妻，那一個也說呂先生命裏該有兩個太太呢？而找第三、第四個批算的結果，仍然都是這末說！若認爲這是他們秘密中有了聯絡，故意串通一氣作計劃地刺激她，呂太太絕不相信，「先生們不能誰都認識誰！他們絕不至要這末對人惡作劇！」她跟他們沒有仇怨。於是：

「你認爲他們給你批的不靈？只一個、兩個這末批，也許不靈，三個、四個也都這末批，你還敢認爲不靈？」就常常這末駁倒了大學教授來輕視她這種信仰的對象。因而也就常常由於這種信仰而擔心，而警告大學教授『那種高明手段』的利權外溢。

認爲這種信仰的對象靈驗的，不只她這個知識份子，還有房東趙大奶奶，跟南屋那個文盲范太太呢。

范太太對於延請先生來批八字這種興致，確是跟趙大奶奶、呂太太們很合流，她跟她們有着共通的信仰：『先生批的靈！』不過『靈』的方向不同：她雖然也是正如呂太太喜歡知道丈夫的運命，可是她絕不肯問『閻員能有幾個太太——而且像呂太太的那種不願意男人多娶太太的態度，她還非常地瞧不起：小氣！』好男佔九妻！』早先年哪個皇帝沒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哪個大官不是三妻四妾？男人只要能娶得上小，自然就是養活得起，有錢！沒有錢，連一個還養活不了呢！關心那些，范太太才不這末小氣呢！總問男人命裏有沒有小？哼，想得可不錯！只憑那末個『叫獸』的身份，也配娶小啊！連閻員在衙門裡作官兩年了，還娶不上一個呢！——她沒有心緒注意這個問題；她要先生給批的，是閻員的八字裏到底多暫能發了財，好領着他們母子回家鄉去置些地產買上房，離開這個臭北京！她是重財不

重色。『先生』們大多是告訴她：『閻』員，這個人太厚道了，命裡雖然主貴，有財，可是攔不住：左手進來，右手花出去，都是花在朋友身上。『閻』員對待朋友太厚道了，朋友跟他借一百，他能拿出一百五——怕朋友借少了不夠，可是絕不在乎還不還這上頭！對朋友太輕於錢財了，義氣！因而就不能積下一點兒，只是足夠現時的吃喝。不過，『閻』員的命裏終是有財的，大約過了四十，才可以守下一些，那時候不單可以買房子買地，而且還是子孫滿堂，驃馬成羣！『先生』們把『閻』員的八字批得還叫范太太滿意！『不錯，不管怎末勸他精明點兒，他總是那末厚道，顧面子、顧朋友！可就是把自己的產業就誤了！那個鬼——也不知道等他們過了四十，房產能不能比現在的便宜！』有了這末個悠遠然而安慰的心事，范太太不能不信任這信仰的對象『靈』。

『可不是！算得靈着呢！』趙大奶奶之所以對批八字的致最大的信仰、稱讚，不是由於他們靈於范太太相信她的『閻』員終歸能發財回家鄉去置產業——趙大奶奶的家鄉就在北京，產業也就在身邊——也不是由於『先生』靈於呂太太擔心她的丈夫大概會納妾——那個老冤家已經拋開趙大奶奶二十年了，絕不能起死回生地娶個小來氣她——趙大奶奶所以要對批八字的先生致最大的信仰、稱讚的，完全是因為：

「我們少的準會回來！今年不回來，明年春天——也許是明年八月節就會回來的。一時縱不回來，也必能給我先來信——好幾位先生都這末給我算的，不只是我自己這末想！算命的先生靈着呢！」趙大奶奶把這個信仰中的把握，對四牌樓一帶的熟人們差不多宣佈遍了，非常的興奮。她得邀上二妹子、郭奶奶她們來八圈——金山這一程子，也不知怎末不露了！

「呂太太！」還忘了邀上呂太太呢！——三缺一，哪能解悶兒——味！

可是呂太太正對着春子致訓詞呢，臉紅脖子粗的。

三

禮拜六的夜裡在朋友家裏打麻將散得太晚，回來，大學教授直睡到第二天的近午，才算歇過乏來。揉了揉眼睛，起了床，十一月的陽光已經射到玻璃窗裡的寫字臺面兒上，晌午必到的部分了，明顯地見到極細微的浮塵在空中的陽光裏浮動着。

「啊！躺午了。」他伸展了伸展腰上的工夫。

「可睡夠了，你！」坐在寫字臺邊正給燕珠打着毛衣的呂太太，把未完成的工作放在寫字臺上，站了起來，給他拿過來漱口盂。「若不你再睡會子——橫豎今天是禮拜。我怕你會感

覺醒得勉強，才把燕珠打發到院子裏去玩，省得她在屋裡吵鬧，侵犯了你的安睡。我原諒你是太疲乏了：上了六天課，又打了大半宿的牌！下次解悶兒，可不准你玩到那末晚了！固然打牌也是一種娛樂，一週的工作之餘，應該娛樂，可是能在娛樂裡不忘健康，是最好的！有了健康才能作業，而業餘的娛樂得有節制，才有裨益於健康不是？」

聆訓之餘，大學教授沒有意見。

『我這話並不是反對你打牌。打牌原是一種智慧的消遣，沒有什末不可。我最反對的是——』呂太太最反對的是大學教授去圖譚姨太太，可是她不便把這種反對警告在這個兀突的時候裡，於是沒有接下去。『哦，我去給你沖鷄子吧——臉水早就打好了，大概已經涼了，你自己兌點兒熱的吧；爐子上的一壺水正開着呢。』呂太太下了廚房。

大學教授像有什末感慨地幌了幌腦袋。

拿着牙刷在牙齒間搯過來搯過去的工夫，他無所謂地踱到了玻璃窗前。

玻璃窗外有着十一月的近午的晴天。

昨夜，是交冬以來第一次的那一場認真的寒風，竟然把院子裏兩棵丁香、一棵桑樹上的受着殘秋的侵略本已呈出了枯萎的葉子，幾乎是掃數地摧殘掉了：滿院都是繽紛的黃紅。禿

光的枝條還在十一月近午的寒陽裡哆嗦呢，縱然懸連着零星的幾片跟今生的末路掙扎着的皺黃的枯葉——像大自然的畫家無意中在這兒落了幾個褐色的墨點子——也是大勢已去：稍微一絲兒風迹掠過，就得讓枯葉倏然失了根據，渺茫地往下飄落。飄落在熱力有限，慘淡意味濃厚的十一月的陽光裏的點點枯葉，正如穿梭在樹枝條間的飛上飛下的一隻、兩隻麻雀兒：這兒是個褐點兒，那兒也是個褐點兒；乍看來，竟不易辨別得出哪一個點兒是落葉，哪一個點兒是麻雀。麻雀兒落在枯枝上直『啾啾』，又不知道是有所爲，還是無所爲地飛開了，而飛旋了那末一會兒，就還是落在枯枝上『啾啾』着，很像在驚訝着這環境的驟然變換，而動了感情，對葉落致着憑吊。於是——

『這悼紅的小鳥！正象徵着那般讓情緒任憑着時光作弄的詩人呢。』大學教授居然寂寞地動了詩意。

不知道他這詩意是不是還要接續着發揮下去，可是見到呂太太端着一碗沖鷄子經過玻璃窗前匆匆地進來的神情，他這詩意就倏然消失得乾乾淨淨，確是事實。

呂太太匆匆地把那碗鷄子放在茶几上：

『噢！這一會兒我的燕珠怎末院子裡沒有了？』非常驚慌地跑了出去。

燕珠正在街門口外哭着呢！兩隻像染上了紅色的小饅頭的胖手直揉搓着蓬鬆了的頭髮——頭髮根子上竟是一片泥土！

跟燕珠取着相反的態度的，是春子。他樂得非常興奮：脚呀胳膊的四面八方地跳舞。

「怎末又跑到街上來了？」得着了寶寶，呂太太放了心。她拉住了燕珠的手：「你瞧手又凍得這末涼！別出門口兒，家裡來玩兒吧——哭什末呢，誰欺侮你了？——喲！這是怎末弄得一頭土？」這才發見了一個「事變」。

燕珠見到媽媽，哭得分外叫真：

「春子給揚的！」

「什末？」呂太太注視到了春子。

春子的興奮突然停止——很意外的。不過他挺機靈地就把兩隻曾經抓過泥土的汚手藏到背後去，而在驚慌裡取着鎮定。

「你怎末這樣淘氣？」那個可是奔了過來，一下子就把他那雙嫌疑犯的泥手給檢查了出來：「瞧瞧你這手！跟你的臉兒一樣地這末汚塗、狼狽——你爲什末往燕珠的頭上揚土？」

「我——我沒有。」

『你還不承認？我討厭你這種不坦白的態度！——我們燕珠是絕不會任意說謊，隨便誣人的；沒有相當的根據，絕不會空谷來風！因為她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她的爸爸、媽媽都是知識分子。不像你：媽媽是個文盲、爸爸是個污吏，因而就沒有一點兒良好的家庭教育給你，應響得你的行爲那末野蠻、言語這末不忠實、心地這末不坦白，可是這都需要修正、改造的！燕珠今年剛剛五歲，你才四歲，都還沒有達到相當的求學年齡，在這期間的一切知識跟修養，完全得依賴着良好的家庭教育！而你並沒受到一點兒，就養成了你這種只會暴露野蠻，惡作劇的劣根性！』

可是呂太太並沒有理會自己這一套實在是浪費了：春子是完全不懂！就是曾被她聲言是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燕珠，聽來也整個是糊塗着。不過這兩個小生命倒是同樣地感到了當前的一種嚴重，誰都怪不自在的：燕珠不敢哭下去，春子不敢再接碴兒，兩張小臉兒都在污痕裏透着青白，楞怔怔地瞧着那個知識份子。

那個知識份子還沒發表滿足她的訓詞呢：

『現在你這雙污濁的手，』她再扯住了春子的泥手：『就是你對燕珠惡作劇——就是你犯罪的有力證據：全留着泥土的痕迹不是！那末，你就該坦白地承認你的錯誤，並願意對燕珠

鄭重道歉；雖然我念你這是初犯，又沒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作基礎，而不值得加你以懲罰，可是在你那方面，却極應該絕對保證今後不再有這種不友誼的犯罪事實發生！你懂得這是一種人類應有的道義末？你把泥土罪惡地揚了燕珠一頭，就是你對她的侮辱，自然她是不願意忍受的；若不，假如別人來這樣侮辱你，你是不是也自然不願意忍受呢？這是定理——哦！因為你沒受過良好的教育，我現在可以把這個定理給你一個事實的解說。譬如——」就地抓了一把泥土，直往那個禿腦袋頂上塗弄：『我這樣對待你，你的情緒如何？』

春子搖頭擺腦，縮着脖子，兩隻手慌張地掩護着，直往後退。

呂太太勝利地笑了。燕珠也覺得怪高興。

『你瞧！是不是你也要有不願意忍受的表示呢？』呂太太收斂了笑容：『你現在應該明白了這個定理吧！這就是忽略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的明訓。可是你要理解：我所以這樣對待你，並不是我替了你的侮辱的燕珠跟你報復，完全是對你說明燕珠受到你這種侮辱的痛苦。我是得饒人處且饒人，不喜歡用手段，圖報復的，你得明白怨仇宜解，不宜結！還有一個常識得叫你理會：就是你是個男性，而燕珠是個女性——處在二十世紀的文明社會下的人類，女性是極有被男性尊重、愛護的權利的；你怎末竟可以侮辱女性呢！站在男性的場合

，極應該負起尊重、愛護女性的神聖義務，將來才會有多情的女性來作你的終身伴侶，若不，女性不單不會給你種種的安慰，而且還要把你公認為她們心目中畏懼、厭惡的暴君呢……」

假如呂太太的訓詞還沒有發揮得盡致，那末從中硬要讓她告一段落的，就該是從院子裡吶喊着「顛」了出來的趙大奶奶了。趙大奶奶堆着一臉的春風：

「啊！您在這兒呢，呂太太！來呀，三缺一，正短把手兒呢！鄧奶奶、二妹子她們早就在我屋裡候着您呢！大禮拜假，解解悶兒——燕珠小姐就讓呂先生給看會兒；一禮拜才攤着一天的閒散，他也應該親近親近孩子了——來呀，呂太太！您先把孩子送進屋裏去，多帶點兒毛票來，省得回頭又串通不開了！——桌面兒早就擺好了，我這就去跟她們掉風吧，您還是佔那個老地間兒。」話裡透着笑，笑裡說着話兒，交待清楚，她再把身子「顛」了進去。

「好好，我這就到。」朝着她的背影接過了錢兒，呂太太這才正式丟下了春子，非常興奮地拉着燕珠的手：「進屋吧——照這末感到壓迫，往後就別再跟他這種沒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流的流氓的鵝形爲伍了——讓爸爸給你洗洗頭，帶着瞧電影去。回頭媽媽贏了錢，還給你買巧克利呢，我的小寶寶！」

瞧着她們進去了，春子這才結束了那陣撈勁兒，而理會出了自己的委屈：他絕對得任興

地哭一場。張着嘴唇，發出的哭聲向來就勝過燕珠一頭——哭聲達於正往外跑了出來的媽媽的耳際。

范太太對於春子——正如呂太太對於燕珠——自從這孩子對於在屋子外邊玩兒感到了莫大的興趣，就格外地擔着份子心：怕他蹣着，怕他受了別的孩子們的欺侮；若是「春子的爸爸」在家裡的時候背着屋裏屋外地給照管着點兒，她還能省點兒心，就怕那個「鬼」要在屋裡裝大爺——而最緊張的是當那個作丈夫的不在家的時候，春子又跑出去了，范太太的行動就常常形成了「不安於室」。

把春子領進屋裡，問明白了他是怎末受了誰的委屈，范太太鄭重地開始罵人：

「你個驕貨！五穀雜糧的把你撐得那末大，竟一點兒人事也不懂：跟小孩兒一般大的見識！哪個孩子不淘氣？誰沒從小孩兒的時候過過？——難道你一生下來就這末大？那可是你媽媽那個窟窿格別！有什末大事，你跟大人來；只跟孩子較真兒，算不了什末本事！北京城我也待下了，沒見過這末護孩子的娘門兒！再說，你知道護你的孩子，人家就不知道護人家的孩子末？哼！這若是嚇壞了我們孩子，你包賠得起？怎說吧，臭屎丫頭片子也終歸沒有禿子值錢！別瞧我的禿子在鄉裡還有幾個，哪個我也不願意叫人家欺負！你個驕貨，還真是

沒錯配了「叫獸」！「叫獸」還能娶個好娘門兒？——「大血炭野生……」范太太總是管「大學畢業生」叫做「大血炭野生」，正如她總是管「教授」叫做「叫獸」，以示她怎末也瞧不起「呂家那倆口子」。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她這是在自己屋裏發作，人家聽不着，還是爲了別的，「叫獸」跟「大血炭野生」誰也沒來接她這個犢兒，范太太的氣可就更大了，雖然沒有更進一步地開開門找上呂家的門口「續」罵，她可是讓氣憤又別走一經：找上了范先生那個——

「死鬼！這都是你，偏偏要找下這個房子，跟她鬥這些不近人情的東西住一個院兒！明天趕快給我另找房子，搬家！我生不了這些閒氣——處處叫人家小看，哼！我爲了你，把嘴唇子都要磨破了：叫你趕快想法子多賺些錢，好領着我們娘兒們回家鄉去置些產業守，你却一點兒也不慌不緊的，毫不在乎——你當是你能作一輩子管錢的衙門裏的「闊」員呢，我也沒瞧出你「闊」在哪里！瞧你的神氣，就像打算能把屍身埋在北京才遂心；我們娘兒們可是住够了這個吳北京——受這份兒閒氣！」

范先生正歪身在椅子上，挺舒適地哆嗦着兩條腿，聚精會神地在瞧着唱片劇辭的法門寺裡劉瑾跟賈貴的對白呢——他不是想學平戲裡的花臉或是小丑，他是要領略那兩個角兒的京

白，而希望補助補助自己的北京話的成績。可是現在聽到太太找上來了，他沒法兒再支持這種領略工夫的鎮靜；把手裡的戲辭一丟，他站了起來——

「您瞧您這份兒鷄貓子喊叫的！」非常得意自己居然能捉住這機會，一露剛剛才賺下來的法門寺裏劉瑾的京白了！絕沒有不滿、反對太太發脾氣的意思。笑迷着三角眼睛：「爲了孩子的屁大的事兒，您又炸了！哧——您猜怎末著？多新鮮！」除了最後這兩句，他認爲也是北京話，而欣慰於也用上了，可是還打算再露兩句，却一時又想它不起！蹙起了三角眼睛上的眉毛：范先生稍微感到點兒遺憾。

老手

一

這天，真叫熱啊！中伏了不是？——熱在中伏，冷在三九，節氣趕得是一點兒也沒錯！衝着這沒錯兒的節氣，您就不能贊成中國廢止陰曆！你們維新的先生們都提倡要過什末陽曆，我就總瞧那是瞎白；我，今年六十七了，還沒瞧見過哪一年有過陽曆的端午節跟八月節呢！吃粽子、吃月餅，還得按着咱們陰曆的節令！可是，起宣統爺退位那年，我就聽說過維新的先生們提倡陽曆了——三十年了，哪一位又把陽曆提倡好了？哪一位不是還得過陰曆的端午跟八月節！倒是有個陽曆年，機關裏也放三天假，可是您問問先生們：那有個實在的「年」味兒末？要過真正夠味兒的「年」，還得按着陰曆的節令走啊！貼對子、接財神、放放鞭炮什末的……唉！這才叫做「年」味兒！稱心適意地，長上那末一歲——「炮竹一聲增新歲」，有

這末一句說的吧？先生。實在，我一聽到維新的先生們提倡陽曆，就覺得好笑，他們還沒有一位肯在陽曆的五月初五、八月十五，跟年下賞給我們當差的塊兒八角的呢！——不是不賞，賞的日子還是在陰曆的年節！六十七了，我，起大清時候的王府當差，一直當到民國的機關，年年都是這樣領賞。這就是誰也駁不倒咱們的陰曆！春種秋收，陰曆的節氣正末！慫慫這幾天入了中伏，天是多末熱！別說還得做事，就只哪兒蔭涼哪兒歇着，還直淌汗呢！哪條狗不是熱得伸着舌頭直喘，哪棵樹上的『知了』不是熱得直叫！只要瞧見狗在那兒懶得直伸舌頭，聽着『知了』直在那兒叫，就可以知道天氣熱得叫了勁！不必瞧那些維新的先生們講究的什末寒暑表：麻煩！今天一百八十度了、明天一百九十度了的，誰懂？

可是現在正熱着呢不是？慫別忙，快了，熱不幾天就涼快了——節氣正。立了秋，進了三伏，早、晚的就可以穿住夾的了。先生們的半天辦公的日子也沒有幾天了吧？轉眼就又要改回整天的了。好在整天辦公跟半天辦公，在先生們本身都沒什末關係；機關裏的公事，壓根兒不過是那末一回事兒：馬馬虎虎，說忙，忙了什末？沒有幾分鐘就可以把『公事』交待過去，再還不都是看報、擺棋、聊聊天兒！可是又不能說沒事；沒事？這可是一個辦公的機關！馬馬虎虎，半天累不着，整天有的是工夫——六十七了，我。當了四十來年的差事，統

統都懂得。機關、衙門裏的先生們，是越拿錢多的，越清閒！

不清閒的，還是我們這些跑腿、看門、打雜兒、收拾廁所的當差們。這年月，雜合麵這樣貴，吃自己的，每天山早上忙到晚，一月才掙二十來元，哪夠嚼穀！可是，你敢不幹？哼，那就連二十來元還沒有呢！這就是：還得幹！人一輩子就是爲奔的高高頭不是？

我，在這個機關裏已經侍候過先生們四、五年了，先生們都知道我：是個一早一晚兒，收拾廁所的。哪天聞的不是那些臊臭味兒！可是，我不抱怨誰，是幹這個的不是？是幹這個的，我就得好好兒幹，絕不偷懶。您瞧哪位先生們不常都跟我說：『老頭兒，你真叫精神，活兒幹得總這末利落！』唉，當差能常討得先生們這一句，就得算人緣好！在哪个衙門裏，侍候哪一撥先生們，我都有這末個好人緣！嘿，這可不是跟您，儘撿着好聽的，說。

可是，就是有好人緣，也得有好運氣，這口雜合麵才能吃得順隨！我，他媽的近來居然不怎末走運了！

像我們給機關裏當差的最不走運的時候，就是遇上了不睜眼睛、不知人辛苦的庶務。現在咱們這位庶務老爺——那個獨眼龍，就頂不體諒當差的們的辛苦了——我就拿這末一件小事兒跟您說吧：

我是這兒收拾廁所的。每天早晨把便桶沖刷完了，得到他那兒去領諸位先生們一天用的手紙。您猜：這一天這位老爺跟我說什末來着？——

「老頭！你這手紙天天都得來領！告訴先生們，省着點兒用啊，公家的東西！」

「這，這——您讓我怎末敢告訴先生們啊！」他這不是廢話！手紙天天都得來領？是不是天天咱們這個衙門還開着？到天天不領手紙的時候，別說是你一個庶務，連這整個機關裏的先生們吃飯，都得另找地間兒了！天天領手紙？誰叫先生們都得天天拉屎、撒尿呢！省着點兒用？我們作底下人的還敢上先生們用的洋廁所！我們拉屎，都是上那兩個茅坑，並沒有去領手紙的分兒；領下手紙都是爲的先生們用，可是我個沖刷廁所的怎末敢告訴先生們省着點兒用呢！先生們揩一下子屁股用幾十張、幾百張，我也管不着不是？除非是每一位先生拉完屎的屁股都叫我揩。可是，那，我還侍候不着呢！先生們又不是乳毛沒褪的，我的兒孫。

哼！這話可又說回來了：若是先生們的拉完了屎的屁股叫我敢逮着，我可也不肯饒了它們！我非要把它們每一個都打一頓板子才甘心——你猜怎末着？這些先生們——不管男、女——哪樣兒都好，只是他們那些拉屎、撒尿的傢伙好像專門跟我過不去似的：總是屎呀尿的都給你灑在便池外邊！就好像都長了些歪歪的，那些騷臭的傢伙！有的倒是便在中間，可

是完了又不肯放水沖沖；雖然公事有限得很，可是却叫人不知道他有什末急事似地，那末忙；提上褲子就往外跑，忘記了他是用公家的洋式廁所，拉完了應該辦點兒手續——沖水。我不知道這些位派頭怪維新的先生們，『新』字兒都是怎末維的來着！嘿，您也是位先生，可是我知道只有您不是那樣的人，我才敢跟您這末放肆地說說；若不，六十七了，我，還不能懂得點兒好歹？——這些先生們差不多天天都給我添那末些零碎活兒；我得盯着點兒，等他們出了廁所，好進去沖刷一回。不？這位先生拉完了屎，那位先生來拉，又要嚷了：『老頭！過來沖沖，廁所怎末這樣髒！』左右不是還得來幹末？我不敢不來？等着人家支使到了，我才動手，那顯得我是個懶貨，我不那末賤！我幹活兒，都是幹在頭裏，我都是自己找活兒幹，不能叫活兒找着我幹，我沖！沖完這回，再沖那一回；有先生們的屁股跟我添麻煩的，沒有我在先生們跟前表示不願意的，願不願意，只好在心裡分，嘴裡什末也不說；若不，『你是幹什末的？』哪位先生罵我幾聲『混蛋』，我不得白挨着！我就這樣天天忙活着這些騷臭的活計，得不着一點兒清閒。可是饒這末着，庶務老爺還不願意呢！常說：

『老頭，你每天把廁所收拾完了，也可以前、後院子打掃打掃，幹點兒別的啊！別總那末愛閒着。』

慫聽這話，我還『總那末愛開着』！真是不體諒苦人的辛苦！不成，庶務對待底下人總是那末光有耳朵，沒眼、沒心！怨不得呢，他才是個獨眼龍！要知道誰懶、誰勤、總得拿出眼睛跟心來品品，別儘仗着耳朵聽啊！我知道：他是聽了別人在背地裏給我嚼咕了壞話。這個專門給我掏壞的東西，是誰，我也知道，錯不了小孫那小子！他不單跟我，就是跟全局裏的聽差們的哪個，他都要佔着三分尖兒去！他要作個聽差頭兒，誰都得歸他管着，才合他的意呢！成天把持着號房，裏裏外外，他都覺得自己怪不錯兒的。我最恨局裏還真有那些軟骨頭的孫子，竟對他那種『王道』認了頭，雖然在背後裏也直發怨恨，可是見了他，還是『孫大哥』長、『孫大哥』短的，直攀交情！你猜是爲什麼？全因爲小孫那小子是現在這個庶務的私人！幹庶務是最容易賺點兒外快的，可是出出進進，也得養着一條好狗；我六十七了，當了這幾十年的差，這裏邊的情形還能瞞得了我！咱們這位庶務的那條好狗，就是小孫那小子；拿公家的錢買這個、買那個，哪個鋪子沒給他們苟通作弊的扣佣？這末着一來二去，這小子在局裏也就『王道』起來了！哼，你跟別人『王道』，我就是瞧着不順眼，也不愛管，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可是你在我頭上也敢『王道』，那你才算瞎了眼，我不受你的！哪回他敢跟我眼前像對付那些軟骨頭的小子們似地來眨眨眼色，我不當面肉他的奶奶！『小子，把眼睜開！你太太爺可不是好惹的，太太爺活了六十七，在衙門裏也當了四十來年的差，先生們、伙友們，受過誰的欺負？還沒遇着過像你這末個刁蛋的小子呢！他媽的你才二十掛零兒的猴兒崽子，就會這樣狗仗人勢，太太爺惹娶過媳婦、養下兒子，我的孫子都會比你大呢！好，也可惜你太太爺打了六十來年的光棍，不單耽誤了兒子，也就誤了孫子教訓；今天我就把你當個孫子教訓、教訓吧……』我常這末抓螻兒罵他一頓，出出氣。他也知道我不是個好惹的，不單連屁也不敢放，還得跟我說好聽的呢：

『呦呦，老人家！』別人都可以管我叫『老頭兒』，那小子得稱我一聲『老人家！』怎末又不高興了，我又沒有得罪怒的地方，怒就直跟我這末動氣！這、這、這是哪兒的事情！這、這……』

『你還這、這什末？這就是教訓你，小孫，你覺得你沒有得罪我？這話不屈心末？——問問你那條狗心！誰若是不惹我，太太爺爲什末就會平白地教訓孫子？瘋了？聽明白了：跟別人眼前『王道』過去，算小子有本事；跟太太爺跟前，可不許哪個猴崽子也勸『王道』！搬動是

非、傳賂話，那就會制得倒太太爺末？我不怕那個！他媽的若是惹得我叫了真，太太爺也會給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打聽打聽：太太爺倒是當了四十年的差，可是當差以前——年青的時候是幹過什末的，孫孫們也得領教領教呀！現在——六十七了，我，也不服老，動刀子玩兒玩兒人命，算不了什末，難道太太爺這個孤老頭子，還能有個六十七？——實在我這末說了，也甭再搬什末黑話，有本事的往上傳呀，孫子！」

我就這末着挑明了，不怕他給我往庶務那兒嚼咕瞎話、掏壞去！我等着他跟我多來些過不去的，再露兩手兒給他瞧瞧！實在，先生，別說是小孫，就是庶務老爺，惹得我火兒了，我也什末都不怕，「人急了會上房，狗急了會跳牆」不是？你會動口，我也有嘴還，我他媽可以把你們上上下下以公濟私的醜事，給全對局長吐出來！你若講打，我也有手來跟你交待兩下，可是我的手——哼，動起來恐怕還會比你的狠些呢！——他們哪兒知道：起十一歲我就在德勝門裏大通鏢局子學徒，跟着師父鍊，打拳、扎槍，直鍊到十八、九、二十歲那一年，就跟上了鏢師們，押着官銀保過幾趟熱河，穿山、過嶺，沒出一點兒漏子。別瞧我現在忙活到一個月才掙二十來元錢，從前保鏢的時候，幾十兩銀子常常拿到手，不是什末稀罕的事。現在，雖然都六十七了，我，早就不動太極拳、大花槍了，可是閉閉眼睛，我還會比量幾下

子呢！——您別忙，等哪天閒散了，我走幾套給您瞧瞧，先生。

隨後爲什末我不吃鏢局子的飯了？年頭趕的呀！一鬧革命，大清一倒，局子的生意就冷淡起來了！師父們多半都改了行業：開店、下鄉，流落得最沒辦法的是到天橋去擺擺場子，賣把式混窩窩頭了！我還算混得對付——可是也並不算運氣——在貢王府裡當了份管家。以前我保過他們的銀子，我跟貢王府很有個人緣。後來貢二爺進了國務院、總統府、大帥府、政委會、保管院，都讓我去侍候過他；那一年貢二爺下世，我守着他的靈堂哭了頓好的！老人家待我實在沒錯過。就是現在咱們這個機關，我來收拾廁所，打這份雜兒，也是人家貢府上跟楊科長的人情！——唉，這就是：我並不怕小孫那小子在庶務那兒給我掏壞！你是庶務老爺的私人，覺得有靠山，我老頭子也有我的來歷！若沒有個根呀底呀的——就憑我這把子年紀了，識三把兩字，可是一天書也沒念——能總在衙門、機關裏當差，直當了四十來年！嘛，文的就文，武的就武，我不怕小孫掏壞！急了性子，就連這位庶務老爺總找我的碴兒，也沒放在我的眼裡！

可是六十七了，我。誰願意總給自己找氣惹呢？沒老伴兒痛我、沒兒子痛我，我得自己痛自己，我還是來股子忍勁兒吧。我倒是不願意人家抓碴兒欺負我，我也不願意找碴兒跟人家

過不去；攤着事、惹上事，都得動氣不是？人一老，就不大愛動氣了，我忍了！我天天忙活那些騷臭活兒，庶務不是還說我『總愛那末閒着』末？好，我可以讓過這口值得生的氣，先跟他忍一會兒！我怪好笑了：

『我是個愛幹活兒的人啊！四爺！大大小小的活兒，只要是我能幹的，我一定幹在頭裏，絕沒落在別人的後邊過！這話您若不信，您可以慢慢地品着瞧啊，四爺！我也侍候您這幾年。嘿！』

可是，先生：您猜這位老爺又說什末了？——他聽了我這幾句軟和話兒，竟以為我真是個糟老頭子呢；我這是不愛動氣，忍呀！他可把那一隻獨眼龍的紅眼睛一瞪，跟我動起威風來了：

『幹活兒幹在前頭，原是你們做下人的本分，你甭表白這些！可是總那末閒着找這個頂兩句嘴、找那個拾兩句榘，依老賣老，要那套『偏老頭子』的脾氣，却不是做下人的本分！再說呢，人一老了，也實在用不得；我不過是總愛體恤苦人，又關着些情面……』

『噯！您用不着關着些什末情面啊，四爺！』我因為對活兒上勤快、性子能忍，才有了幾十年的好人緣；可是竟然走不着好運，才遇着了這末位不體諒苦人的上司！我都愛跟誰頂過

嘴、拾過櫃來着？——甭說，這又是小孫那小子給我參的本，我饒不了那條狗！那小子若不聽那末欺負我，我怎末就會跟他動嘴動舌，教訓過他？好，你個光禿腦門的猴崽子，大太爺教訓你一回，你就跟你這位瞎眼的主人參我一本、教訓你一回，你就參我一本，回頭我還要結結實實地給你個教訓呢，瞧你再怎末參我的本！一不做，二不休，我拿定了主意，這口氣，我可就再也忍耐不住了：『我不是總不順您的眼末？那好辦，您可以散了我啊！』先生，這一回我就算豁上去了——噉，維新的先生們都管豁上去了叫什末『犧牲』，我也豁上犧牲上去了！心可是氣得直跳。我等着他散我！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廣府上的老爺們還都待我不錯吶！

嘿！這位老爺的氣居然比我的又大上了，肥肥的腮幫子都醬紫了起來！好，他竟跟我捲上了袖子——要動手是怎末着？

我絕不怯了這個：我就兩腿站直，把胸脯一挺，肩膀一端，兩個拳頭也就擡了起來。我瞪起了兩隻眼睛瞪着他那一隻的，哼：

『怎末着？四爺！您要打人末？你聽我說：我若是怕挨揍，還不帶着這把又老又瘦的骨頭出來給人家當差呢！我老頭子六十七了，起年青的時候就學會了一身的太極工夫，口裏、

口外，從來見着挨揍的都是人家；自己還沒攤着分兒呢！誰沒有個根底，沒有個三拳兩腿的，敢在北京裏頭混！有你、有我，也說不定誰先嘗得着挨揍的滋味呢；四爺，你就上手吧——
「噠！外邊寬敞——」腳下的工夫，一個箭步，蹭地我就竄出了庶務室，「出來！」站在院子裏，我要等着這位獨眼龍爺，跟我遞遞招數。

他可是沒敢出來。連聲响屁，我也沒再聽着過他放得出來。

這時候，已經來了些伙友們，攔擋着，往後院裏勸我去歇會兒。我累了什末了！嘿，小孫那個禿腦門的小子也湊過來勸解我呢；我知道：他這不過是虛應故事，「黃鼠狼子給雞拜年」——他對我，壓根就沒按着好心：「你給我躲開！」我只那末輕輕地給他一指頭，他就得在那兒撫摸老半天胳膊窩兒，裂着牙給我做個不受用的樣子見眼。

隨後楊科長把我叫了過去。——人家楊科長向來對我的人緣好，就跟贛府上的老爺們對我一樣：非常透着和氣，知道苦人的辛苦；在咱們這個機關，還不是人家楊科長的好心、力量，才賞了我這幾年的飯吃！我都知道。我就是這末個性情，人家待我有好處，至死我也忘不了；可是誰跟我出壞招兒，我也能記他一輩子。我最愛楊科長那副圓隆的臉兒、清秀的兩撇鬚兒，文明、雅氣！眼貢二爺在世的時候一樣，他招人起敬。慢說他老人家還直勸慰

我，就是罵我幾句「以下犯上」，我也應該受着，受得心裏慰貼——楊科長跟我，就是這末有人緣！

「老頭，別發脾氣，好好地幹下去吧！誰也不會散了你……」樣子溫和，楊科長這幾句話也真受聽！

實在，先生，六十七了，我今年。從大清的王府到民國的機關，當了四十來年的差，大概都是一直把那個衙門侍候得關了門，再不就是我自己辭工，才退出來找別的機關幹；還從來沒叫人家給散過；起得早、幹活兒幹在別人的頭裏，不抱怨；先生、老爺們賞給我，我才拿着，却從來不跟人家借過一個蚌子兒；手背朝下伸出去——借錢，是沒出息的事。我，人窮志不窮，走直道兒，行正事兒，哪個機關不關門，他們都有我的窩窩頭吃，誰也不會欺負我、散了我，誰敢散了我？——就憑這末個光有耳朵、沒心、沒眼的庶務就散了我？哼，這也不是我儘說好聽的：這位獨眼龍爺的人緣在諸位先生們跟前，還實在沒有我這個聞騷臭味兒的老頭子的好呢——哪位先生不是都常埋怨着：他對於先生們所用的紙墨文具什末的，發給得苛苛索索呢！連他媽揩屁股的臭手紙都嫌先生們用得太多了呢！這樣兒苛索、那樣兒也苛索，瞧外表倒好像是一個挺會節省的好庶務，可是你猜怎末着？照樣兒沒在會計那兒領少

了公款，什末東西買得也沒少了，只是調派着小孫那條狗，勾通了那幾家鋪子的跑外的，裏邊、外邊，上頭、下頭，買呀發的，把個中的戲法兒那末一變，這就苦了大伙兒，飽了他自己了！不是，我不是給他在這兒掏壞——我對您給他掏壞，又有什末益呢？我這是四六來年，在這些衙門裏捉摸透了的一種實情！也別說，哪個公家的庶務以至於會計，日子常了，不會利用利用他那個差事，變變魔法兒找點兒外快！天下的烏鴉一齊黑，也怨不得咱們的這一位——可是說話也得留點兒嘴德；也不能沒有真正守本分、實心眼、好的！只是少得很，咱們沒見着過，是不是呢？先生！

把話說回來：這位獨眼龍也就沒能散我，誰都會知道，我沒錯了過：幹了四十來年子衙門的聽差的，我還從來沒遇上一位庶務能在那個機關裡幹得比我還長遠的，都是連換幾個庶務，也沒換走了我這個聽差。我這個聽差一月才拿幾個子兒？散了我，換上別人，不是還得讓別人領去這二十幾？而且老的聽差還能裏裏、外外什末事都幹得熟練呢，省得用一個新的來，還得分配這個、分配那個地囑咐；聽差不必準得上司的親人，可是庶務、會計的却總得上司的親近人才能靠得住！就說咱們這個機關吧，若不是前任馬局長調了職，把這位現任的牛局長換了來，又哪能換了新會計，跟這末一位獨眼龍的庶務？可是人家楊科長却沒跟

着局長換走——若照規矩，似乎換了新局長，也就該換新科長——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是？可是楊科長還是當他這個科長，這全是人家的人緣好、守本分、肯幹公事；三朝元老都是忠心保國的大臣！再說我呢，也沒動！有馬局長，我在這兒收拾廁所、有牛局長，我還是在這兒收拾廁所，甯說好聽的：就是再換幾回局長，我還能跟這兒收拾廁所呢，幹活兒守本分不是！可是只要再換一回局長，你這個獨眼龍就得請出！不信，咱們就瞧着——一朝天子一朝臣。嘿，這也難怪這種人每天都要苛苛索索地找外快了；他知道他還有幾天的幹頭呢？

既然沒有散了我，衝着楊科長的情面，我去給庶務賠了個禮兒：『四爺，您氣着了吧？全怨我；我，糊塗、沒知識，得罪了您！我給您泡壺茶喝吧……』沒什麼，說兩句好聽的，沒什麼，反正他沒敢揍我、散我。出門在外，能硬、能軟，才是條漢子呢，先生！

最近我才聽到一個信兒；怨不得小孫那小子總在庶務跟前掏我的壞呢！敢情我沒叫他在全局的聽差頭上稱得了『王道』只是原因的一半；還有一半，就是他想抓蠅兒把我參出局去，好求庶務答應把他的爸爸換來收拾廁所！嘿，一月掙不了多少，成天跟着男、女先生們的屁股轉彎子——幹這種騷臭的營生，也會有人想拆我的台呢！他媽的你這孫子，若是我有了兒子也許比你的爸爸還大呢；你爸爸算老幾？敢來頂替我！你瞧你參了我這幾道黑本，可會把

你大太爺的汗毛參倒一根呀？沒有！庶務沒能散我——也真靈——小孫這孫子也就再沒敢氣我；直趕着管我叫『老人家』，還加了殷勤的勁兒呢！突然跟我透着親近了，倒真像要安心來，給我作一個孝敬的孫孫！

三

其實呢，先生！六十七了，我。在機關裏當了四十來年的差，也當够了，該回鄉下去養養老了——我雖然沒有老伴兒、沒有兒孫，可是鄉下，我還有幾畝田地可以守着，這是我那獨已經去世十多年的兄弟跟兄弟媳婦，留下來的一點兒產業，我應該好好兒給他們守着。照我的主意，早就下鄉了；我管他鄉下亂不亂呢，我的身子還結實，絕不怕鄉下的土匪來搗亂！可是這末一天挨過一天，我還是不肯走的，並不是貪圖這兒的，忙活到一個月才換來的二十幾元錢；實在因為城裏還有我的一塊心病！——那就是我的姪女兒，不叫我走！『老人家，您這末大歲數了，不能下鄉去！鄉裏亂，又沒有您在城裏離着我們近，叫我們時常可以看望您，好放心。老人家可別離開我們！等着吧，等您姑爺混好了，咱們終有回鄉下置辦房產的那一天，讓您享點兒清福！現在，您還得在城裏，照料照料我們大大小小的！』她公

母倆兒誠心誠意地這末把我一留，我就又不忍得離開城裡了！您說我怎末就好忍心離開我的姪女兒——這塊心病！姑娘是我兄弟公母倆兒的獨生女兒，十二歲上就沒了爸爸、媽媽；够可憐的了！孤單單地，在我這個孤老頭子手下長大的，只有我痛她；她直是我親生的女兒！二十一歲出的嫁，姑爺才念了幾天書，也是個貧寒人家——窮人的女兒還能攤着富家的婆家？那除非是賣給人家當丫頭！因為我總在城裏，小公母倆兒也來了，在城裏混了也是七、八年了，眼下已經有了三個孩子，姑爺奔波得也就是剛够嚼穀——姑爺拉洋車，車是賃的，在前三、四年，車份兒一天才四吊——合不上一毛；一毛四吊六。可是現在竟漲到了七八毛一天！房錢、雜合麵，什末東西都貴了起來，姑爺每天從早到晚，牲口似的跑遍了北涼城，來養家帶口，也真難爲他！可是近來市面上又出了一些什末三輪洋車搶生意，簡直是上天有心跟拉洋車的窮開心！我只有這末一個姪女兒，也算我的塊骨肉；想起兄弟公母倆兒過去得太早，我就得一心一意地愛護我這塊沒有爸爸、沒有媽的骨肉！老人們都是爲了兒女才活得有滋味，一點兒也不錯；世上若沒我這塊心病，我才不痛惜這條老命呢，何況這兒的一月才二十幾元的工錢！我一禮拜去瞧他們一回，抱抱這個外孫兒、逗逗那個外孫女兒，也怪有個趣兒！可以說，我就是爲他們這些小人兒才奔波下去，才不離開城裏，什末事情我都是聽從姑

娘的：他們不叫我下鄉，我就只好還在城裡混——也別說，幾天不見這塊心病，我還是真的想得慌呢！先生。我老頭子六十七歲了，也沒有奔波得騰達起來，倒不算什末，最難心的是這樣就困苦了我這個孤單的姑娘——吃苦的女兒，吃苦的姑爺……

慫慫這天有多熱！熱得「知了」足這末叫。什末氣力也不出，靜歇在那兒，還出汗呢；可是我吃苦的姑爺還得牲口似的拉着車子跑——爲了養家，有什末法子！還好，也終算快跑過去了這個熱天，待不了多少日子，也就會涼爽了，那時候拉座兒還舒適點兒。快，立了秋，過了三伏，也就自會涼快了——中國的節氣，正着呢！今天可是真叫熱；正在中伏不是？慫慫熱得那一腦門子汗，先生！我給慫去沏壺龍井，慢慢喝着，消消暑吧！——要不要我去到攤兒上，端碗王麻子的酸梅湯來？——嘿，我又跟慫這末聊了半天，慫不忙吧？先生！也是的，機關裏也就是這末一回事兒，整天、半天，全是這末馬馬虎虎：來了，也沒什末幹的；沒什末幹的不是？也得來簽到、看報、聊天兒。——六十七歲了，我，當了四十幾年的衙門聽差，知道這些細情——就說現在先生們來值這個下午的班，哪位不是在沙發上睡他半天覺？沒事兒末，壓根兒——噯，我攪了慫的瞞覺了，快歇會兒吧，先生。天太熱，我就給慫沏茶去。晚上我還想去躡四牌樓，瞧瞧姪女兒去——心病！那是。

安分

一

不知道從哪一年起，景二爺寫字的時候，總斷不了這末種習慣，不管字的體積大、小，筆畫多、少，數目多、少，要得完成，喉嚨間總得哼哼着，起頭一筆，到最後一筆，起第一個字，到最末一個字，耗多大工夫，喉嚨間就得哼哼多大工夫。就是連蘸筆的時候，也是。好像不這末哼哼着，就寫不出字來；或者勉強寫得出來，也不能顯出來字的價值跟「寫家」的工夫來。假如藝術家都得有一種風度，景二爺的風度，就是這末哼哼，就像誰在踩着貓的氣管。哼哼的音波很沈着，誰若是經過窗外，聽着了，甯拙臉兒往玻璃窗裏瞧，就知道這是景二爺在開寫呢！哼哼得很悠長，老半天才換一口氣；武守本頭一次來侍候景二爺開始書法的那一天，居然會嚇了一跳：以為景二爺是突然讓一口痰給憋着了呢！

「二爺——二爺！您歇會兒……」給景二爺對面按着對聯的那隻手，都哆嗦了起來。

「嚷什麼！你？」景二爺着實不高興一陣子，並且也嚇了一跳。若不是手下有工夫，筆尖往回提得趕勁兒，也許就會在對子上——跟着那個楞小子的手的哆嗦當兒裏，把正寫着的那個「十」字錯寫了「七」字——可就成了「開囓」[七]里香啦！那三里是達不到，還是臭了？

到後來，侍候景二爺常了，武守本才知道這位爺寫字的時候，原來是有着這末一種「風度」的。

武守本只是個會知道給景二爺斟茶、點煙、研墨、鋪紙，以至於在文書室裏掃地、擲桌墊兒的聽差，並不會領略得景二爺的這種「藝術的風度」，於是每逢這位「寫家」在桌案上提筆唿唿的時候，他就往往要歪着脖子頑皮地伸伸舌頭；趕上跟前有個適當的對象，還要擠擠眼睛，做個鬼臉兒呢！

景二爺的書法之所以成爲景二爺的書法，是每一個字可以在右肩膀往下拐彎的部份，都要把它先捩折了，再拐下去——讓右肩膀透着明顯的一綫空白——絕不問這是不是前無古人的先例，而極力希望着把這種特徵歸屬於個人的風格，「這是景體，別成一家！」誰若是挑出他這種自許的書道，就不愧是景二爺的知己；「有您的眼力！二十幾年了，我終算沒有白

錢！」景二爺會鄭重地敬你一支，一毛錢一支的雪茄。

是不是爲了「景體」的前途呢？景二爺反正心裏有數兒。可是在「聯絡感情」的原則下，由科長、科員、辦事員、書記，以至於聽差如武守本者的名下，景二爺都曾寫有中堂、對子的送了過去；親戚、朋友家的牆上也都短不了「景體」，大概可以想像得出。常常趁着被哪個同事邀在家裏吃個便飯、打個小牌兒的機會，指點着這一家牆上的「景體」，做做跟大夥兒們應酬幾句的話題：

「您瞧：我這副對子，還可以掛得過吧？」——前天，牛科長還讓我給他寫幅中堂——哦！您四位正好打一桌，解解悶兒。我這可得失陪了——才想起來：牛科長這幅中堂，到今天還沒有動手呢！得回去，把它趕出來。還有：東方書法展覽會，就這幾天要在公園開幕了，人家跟我要的字，也得忙着寫出來不是！新近我想得了一副對兒，上聯是「松風澗水天然調」，怎末樣？您再聽下聯。下聯——下聯現在還沒有擬好，這得費一陣子工夫推敲；若不推敲好了，對上去，不工穩，就寫出來，咱們不失這份兒身分！今年春天那次書法展覽會，我，三副對子都是自己擬的詞兒，筆單跟吳大帥的一樣：每副八塊！八塊，跟吳大帥的一樣！這一次——哦，別盡耗工夫了，您快掉風打座吧，我得回去寫出牛科長的那幅中堂！忙？嚇嚇，

可也不能說不忙——敢情現在交了冬，還比較着跟幾個月以前，閒在得多呢！若在夏天，哪一年都是，還有工夫來跟哥兒們這末聊天兒？哪有這個造化！哪天不得淌着汗珠子，光着脊梁趕出十幾把扇面兒！現在——哦，又聊個沒完了！明兒見，諸位！祝你們儘和滿貫，誰也別「相公」！嚇嚇，牛科長的中堂、展覽會的對子，沒辦法！一副對子八塊錢，跟吳大帥的一樣！我先跟您告假……」這末着，一直嘟噥到大門口兒，怎末種情緒，景二爺心裏有譜兒。

斟茶、點煙、泡筆、研墨，身邊、桌前地侍候常了，對於景二爺這位「寫家」的作品，武守本也漸漸地成了一個崇拜者，假如景二爺的書法是還有着其他的崇拜者。小伙子非常巴望着景二爺能多賞下來幾副對子——不是愛瞧那筆字，而是希罕那筆價錢；景二爺說過的，自己的一副對子價值八元錢，跟吳大帥的一樣的話兒，也不知在什末時候叫他聽了去。一副對子就是八元，够武守本十天的工錢！拿給當舖，總比自己那件破夾襖值得多，破夾襖去年才當一元五，今年當舖竟不收了！趕明兒個——他摸着兜兒裏那幾張毛票——再輪了，就不怕沒地間兒抓錢來翻本兒！小伙子時時刻刻惦记着：景二爺那次賞下來的——那次因為把原是寫給叫做「宗」什末的某先生的上款落錯成了「守」，改過來難看，留着它沒用，撕掉了又怪可惜的，正好武守本又在跟前侍候得挺周到，心裏一樂，就順嘴賞下來的那副對子，他算有

了底。自然，假如景二爺肯再賞一副，他真比一下子揭着個「小皇上」還樂；又是八元！武守本可是並不怎末希罕景二爺的中堂什末的；因為他沒聽着過景二爺說出中堂什末的價錢。

背點兒的牌九，倒是接連着揭了幾場，幾張毛票也早就輸給了那些「孫子」，還欠了「一屁股」的帳，可是武守本始終還沒有把景二爺的對子拿給當舖。別聽景二爺常常說他是個楞小子，而在這一點，他還相當的穩健，想像得很週密：景二爺的交往廣繁，不能沒有當舖的朋友，不能不給當舖的朋友寫寫對聯兒；人家都加入了展覽會，精明得像當舖的朋友還有不認得景二爺的字的？——不認貨，又哪能一副對子出八元？——這若是讓當舖的主兒一問：「你這副對子，是景二爺寫給你的末？」自己不能不承認：「好，就給你寫八元」，八元錢是拿到手了，可是日後當舖的朋友若是跟景二爺照了面兒，說起有個小伙子去當過他的對子——還落着守本先生的上款，那自己該有多末對不住景二爺！「你這楞小子是窮極了！」挨這末兩句罵還不要之緊，可是讓自己這張臉往哪兒擱！人家挺體面的老爺慈心慈意地賞你一副對子，你竟不能好好兒收着，竟給當了；若是爲飢爲寒還可以原諒你，可是你說良心話：不是爲了賭錢末？歹末辜負景二爺的意思！往後，人家還怎末提拔你這份兒沒出息！人要臉，樹要皮，武守本左思右想，也不敢鼓起冒這個險的勇氣，對不住景二爺。退一步，就是不要臉了，不

怕景二爺罵，小伙子還真捨不得呢！身邊一下子就能當得八元錢的——他絕不懷疑地認爲能當八元錢——除了景二爺的這副對子，還有什末呢？你這小子怎末這末守不住財！你等着，好好兒地侍候着景二爺，把老人家侍候得樂了，再賞你一兩的時候——有一副留着，再當這一副，也顯得你有點兒骨頭！就這末着不留體己，有點兒值錢的就送出去、有點兒值錢的就送出去，得窮一輩子！跟自己下了嚴重的警告，武守本到底沒捨得孤注一擲。

有了一種希望、盤算，小伙子侍候景二爺，就開始了特別的殷勤——有的時候，侍候景二爺給人家寫對聯，他還實在下意識地巴望過二爺一下子再落錯了一次上款，好順手一改，改成「守本」，賞給自己——斟茶、點煙、研墨、僱車，幹什末都比別人透着麻利地，趕在前頭。假如他本人是條狗，景二爺的招呼跟眼風就都是牽着這條狗的繩子。

自然，景二爺不是因爲到底也沒賞給他第二副對子，才接續着提筆開寫。寫家的生活自然是建築在寫上；雖然實際的生計是靠了這個文書的位置，可是在精神方面，「寫家」的風度已經喧賓奪了主。好在機關裏的公事，三天打魚，五天晾網，也不過是那末回事兒，十分之八九的工夫都可以給這位「寫家」做「景體」的發揚光大。於是山自己本身起，到親友、同事，跟親友、同事的親友之間，對外應酬着婚、喪、喜、慶的帳心、對聯、中堂、匾額，等等可

以開寫的，不管是命令、請求，景二爺都是來者不拒，統統處以「景體」，而且小大由之。這且不提，來者給預備下紙張的，更好；沒帶來，景二爺還置有存貨，可以先給他們墊備上。在這一點，就很有些位都認爲景二爺的人緣好——一誇，就免了補紙。——「好一位老好子」的頌讚到了耳際，景二爺就怎末也忍不住：不擲着管筆樂得「嚇嚇」出聲兒來。

寫、寫、寫，景二爺在衙門裏是這樣；在家裏，也是這樣：寫、寫、寫。寫得心滿意足，「景體」的天下，在熱熾的平凡裏，確是這末太平了十幾年子。

可是「天下大勢」，假如往往會「合久必分」，就勿怪景二爺居然也在向來得意於「老好子」的頌讚聲裏，感覺着不公平的煩惱了——這是由於景小姐有了出嫁消息的反應。

景二爺的心理着實不是味兒，爲他人做嫁衣裳地，忙活了這末些年，竟換不出一點兒人心來！沒想到，世態的炎涼，竟至如此！人家有紅事，聘姑娘、娶媳婦、孩子滿月，景的沒把人情落在後頭；隨份兒、道喜，還搭上工夫、筆墨的給寫喜對兒、寫喜柬；人家有白事，死人、辦冥壽，景的沒把人情落在後頭；隨份兒、弔祭、跟着忙活，還搭上工夫、筆墨的給寫帳心、輓聯；人家作壽、開買賣、買房子、搬家，以至於攤着官司，景的沒把人情落在後頭；隨份兒，用嘴、用腿的過節兒，都盡得面面周到，還搭上工夫、筆墨的，或是對

子、或是帳子，一切得寫的，都給人家寫了；上自局長，下到辦事員，誰家的人情讓姓景的馬虎過了？甚至於書記、聽差，姓景的也沒少給他們寫過；哪一年愛貼春聯，「福」字的，不都是有求必應着！從來沒分過他們的身份、地位。姓景的對誰，都對得住，都沒負心，寧肯自己多搭上點，不算什末，不落個「苛索」，沒人緣兒。可是，別人對姓景的呢？現在要辦件事，就都不聞不問了！裝聾作啞，竟沒有一個出來給張羅張羅，盡點兒人情的！世態的炎涼竟至如此！姓景的雖然不是「竹」字頭兒、「草」字頭兒的局長、主任、科長、科員，而只是個委任職的身分，可是那些「竹」字頭兒、「草」字頭兒的，也都受過姓景的人情啊！若說行人情只興山下往上行，那末姓景的這個委任職以下，也有的是雇員階級的呀，他們怎末就可以不由下往上行呢？還有，委任職的也不只是姓景的一個，怎末別的位有了事，就可以受到上上下下的人情，而輪到姓景的這一份兒，就換不過一點兒來呢？姓景的倒還是個遇着事情肯吃虧的人，不願意計較什末功名利祿；可是，唯有這檔子事，却不能不叫真兒！若不，只丟自己的面子，沒什末，而對不住女兒，確是怎末也過不來心的事！姓景的只有這末一個女兒，給她辦終身大事，竟不能收些衙門裏的人情份兒，顯顯總算在衙門裏做事的，爸爸的體面，讓孩子領略領略「官門小姐」的榮耀，實在是個委屈！——也讓慶家那邊瞧着不帶勁兒！「爸

爸，冤枉給人家張羅紅白事情半輩子了，瞧瞧您辦自己女兒的喜事，誰來給您張羅！」女兒若是這末指着怨到臉上，可好答對個什末呢？鄭重地喘了口粗氣，景二爺委委屈屈地搖了搖頭。

可是並不能因爲他委委屈屈地嘆息，就可以轉換當前的「世態炎涼」。景小姐的喜訊，老早早就被這位作爸爸的給宣揚在衙門裏了，若說同人還不知道，簡直是沒有影兒的事！現下只等着收人情，而始終竟沒有反應！景二爺恨不得親自到每一位指着名兒要，可是人情哪有這末王道收受的！景二爺得要這份兒臉。正因爲得要這份兒臉，所以在人家沒有送過喜份兒來的時候，景二爺才不肯發請柬。請柬倒是早就印得，儘等着添寫人家的姓名了；也知道先下手的爲強，可是老着臉皮去「撒網」。景二爺又總覺得這是收取人情的下策，沒有面子。先給口風，後接喜份兒，再發請柬邀您吃喜兒，這才是人情往來的上策，並且也顧及到沒肉的小魚兒們的困難了：比如那些薪水太少的書記們本來無力隨人情，就不必勉強他們；可是先撒網，就又不能顧到小魚兒們的勉強了——也得給人家留體面；你知道人家出不起份子呀？而這一留體面，就是勉強了那些小魚兒！景二爺確是領略過人間這種虛偽的苦楚，才往多方鉤想，而取這種「上策」。正因爲他取這種「上策」——也許是他的「口風」透得過於早

了，而容易遭人馬虎過去，才使事實跟理想滿擰。事實是：遭到了撒網，確是討厭；沒接到請柬，大可以漏過去；僅僅是個委任的小吏，局長、科長之流根本就沒往心裏去。階級相等的萬一不幸得破點兒財，也犯不上由自己這兒出頭，而人人同此心理。書記之類的雇員更不敢得罪這份子人了：人家當長官的、作科員的都不張羅，你去拍個委任的哪份兒馬屁，還不趁着機會逃！這末着，一來二去，可就坑了景二爺！人情冷暖，竟至如此，景二爺頓感到非常的氣憤，不公平！他沈沈的一拳捶在桌角兒上，已經下了決心：要革革這種冷落人情的命，好像是。

「砰」的一聲，竟然嚇了武守本一跳：正四平八穩地端着送上來的一杯茶就隨着他神經的驚慌，撒了一地，還好：杯子只栽了半個跟頭，就在盤子裏站穩了。

「二爺！」瞧見景二爺再沒什麼發作，正如把握了茶杯沒失手，他消了脊梁上的汗液：「墨都快乾了，那副對子您還得等會兒再寫，是這就寫？」

「寫？」景二爺突然瞪圓了眼睛，透着一種讓武守本不明白這是起哪兒來的奇怪的光，像一對黑色的小電燈泡裏燃着了邪火兒：「十幾年子，我儘給人家寫了！這會子，我不寫了！」這會子的感情，好像即使犧牲十幾年子的「景體」，也在所不惜。

武守本沒敢接矮兒，眼睛瞧着脚尖，退下去。鄭重地搖了搖腦袋：二爺這幾天的脾氣不知怎末會這末大，見了哪位先生都好像耍吵一場才痛快。外邊送來兩、三副對聯，都不跟早似的：哪天都給人寫了！剛才倒是動了動那副孫主任拿來的，可是給他研得了墨，仍舊不寫！老好像有一肚子的火氣。這，這——甭說了，武守本所希望的能得景二爺再賞一副對子——八元錢——簡直得作夢！

一一

自然，景二爺的不平氣火是對衙門裏那些「裝孫子」的不人情而起，那末回到家裏，就不妨忠告自己：這種火氣勿須發作在太太、子女的跟前；跟家裏人發作感到世態炎涼的火氣，正是暴露自己沒本事，打自己的嘴巴，讓家裏人也替自己難堪。一時見不着那些不人情的東西，正好休養休養在衙門裏越想越氣的精神——若不，總這末暗氣下去，真的氣傷了自己，可不是玩兒的！那般東西的不人情仍舊是不人情；何必跟自己過不去呢！衙門以外，事實又不是就再沒有朋友來送人情。正是女兒的喜日子沒有幾天了，應該歡歡喜喜的一家團聚團聚

• 景二爺絕對把一切的委屈壓在肚子裏，不在快要出嫁了的女兒跟前透出一點兒來。這末着，

見了女兒、見了兒子、見了太太，以至於見了老媽子，就統統認真地透着喜歡。

「瞧你這個輕俏勁兒！樂得嘴唇都閉不上。好像稱心的事都給了你一人兒了！」景二奶奶這確不是在輕慢着二爺；把姑娘扶養得眼瞧着就告了段落，原是一功，這一程子在裏外地忙活着籌備喜事，勞累得什末似的，也是高興。正因為高興已極，才敢着「打是親，罵是愛」的神情，遣及遣及二爺。

「這話說的！姑娘有了主兒，太太稱了心，我這作老爺的是怎得不喜，哪些兒不樂哇！」話都有些上韻了，景二爺很會順水推舟。

「明年這時候，就是抱得外孫的老頭子了，別硬充年青人，來跟我唱對兒戲！」二奶奶起床上拿起一個大紙包，滿面紅光的擦起了門帘：「我可不理你；給姑娘送這幾件衣料瞧瞧去。」瞧着太太消失在門帘落處，景二爺笑迷着眼睛嘆了口長氣。躊躇了那末一會兒，到底又想起了「景體」的前程，挽挽袖口，在桌面上研起墨來。

門帘外邊，景二奶奶正碰到了青青；老頭兒似地彎着身子，提着褲腰，蹶着光屁股，以羅圈腿的姿式邁了進來。嘴唇裂呀裂的，跟覺得身上哪點兒痛似的直招呼着：

「怎末辦？怎末辦？」

「怎末的了？我的孩子！」景二奶奶發了楞！驀然驚疑的眼光凝注在寶寶的，蘋果紅的臉蛋兒上。

「還不是那個老毛病！」周媽慌慌張張地起院子裏趕了進來，接上了燈兒。她三著一捲豆兒紙，一臉氣憤地埋怨着：「太太！我可侍候不了二少爺；總這末着，拉完了尿，不愛揩屁股！……」

「外邊冷！」青青說明了理由。

「冷也礙不了揩屁股呀！我個老婆子，起後院子跟着你跑到前院、跑到上房，哪回不是把我累得喘一陣子！眼又花，可又得擔心你個屎屁股弄髒了褲子，還得算我沒眼事！這若是聽話、乖乖地先讓我揩了，有多省心！太太總是那末由着你了；這個、那個，什末零嘴兒都儘着性子吃，不知飢飽，沒有個節制，吃得肚皮鼓鼓囊囊地硬，可就是到了拉尿的時候，沒了章程！嚙牙裂嘴，大半天大半天地蹲，也蹲不出一點兒來！隆冬屬九，這末耗在院子裏，怎末能不冷，真是嘴饞嚙受苦！整得臉紅到脖子，就儘只那末哼哼！……」

「結了結了，我一個人的老奶奶，都怨我娘兒們不好，你就別說了！」景二奶奶截斷了那個「發表聲明」，心痛着孩子挨了凍：「快給他揩揩屁股——青青，來！到屋裏，讓媽給你暖

和暖和——你瞧臉都凍紅了；多冷的天！」

青青跟着媽媽進到屋裏，正聽到了彷彿是個貓在掙扎着叫誰踩了脖子聲：

「爸爸又在這兒哼哼上了！」二奶奶這可不是諷刺；身前是寶寶，眼前是老伴兒，正是微妙地感到了環境的稱心。

「爸爸畫字，」——青青總是管寫叫畫；譬如說姐姐會畫小媳婦兒、哥哥會畫彎彎字、自己會畫小王八、爸爸會畫字——「哼哼！青青拉屎，哼哼！」

「嚇嚇，這孩子！」景二爺擱下了筆，挺高興他這個才四歲的老兒子會一天比一天地富於話題了；「怎末會把爸爸寫字跟你拉屎攪在一起了！」

「足見你的字一文不值！」二奶奶興奮地跟了一板兒。

「一文不值？」一副對子就是八元呢！跟吳大帥的一樣價碼兒——景二爺心裏的話。

「連孩子都瞧不上你這份兒哼哼！」

「媽也哼哼！」青青可又想了起來……

「媽也會哼哼？」爸爸起了好奇心。

「媽跟爸爸睡一個被窩兒，哼哼！」

「胡說！」景二奶奶頓然臉紅到脖子。

「嚇嚇嚇嚇！」景二爺可是像得了什末便宜地，瞧着太太樂了起來。

「都是你——」二奶奶以「徐娘」的風姿瞅了那個一眼：「老不正經——也不知道是哪一回——把孩子驚醒了瞧在眼裏！」

「也可以說是：同時他還聽着了！」景二爺給她一個補充：「誰叫你偏那末愛出聲——如狼似虎的！」

「是媽；不是虎！」青青可是弄擰了，也就給了爸爸個修正。青青可怕虎；虎會吃人哪！

——周媽講的故事。

「你還怕孩子不懂得什末是怎末着！」二奶奶十分羞裏，透着一、二分的怒，跟「老不正經的」起着抗議。「誰還理你這地骨頭！」——走！青青，跟媽到姐姐屋裏去！」

瞧着她娘兒們消失在門帘落處，景二爺笑迷着眼睛，又是一陣樂。樂着、樂着，可是又嘆了口長氣。躊躇了那末一會兒，到底又提起筆，接續着哼吟了起來。

門帘外邊，周媽提着壺開水——正走近門邊，就聽着了二奶奶在埋怨「老不正經」——不由得把舌頭伸了出來；可是舌頭還沒有縮進去，二奶奶就突然領着二少爺鑽出門帘，瞧見這

副怪現象了——差一點兒就撞着了周媽手裏的開壺！這回是十分怒裏透着一、二分羞地瞪了她一眼，拖着孩子就奔了東屋，風似的。

幾天來，瞧着姑娘屋裏臨時添進的那些紅呀綠呀的衣料、手飾匣子什末的，景二奶奶就樂得閉不上嘴唇。青青可是滿不遂心！紅呀綠的布，媽媽都說是給姐姐的；爲什末不給青青做衣裳！紅呀綠的匣子，也都說是給姐姐的；爲什末不給青青裝花生米、擺電車玩！姐姐要『結婚』了，什末叫『結婚』呢？要結婚才給那末些紅呀綠的布、紅呀綠的匣兒，那，青青也得『結婚』！費了挺大挺大的事，青青才算知道了姐姐要『結婚』就是姐姐要走了。可是青青捨不得姐姐走！青青要姐姐別走，給青青畫好些好些小媳婦兒！青青愛姐姐畫的小媳婦兒，正如愛自己畫的小王八！青青可不愛爸爸畫字——老哼哼，正如不愛哥哥畫鸞字；鸞字沒有小媳婦兒那樣的有眼睛、有嘴！因而哥哥總不來家，總留在學校裏，青青想他的時候就很少。青青可是想着把姐姐總留在家裏，畫小媳婦兒、唱歌兒聽，姐姐又頂會唱『咱們倆是一條心』！姐姐若總留在家裏，她要結婚就結婚吧！可是要走，青青就不興她結婚！姐姐結婚是得出去找個男人？可是家裏也有男人呀——青青就是！姐姐跟青青結婚好了！姐姐得找個大男人，青青太小？那末叫爸爸跟姐姐結婚好了，爸爸是個大男人！姐姐可不興跟哥哥那個

大男人結婚——哥哥總在學校，不留在家裏。不管怎末着吧，青青可是不願意姐姐走！總得把那些紅呀綠的布跟匣子統統留給青青！假如外邊那個大男人非得叫姐姐離開青青不可。

姐姐可是好像實在不願意離開家似的：幾天來——一天比一天趕得喜日子近了，她就一天比一天難過得厲害。女人難過到最大的表現往往只有哭。於是姐姐就總會淌眼淚，一聲不出地常淌眼淚，這使作媽媽的非常焦心。

對於姑娘這幾天來總這末苦臉悲悲的，景二奶奶猜到了兩個原因：是嫌婆家有什末不稱心的？或者是捨不得離開娘家？可是，馬上她又把這兩種猜疑推翻了：當初訂親的時節，姑爺本身以及家境，都是姑娘知道，並且都稱心地答應過；雖然這親事是由媒人來提起，可是姑娘也跟姑爺作過一程子的朋友，媽媽跟爸爸都沒給過她什末專制，也算自由了她！若說是姑娘捨不得離開娘家的人，才這末接近喜日子要哭哭淒淒的，景二奶奶也不能相信；什末年頭了？姑娘還有像早先年的那末儂的？——不盼着早些跟着姑爺，而留連着爹娘？何況人家又是交過朋友的自過山！就連早先年，兩頭的新人兒壓根都不認識過，以至從沒見面的，臨到喜日子，還有的姑娘心滿意足，歡天喜地的呢；就像當初——景二奶奶聯想到當初，臨到自己的喜期時候的心情……頓然覺到了臉熱。

可是瞧着姑娘還是這末「神不守舍」的愁難樣兒，景二奶奶的焦心，終得焦心！

「孩子！你說吧：」這末着，勸慰過姑娘有幾回了：「還有什末難心的事末？你！跟媽媽說出來，媽準給你想辦法。媽是你的知己，你也可別負了媽的心，把媽當做外人！都是住在北京，嫁過去，媽會常去瞧你，你也可以時常來家，瞧瞧爸爸、媽跟兄弟們。哪一個姑娘，早晚都得出嫁的，用不着太留連娘家——這話也並不是你捨不得娘家，娘家就捨得你；可是天經地義，不能不這末辦。姑爺，也跟你交過朋友，大學畢業生，現在正當着差，家裏也富足，人口又不算多；只有老家的公母倆兒。他們既然痛兒子，還能苦待了你末！孩子，你還有什末難心的事，至於總這末不高興！快作新人了，要開通些，別這末愁眉苦臉的，讓媽媽又糊塗、又難過……」說着、說着，景二奶奶的鼻尖就酸了上來！

「沒有什末，媽。」景小姐可是實在後悔：自己的難過居然叫媽媽給瞧出了破綻。

她這幾天實在擔着一種心事：恐懼、悲哀，怎末想，也想不出個辦法來補救。只有不安地讓時間把這種恐懼、悲哀的心事進展下去。想像着終有一天，會進展到家裏有一個悲劇爆發，而是爸爸、媽媽所經受不起的……那時候，那可怎末好！……她沒有辦法，就只有本能地淌眼淚。爲了叫老人家安適一時是一時，她願意把眼淚淌在暗處；可是那不得人心的眼圈

兒，竟會紅腫了起來，讓媽媽發見了！她還得極力撒謊，把擔心的事隱密一會兒是一會兒。她知道得自然很清楚：所以擔起這種悲哀、恐懼的心事，完全是爲了大兄弟幾天，從逃亡途上寄來的那封信……極秘密地把它收藏起來，她不敢給任何人——親近得如爸爸、媽媽，以至於即成已婚的未婚夫，也都不敢給他們瞧。強忍着最大的不安，把他們蒙在自己的情緒以外；縱使時光果然在殘忍地進展，她也奈何它不得了。

時光進展到景小姐結婚的前一天，古城的冰天上剛剛透出點兒魚肚白色來。景宅的人都在睡得正濃；就連想像到從明天開始，十幾年來的處女生活要「剝期」地改變爲新的體質跟方式的恐怖、羞慚，跟大兄弟的事沒辦法纏繞在一起的景小姐，也輾轉反側地想像得乏了，而沉入死樣的夢裏。景二爺的鼾聲，呼嚕呼嚕的，更透著認真，壓過了西直門外，夜行列車的進行奏。

可是，他到底怪不得勁兒地，驚醒了睡眼的朦朧——
「起來！」一條以上的粗嗓子這末在喊。

景二爺楞怔怔地爬了起來，二奶奶也楞怔怔地睜開眼睛。

關過的電燈已經大放光明：床前居然站定了四條漢子！年紀都在三十來上下，兩個是全

付武裝，那兩個雖然是便衣，手裏也都照樣兒拿着硬傢伙！哪一個都是魁偉、嚴厲得像總帥，眼珠子警銳地往四下裏轉動，似乎天、地、人間，哪一個窟窿，它們都得打量個透澈。

「噉？」景二爺的臉兒白了——同時：

「噉！」景二奶奶跟他夫唱婦隨地全身哆嗦了起來；二奶奶的上牙碰下牙，更碰出了聲兒來。

「別害怕！」那個麻臉兒的便衣者下了命令——除了一臉的「官事」，絕沒任何表情：「問你什末，可得實話實說！」

「是，是。」景二爺這回得跟身子的哆嗦較勁兒：打算壯起胆子來，不怕！凶神既然當前，怕，她還能餓了你是怎末着？「我說實在的，老爺！現在正趕上給姑娘辦理喜事，家裏的現款沒有多少了……」

「銀行裏可也沒有存項呀——我們從來不跟銀行打交待！」二奶奶忙著給二爺找補了點兒口供。當着這種生死關頭，她也得聯合老伴兒，掙扎掙扎了；心裏直埋怨二爺：乾脆說沒錢不結了？幹什末還分「家裏」、家外的！

「可是箱子裏還有幾件羊皮、緞子的舊衣裳。二爺好像又很怕來者們因為這禮地感到了

失望，而有別的發作。

「我可沒有什末首飾！」二奶奶非常關心放在抽匣裏，自己的兩個鑰子，生怕老伴兒說溜了嘴。

「箱子、櫥櫃跟抽屜的鑰匙都在我這枕頭底下。」

「沒什末值錢的東西呀！行行方便吧，老爺們！」緊急關頭，二奶奶又實在捨不得損失。眼裏這就掉下了淚來。

「我是一個小職員，三爺也紅了眼圈兒：『在文化局裏當文書，一月才拿到八十塊，養着五、六口的家。』」

突然那個嘴角上長着黑痣的便衣者，「哧」地笑了出來：「哪兒這末些廢話呢！」黑痣動呀動的，一說話。

「別攔他！」麻臉兒接了過去，最大的氣憤裏透着沈默：「瞧瞧還有完沒有！」

「睜開你的眼睛！——」黑痣的對着景二爺把自己的肩卸解了開，顯出一個標識來：「知道我們是幹什末的了末？」

「再若胡說八道下去，你可就得挨揍了！後邊的武裝者補充着說明他們的身份。」

景二爺這才明白是自己弄錯了；敢情那兩個武裝的是正派人物！正派人物哪有幫忙歹人行搶的？他罵了聲自己的誤會太混蛋。可是仍然得吃驚：敢情人家這是來辦歹人的，而姓景的安分守己，並沒招誰惹誰，作過傷天害理、姦淫擄掠的事呀！「是，是。」驚恐裏邊，又感到非常糊塗。

「我們可沒犯法呀！」二奶奶也從武裝的身上瞧出了來者的地位。

突然外間屋響起了動亂的脚步聲——進來的又是兩個雄赳赳的，分別押獲了景小姐跟周媽。景小姐跟周媽，也都是驚嚇得白了的臉色，透着朦朧的睡眼，似乎在東倒西歪地站不穩。

「沒有——」進來的一位在報告。

「都檢查過了？」反問的是那個麻臉兒。

「前、後院子、哪間屋子，跟茅房，都沒有。」

「這是誰？」——「另一個突然有了新的發見：掀開了景二奶奶身邊的被窩兒——可是彷彿又承認了是個失望——」

「青青。」二奶奶生怕嚇着孩子：「我們老二。」

青青一聲不置，他却在那兒睡得挺熟。

「他的哥哥？」

「念書呢。在大華大學——住校。」

「胡說！」

「真的。」景二爺實在沒敢胡說。

「學校裏已經尋不着他——」

「不在學校裏了？」三奶奶又是一驚，她着急孩子的失蹤：「到哪兒去了呢？這孩子！」反要跟來者打聽打聽呢，神情。

「你們不能不知道吧？他不會沒回來過。到底是上哪兒了？要實話實說！」

「他犯了什末事末？」景二爺這份心可就擔得大了。

「只問你：現在他在哪兒！把他交出來，就沒你們的瓜連。」

「他也沒有什末大不了的事；只要跟他對面談幾句話，也就沒他的關係了。」另一個便衣者補充着：「這個，你們可以放心。」

「跟他一個年青的孩子有什末可談的呢？老爺！」景二爺實在弄不清：「他實在住校，有些日子沒家來了。若是真走了，家裏可實在不知道他上了哪兒！」

「真的！」二奶奶也皺起了納悶兒的眉頭：「犯了什末事呢？跑到哪兒去了？——隆冬屬九的，身上又沒有厚實的衣裳；手裏也沒有錢呀！重陽那天才跟我要了十塊錢去，這些日子還不早花光了！真是孩兒做事，娘不知！」挽了什末漏子呢？——素蘭，你知道大兄弟到哪兒去了末？他給過你信沒有？」說着、說着，就哭出了聲兒來。

叫做素蘭的景小姐堅絕地搖了搖腦袋。可是她心裏明白：擔了好些日子的恐懼的心事，終於在眼前爆發了。這是個悲劇！主角兒攤到爸爸跟媽的身上。瞧了一眼當前來人們的嚴重神情，她只有希望大兄弟平安地漂泊出去，更慶幸着他那封來信，前幾天已經燒掉了……

那位麻臉兒的，現在確是不耐煩了起來：

「也知道：只這末跟你們往和藹裏解釋，是問不出實話來；沒別的，現在就請景先生跟我們走一趟吧——」

「可是即使犯罪，也是我弟弟犯的；不是我爸爸！」景小姐忍不住地透着倔強。

「這個，我們明白。也絕對不會委屈了安分守本的人——你們放心：現在請景先生跟了去，也只是問幾句話，就會回來的——噯！把這牆上信插裏的信，全拿走；再瞧瞧各屋的抽屜裏，跟別的地間兒，還有什末沒有……」

「老爺們！」景二奶奶驚慌得只有哀禱，一把鼻涕一把淚的：「要問，就請您在案裏問吧！我們沒有不實話實說的！他的身子正不舒適呢，擔不得驚、受不得怕、吃不了苦的呀！明兒個，又趕上是我們姑娘的喜日子，有好些事要辦，他不能離開家裏……」

「結了結了，別磨煩了！」這回不耐煩的，竟然是景二爺：「老爺們既然要我去，我就跟他們走一趟吧——這是免不了的！不吃苦、攤不攤着冤屈，得瞧我這一步的運氣如何！我就是這末活着去了，尸首叫人抬回來，也得認命！誰叫你生下那末個坑人的孩子，竟是塊心病！起小兒給他擦屎、擦尿，費盡心血地攻到大學，作老家的一點兒光沒佔，現在還得跟着他受磨難！好，誰也別攔，我這就跟着走——老爺們！賞個臉兒：用不着把我五花大綁地當作歹人，絕對跑不了我，咱們這就走——我說二奶奶：明天是姑娘的喜日子，該怎末辦，還得怎末辦呀；別儘儲着我！別驚動清清，他若是醒了問我，就說「爸爸上班了」。姑娘！你也別把爸爸這回事攔在心裏，明天，規規矩矩、歡歡喜喜地給我上彩車！出了門子，要好好兒跟着姑爺過；要生孩子，可別跟你媽似的，生下像你大兄弟那種忤逆！爸爸這回去了，還能平安回來的話呢，準會去瞧你，你也得時常來家，瞧瞧媽媽、照料照料二兄弟；爸爸這回若是活不成，日後可想着：跟姑爺給我送幾張紙去，也算爸爸沒白有你這末個女兒；我得走了。」

二奶奶：明天給姑娘辦喜事，我已經吩咐局裏的武守本到家裏來，給裏裏外地跑跑腿兒。他準來——喜事辦完，賞他兩塊錢——噯，南屋桌子上還放着我給馬科員寫好了一幅中堂。跟一副對兒，明天替我把圖章蓋上，作個臨別紀念，讓武守本送給老馬吧！誰來跟我要字，我都沒不答應過；對誰，我都送過人情，他媽的臨到我的姑娘辦喜事，局裏那些傢伙竟都裝聾做啞，不理會了！——不理會就不理會吧，反正我對不住姑娘去；我可是對得住兒子呢！是，是，這就走……」抽空兒，搶機會地披上袍子，一邊卸着鈕釦，一邊絮叨了這末一個長篇，擁擠在那幾條漢子們中間，直絮叨到大門口兒。聲勢雄壯，非常透露着「不作虧心事，不怕鬼叫門」的氣魄。

景二奶奶的兩隻胳膊分別搭在姑娘跟周媽的肩上，跟在後頭嚎啕大哭，聲勢很像個中國社會所固有的，跟死者挺有感情的送殯的。

最後是景小姐提醒了媽媽：天一亮，就讓周媽火速去局，聯絡武守本，把「專變」的演進報告給爸爸的諸位同仁，求求他們哪位有門路的，火速給到關係的線索裏，打探打探爸爸的遭遇……

至於景二爺的諸位同仁們當知道了這個消息，有沒有爲他幫忙奔走的，是另一檔子事。

而「景體」的江河日下，確是急轉的現象：誰家牆上的「景書」都被摘了下來。並且誰都又在認真地忌諱着提到景二爺的一切，像就在忌諱着深夜荒野中提起鬼怪。聊天兒中提到「風景」、「光景」的詞彙，也都改成了「風光」、「樣子」；管景山也都恢復了煤山的名兒了。

勉強強地找一個還算惦记着景二爺的局外人，只有武守本：楞小子這兩天實在輸得一籌莫展，只好典當景二爺前次賞下的那副對子了——好在現在也見不着景二爺了，談不到再能受到受不到提拔，對不住就對不住吧；一副景二爺的對子能值八元錢，是沒有聽錯過！還是把它典當出去，弄幾張票子回來翻翻本兒是正格的！

可是好幾家當舖的主兒，居然統統不肯給景二爺的對子寫一個蚌子兒，這使他意外的失望。

「景二爺呀，景二爺！您在勢的時候，誰都來求您寫字，一副對子——十四個大字就值八元，跟吳大帥的一樣！可是現在，您沒了運氣，您的字也跟着遭了殃！連副對子都當不出去了！什末年頭兒？」楞小子頹喪之餘，很替景二爺的目前這步運氣，慨嘆起來。

殘月

一

天惠只有用勁兒把自己的，胸前突着顯明的乳峰的上半身往後仰着——離開那個的寬大的胸脯——可是腰部還是沒有掙脫得出那兩隻野蠻的胳膊腕。於驚嚇、憤怒中，她趕忙伸出了隻手，抵擋着那個人中上一撮毛的雪茄臭的嘴頰：

「經理！這哆嗦的叫聲簡直等於哭喊了：『您不能——』」

經理已經累了一腦門子的汗——他到底又洩了氣：把攬着那豐柔的腰部的胳膊鬆開了，掏出了褲袋裏的白色的手絹，直擦着腦門子上的汗：

「唔，這回你又叫我失望了！」氣喘得挺急促，上牙咬把着下嘴唇——那人中上的一撮毛就聳呀聳的動。

天惠謹慎地退到自己的寫字台邊。臉上還是保留着驚嚇、憤怒所影響的青白：

「是的，經理！請恕原諒我。」聲調仍然是哆哆嗦的，可是終算脫出了這一難關，也就恢復了點兒柔和。

那個可是又暴躁了起來——蹙着兩道粗絨條的眼眉：

「爲什末？」

「這是對不住我的丈夫的事。」

「你就怎末也不會答應的？」

「恕原諒了我吧，經理！」

「又是總這末管我叫「經理」——你不會這末客氣末？——我早就告訴過你了吧：在沒有第三個人在跟前的時候，你可以叫我的名字：國章——你怎末總是忽略我對你的「意思」呢？天惠！」

天惠極力把氣憤往肚子裏嚥：

「哦哦，是的！經理。」

「你瞧你瞧：又是「經理」！來來來，你這回叫我一聲「國章」給我聽聽——溫柔點兒。」

笑得非常下賤。

那個核計了一會兒——到底賭着氣地：

「國章！」可是這調子並不怎末溫柔。

「這不結了！」一臉勝利的笑容，他又伸出了兩隻胳膊——往前奔了過去。

天惠馬上謹慎地往後退了幾步。

「哦！你又怕我會叫你跟我作出「對不住」你的「丈夫」的事情末？」

對方低下了腦袋——無所謂地檢查着自己的指甲——沒有接碴兒。

經理的隻手擰着人中上的一撮毛，沒有辦法地喘了口粗絨絨的氣：

「哼哼，」瞧不起的口氣：「你倒很愛你的丈夫！」

「同時我更愛我的孩子。」透着一種抗議。

「你還有孩子？」一個驚訝。

「今年他已經四歲了。」

「可是你據我瞧：還是這樣年青、漂亮！漂亮、年青得絕不像已經作了母親的女人！」

那個「漂亮、年青得絕不像已經作了母親的女人」沒有言語。眼睛不時地瞧着不透明的白

花玻璃的「經理室」門——她非常巴望着會有人從外邊推開它，走了進來，給解解圍。

可是老半天了，「經理室」門都是老老實實地叫她失望。

牆邊，銀色的瓦斯管裡席席地騰着有如暮春的暖氣。

「噉！」經理坐進了彈簧墊兒的圈椅裏，點着了一枝雪茄叨在嘴上，抽了兩口，兩個手指又把它夾着；青白的雪茄煙絲噴出了鼻孔跟嘴唇：「我可不可以知道你的丈夫是哪一位呢？」

「他——他叫念尙。」

「念尙？」瞪大了眼睛。

「是的！經理。」

「是不是「想念」的「念」，「和尙」的「尙」？」

「天惠點了點頭，稍微感到一點兒不安。」

「你很愛你這個「想念和尙」？哈哈哈哈哈！」純粹是種無賴像：「噉！他姓什麼？」

「姓——姓盧。」不安的成份又加了一點兒了。

「盧念尙！」

「是的，經理。」再加了一點兒不安的情緒。

「這個名字我倒似乎很耳熟——哦，他是不是山東省濰縣的原籍，而口音像個北京人？高個兒，很瘦？黃白臉兒，戴着付近視眼鏡？」

「是的，經理。」她要探一探自己的不安到底有沒有必要：「您問這些作什末呢？」

「我好像常見過他，而且——而且我又似乎很感到這個人厭氣！」

天惠知道自己的不安不是出於神經過敏了，可是作人的尊嚴，叫她絕不在乎這個：

「是的，他已經叫經理拒之門外了，而事實是您沒有道理的！」

「噉——」

「這恐怕經理已經忘了吧：他曾經給經理作過事；三年了，他都是忠心服務，並沒有偷過懶：遲到、早退、敷衍過。甚至有病的時候，他也只要能夠強自支持得住，絕不肯請一點兒時間的假！他絕不想白拿經理一分一毫的錢，他是憑着自己給人服務的精神，跟成績，來兌換人家的代價——雖然那代價又是那樣的微薄！總之，他是經理的一個最忠誠不過的職員，可是竟突然遭到您把他拒之門外了，而事實是您沒有道理的！」

「你這是說——」

「我這是說盧念尚——我的丈夫，三個月以前的事。」想起了三個月以前的事——她的氣

憤更大了，咬了咬下嘴唇，豁上去了：「三個月以前，他還是經理的一個小職員：書記。他在您這公司裡作書記，作了三年了，從沒有玩忽過您的公事，他早晨比別位同仁到得早，晚上比別位同仁退得晚，他成天地給您一筆一畫兒，工整，而有速率地抄寫公事，那忙碌的公事並沒有讓他有一點兒休閒的時間。這樣謹慎地給您忙活了已經三年，他的健康終於有些支持不住了：他吐了血！可是，這爲的什麼？只不過是爲了養活他的妻子，而要拿您那一月才出二十五元的薪水——還不能領得二十五元的整數呢，因爲還得受您扣這一項、扣那一項的剝削，一月他實在得到手的，才二十四元幾角幾分！經理！三個月以前，他從服務您這公司的工裏積得了的病，實在支持不起了，迫於無奈，才跟您破例地請半個月假，預支一個月的薪水，要請醫生診治診治、調養調養——只希望調養得恢復了健康，接着來給您忠心地服務——可是，您竟是那末忍心，認爲他「厭氣」，先拒絕他合理的請求，最後又一封通知，把他辭掉了！一點兒也不體恤他的病、爲什麼病的、辭退他以後，叫他跟他的妻子怎樣往下生活——老老實實的他給您服務了三年，並沒有換得您一點兒體恤——這實在是沒有道理的事！您……」

「你是誰？」兩個指頭使勁兒地拔下嘴裏的雪茄，挺起寬大的胸脯，豎起粗綫條的眉毛，

都足以表示他的驚憤。

「我是盧念尙的妻子，經理！」

「我沒有注意你是不是盧念尙的妻子啊！我只是說：你現在在我的辦公室裏——」

「給你作書記，已經有一個禮拜了。」

「你——」

「我是在頭十天的日報上見到公司招考女書記的啓事，而來應考，被考上的，一個禮拜以前才正式到的差，前天，又被經理調進經理室來的。」

「廢話！」

「是的！經理。」

「你不過是個女書記——可是我並沒有強迫叫你來幹的不是？」

「是的，我全是爲了失業的念尙，跟我的孩子的生活。」

「你的廢話簡直越來越多！我是說：你現在得認清你是幹什末的！你不過是個書記，而我是經理；我辦不辦公事，你自然干涉不着，可是你玩忽不玩忽職務，我却有監管的權利，我是經理！明白了這個，那末我問你，現在在辦公時間、在辦公室裏，你應該作的是什末？你

現在是不是盡了職？你這樣直跟我絮叨你的丈夫，發作你的牢騷，就是你這作書記的盡職末？簡直你是在玩忽職務！你憑什麼跟我來這些廢話？你不過是個書記——雖然是個女書記，好像是怪新鮮的，可是也得維持了你女性的莊重，而不應該對上司這樣隨便！女書記……」

女書記就應該順從地接受上司的隨便調笑，動手動腳地樓抱、接吻……這些侮辱末？——可是想到了丈夫、孩子，一家人的生活的接續，想到了沒有職業的恐怖，天惠居然把對他抗議的勇氣，自動地打消了。

「是的，經理！」種種迫切的顧慮，還得讓她低了頭。

「哈哈哈哈哈！」那個一陣勝利的猙笑，痛快地把那個寸來長的雪茄頭扔進了白色的痰盂裏。他間散地背着手，寬大的身子支配着兩隻肥腳在深藍色的地毯上踱着方步——皮質油亮的鞋底驕傲地蹂躪着柔軟的氈絨。眼皮縫着，讓兩個眼珠兒同一方向地往左下角兒集中，驕傲而輕薄地盯一盯那個「漂亮、年青得絕不像已經作了母親的女人」——「居然是這末難對付的小東西！」

「居然是這末難對付的小東西」已經回坐到她的寫字台前的椅子上，委屈、忍隱地拿起筆來，在抄寫那件她不應該負責遲誤了的責任的，未完成的工作。可是眼光也不時地斜往耳邊

的髮絲掠過，注視着他跟自己的距離——預防的神氣，就像在預防一隻野獸的暗襲。

「念尚！」那個低語的聲調逐漸大了起來；「念尚！」突然；「他簡直是個活忘八！」

「經理！」天惠毅然地抬起了頭，蹙着細長的眉毛。

「噉！我是說當他還給我作書記的時候，常聽到同仁們這樣打趣地跟他招呼——哦！他現在的病勢，又重了一些末？」順便坐到附近樓窗的沙發裏。

「不，三個月的調養，已經好得多了。」

「勞慫駕！」——因為：

經理辦公桌角上的電話突然響叮令令地響了起來。

她過去摘下了耳機，湊到耳朵上：

「喂！是的，三局七二五四。你是哪兒？——是的，我是個女人。」突然再蹙起了眉頭，並且氣憤地：「什末？你才是個娼婦呢！」——「巴達」，她把耳機狠狠地摔在了桌面上。

「你是跟誰——？」那邊，樓窗附近的沙發裏，一個高站起了經理。

「不知道哪兒的一個女人，張嘴就罵人！」天惠已經蹙氣得在那兒直喘呢，撇着嘴唇。

「哦哦——我來、我來！」那個連忙跑了過來，把耳機按在自己的耳邊：「喂！喂，喂！我

是泰華公司經理室，您是哪位？——噉！老七末？我我，我姓韓，我是韓國章。老七末？你

瞧，你這個小東西！「三爺」叫得又是這末動人心——什末？偷盯了天惠一眼：「——」「娼婦

？有了你，這輩子我是絕不再挑人兒的了——沒有，沒有，你別吃飛醋——她？」再偷着把

天惠盯了一眼：「——這兒的職員：新招來的書記……玩兒女書記？三爺可不是這種人；她

們懂得什末！她哪樣兒也沒有像你給我的那末舒服——你瞧，你又不信了，我多暫敢在你跟

前撒過謊——漂亮？」第三次偷盯了天惠一眼：「——沒瞧得出她哪兒漂亮，左不過是個女的

喂！——什末？趕得上你？你也太客氣了！她哪樣兒趕得上你漂亮！你的臉蛋兒、身子、皮

膚，跟——第四次偷盯了天惠一眼：「你那個勁兒，你說吧，哪樣兒不都是三爺頂愛……哪

兒的話，三爺會灌你的米湯！實在，你哪樣兒不都是我頂愛受用的！有了你，誰也迷不住我

了——噉？實在是因爲這幾天太忙——撒謊是狗——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好吧，今天

晚上我準到，回頭就到！噉！哦——得了，得了，你這樣灌我，我可受不了……好，你罵

我？回頭就叫你嘗嘗我那個勁兒……你知道不知道三爺這已經又是空了三四天了……還有別

人？除了你，還有誰？……你又來了酸勁兒了……又罵？回頭準不能輕饒了你……「三爺」？

叫「三爺」，也不能不叫你嘗嘗厲害……不罵了？那末先叫聲好聽的——唔，再叫一聲——唔，

這還夠味兒……好，回頭見，晚上見——不對、不對，不是「狗大伯」——是 Good by——哎，Good by——把耳機挂上，韓國章老半天都是保持着一臉的淫狎的笑意。類似一種「示威」的神氣，他接着笑哈哈地回過腦袋來，要正式的盯一眼那個「難對付的小東西」。

那個「難對付的小東西」已經披上了大衣，正匆促地拉開了那扇不透明的白花玻璃的「經理室門」，走了出去；就是從她的背影，也能叫人理會出她已經對這個環境透着非常的憤怒、厭惡了——走了出去，隻手毅然地把門推上：「碰」的一聲，倒把個站在室裡寫字台邊，以隻手的食指跟中指撫着人中上的一撮毛的經理給嚇了一跳。

邁着認真的步子，天惠捨棄地跨出了「經理室外」；動蕩着二十幾個渲染着女性化妝品臭的男性的腦袋的同人辦公室——擺脫着耳邊的一陣騷擾的調笑聲浪，來到大理石堆積成的泰華公司的大門外，灰暗得像一大塊鉛版高壓在頭上的，十二月，短短的冬天已經黑下來了。在潛伏着寒風的冷酷的氛圍裏，她喘了口悠長的怨氣。

往上提了提肩上的大衣領沿兒，匆促地踏着路上方停的，已經是二十幾個鐘頭的積雪，往前走去。經過燈光複雜的大街，拐進了自宅的黑暗的胡同裏，居然無意中，發見了幾天來都是陰鬱的寒天上，在黑闇中透着一彎並不醒人眼目的殘月。

丁丁這些日子頂不高興了：爸爸、媽媽突然間就不給了洋車坐！這叫丁丁感到非常地失望。可是，丁丁絕不肯就接受這種失望，多暫爸爸、媽媽不答應給洋車坐，丁丁是絕對不肯停止哭號的！丁丁的哭號最能制裁得住爸爸、媽媽的改變方針，爸爸、媽媽到底捨不得叫丁丁那末哭號下去的：「你瞧，嗓子又要哭啞了！」丁丁只要聽到這一句——不管是媽媽，還是爸爸說的，就知道離自己達到坐上洋車的目的不遠了——好幾天了，都是這末着的，丁丁有了經驗。——媽媽、爸爸不管怎末透着不耐煩，也只好叫丁丁坐上洋車。爸爸、媽媽都是爲丁丁活着的。

可是丁丁的這種勝利，到底還得經過一番掙扎才能得到；而丁丁却不願費這番掙扎呢，因而這些日子就頂不高興了。丁丁總不會忘記在這些日子以前，坐爸爸、媽媽給作的洋車是那末容易：只要把媽媽往床上一推，媽媽就會笑嘻嘻地服從地仰着身子倒下去，把兩條腿蹺起在床沿兒以外——爸爸也就會笑颯颯地鑽進媽媽的腿股裏，背過臉兒去低着頭，一雙手分別托住了媽媽的兩隻腳——這末着，丁丁的洋車就有的可坐了：爬上床，坐在媽媽的肚子上

——他管媽媽的肚子叫「車廂子」；媽媽的兩隻手還得扶着他的身子：「車廂子」很保險。媽媽這就叫爸爸托結實了「車把」——媽媽的兩條腿是車把；爸爸還得擡起屁股給丁丁瞧——哪個拉車的不是擡着屁股跑！對了，爸爸的脚步還得在地上跳呀跳的作着跑的樣子，而跑起來，屁股也得要往這邊、往那邊地擺動，同時「車廂子」也得這邊、那邊地搖晃着才夠味兒，於是媽媽的屁股也閒在不了：總得哆嗦着，讓肚子直那末一鼓一鼓地顫動，丁丁的身子也就跟着歪呀歪的，這才感到舒服，才算坐洋車的派頭兒了——饒這末着，丁丁還抱着點兒遺憾呢：沒有兩個輪子按在媽媽的屁股底下——哪個洋車不按着鼓輪呢！若是能有輪子按在媽媽這個「車廂子」底下，那有多好！丁丁準得叫爸爸那個車夫拉着丁丁去公園裏瞧猴子，瞧會說話的「吃飯啦」——丁丁總是管公園裏那個白鸚鵡叫做「吃飯啦」；因為他總聽着牠說「吃飯啦」。可是爸爸、媽媽這個洋車沒有輪子！幸虧他們「車廂子」跟拉車的都哆嗦得認真，才把丁丁的這份兒遺憾給掩飾過去了。丁丁還得根據跟着爸爸、媽媽坐街上的洋車的經驗，叫爸爸那個車夫嘴裏呼哨着：「東去」、「往西」、「裏裏來」！這末着，丁丁要坐到「單牌樓」！爸爸扭屁股、呼哨了老半天，說是到了「單牌樓」，丁丁却是不下車了，還要到「四牌樓」！媽媽的腰都擺動酸了，丁丁還是沒坐夠，雖然爸爸、媽媽都說早就又到了「四牌樓」，丁丁可是還得奔「前門」

——起「前門」再奔「北海」，起「北海」再奔「公園」，到了「公園」，還要緊接着奔「市場」、奔「景山」、奔「奶奶家」、奔「吃飯啦家」、奔「新新戲院」，一來二去，又到「四牌樓」、「單牌樓」、「北海」、「前門」那兒轉轉了！丁丁絕不給「車夫」一點兒休息，因為這「洋車」坐得太舒服了。直挨到爸爸咳嗽了起來，腦門子上見了汗，說是「實在拉不動了」，媽媽也擰着蓬亂的頭髮直喘，說是「腿都要叫爸爸拽掉了」，褲腰帶也扯開了，身子也沒有有一點勁兒了；總得修理修理「車廂子」，「下回再坐」，丁丁才沒法兒再支配，不得不啓發善心地下了「車」，拋下他所知道的那些路程跟地名。可是，多末高興啊！丁丁一點兒也沒有拿哭號來制裁爸爸、媽媽「歇工」的必要。

你瞧：現在——這些日子了，爸爸、媽媽的洋車工作都罷了工，讓丁丁舒服不上，丁丁怎末不會頂不高興呢！爸爸、媽媽爲什末就突然間不給了洋車坐，丁丁不明白。丁丁可是反對，而要打破這種「封鎖」！於是丁丁的嘴臉跟胳膊呀腿脚的，就都聯結了起來，聲勢雄壯着他的哭號。他是絕不在乎——

爸爸正在那兒閉着近視眼鏡底下的眼睛，不肯理會呢。這個作爸爸的雖然像在逃避着一切的聲色地那末沈默着，確是正有着一腦子的複雜心事：三年了，都是本着良心，那末忠實、謹慎地給人家忙活，不偷懶、不敷衍，只爲換得人家的信任、體恤，而維持自己一家的生活！

腦汁、目力、肺部的健全，到底被人家那月出二十幾元的低微的代價收買要盡了，而絕不體恤地，給一下就推出了那個大理石的建築物外！那殘忍的『紳士』！害病、失業，三個月了，病雖然有點兒起色——那是極力的支持；種種的負擔不能不叫他認為病體硬有些起色，因為他還得求生活，求一家三口的生活！可是可以奔波的線索都奔波到了，竟沒有一條出路！雖然慚愧地讓天惠代自己去向那個大理石的建築物裏，在殘忍的魔爪之下把失掉的一家三口的飯碗掙扎着維持了下來，可是才幾天啊！又爲了拒絕經理室裏『紳士』的侮辱，天惠的那個飯碗也被魔爪奪過去了！三個月前後，大理石堆積的泰華公司的兩封沒有道理的退職通知，絕望了他一家人的生機。現在，家裏能當的都已經當光了，房錢還是兩個半月沒付上——哦！那個一隻眼的凶狠神氣！米，早沒有了，麵也只會維持幾天的，天氣也一天比一天地冷下來，而眼瞧着就是年關了！平日的生路就不易解決，傍年靠節的時候更沒有人好求，這簡直——

「要命！」他豎起了眉頭，自制不住地喊了起來。

「怎末的了，念尚？瞧嚇着孩子！」正在希望有一個簡單的法子來安慰孩子的不識時務的煩惱的天惠，也有着一腦子的憂鬱；自然，這憂鬱會跟念尚的是一樣找不着解除的路子，可是她的隱忍工夫倒比那個的強——也不願意作無濟於事的發作，因爲：「在我們活潑的孩子面

前，是不該透出了自己的煩躁的，讓他的精神影響到不痛快。不是末？」可是她到底又嘆了口氣……

「唔——丁丁……」非常抱歉地瞧了丁丁一眼，那個再閉上了眼睛。

丁丁可是絕不放棄坐『洋車』的要求，以哭號作了後盾。

「丁丁聽話——不哭！回頭讓爸爸領到街上坐洋車去。」天惠溫和地安撫着伏在自己膝蓋上的丁丁的聳動得認真的肩膀，一邊用手絹擦着他的眼淚，可是那眼淚總是越擦越來得多，聯絡着那越哭越高的嗓門兒，到底降伏了這一顆慈母的心：「你瞧！嗓子又要哭啞了！——」只好抬起腦袋，望着那個：「念尙！怎末辦？我們乾脆就把自己的沒辦法忍到底，先讓孩子高興一會兒吧！」語氣是無限的懇切，透着一個苦笑。

念尙再把近視眼鏡底下的眼睛睜開，眉毛好像是又要蹙蹙起來，可是感動到這個遭難的伴侶的懇切，他又只好強迫着眉毛舒展了。「好吧，」這末着陪了一個同樣的苦笑，就毅然地站過來抱起了丁丁：「別哭，別哭！來來，爸爸拉洋車給丁丁坐了！」

於是在這一對患難夫妻的實在不是味兒地勉強支撐的娛樂性質的勞動下，丁丁的這回不痛快，才算告了個滿意的段落。

不知道是因爲享受得太滿足了，還是因爲掙扎這種滿足掙扎得太疲乏了，還是因爲到底感到了這回『車廂子』跟『車夫』支撐的不是味兒，丁丁在『洋車』上坐呀坐的，不知坐到什麼時候跟哪個路程，就翻下『車』來，睡在床上橡皮狗的身邊了。

『車夫』跟『車廂子』悄聲地對照了一下彼此的苦笑，『車夫』更擦着腦門子上的汗。瞧着床上那個橡皮狗的朋友，擺擺腦袋：『沒辦法！』

那一個拉過被來，把丁丁跟橡皮狗蓋在一起。回過頭來，在十五支的慘黃的電燈光下瞧了瞧桌上的鐘表，當前的時間驀然提醒了她的心事：

『念尙，你累了，早點兒歇着吧。我該去了。』

『哪里去？』

『吃晚飯的時候，我不是告訴過你了末？讓我今天晚上到叔文那里去碰辦法看。』

『哦！』念尙蹙起了眉毛：『你真要去末？我只是怕：那太叫你不意思了吧？……』

『這——也沒什麼。叔文跟我在同學裏，感情是頂好的；我記得在去年，她第一次從上海到這邊，到我們家裏來的那一天，你不是見着過她末？人是很忠厚的吧。我想，現在我去求到她，她總會同情我們的景況，多少總會幫幫我們的。不過，就怕——』

『就怕這太叫你難堪了！哦，天惠！你爲了我，太吃苦了！我，沒運氣，不長進，累了你了！在這山窮水盡的時候，我沒有一點兒生路，沒有一個親戚、朋友好求，累得你跑出去求你的朋友——這年月求人幫忙是很困難的，而我累得你去作這種難爲情的事！』一陣感情的鼓動，他流下淚來：『我對不起你跟孩子，天惠！』

『念尙！』天惠過去拉着了他的膀子：『你這是怎末了！你——你別亂想些沒用的煩惱了。時候不早了，你歇一會兒吧——丁丁剛才哭鬧的時間很長，太累了，他這一睡，是能多睡兩個鐘頭的，也醒不了，你就趁這機會歇一會兒吧，不用你看着他。我現在要去了；都九點半了，再去晚點兒，恐怕叔文他們夫婦要睡下的。——前些日子，她從上海給我來信，說是她第二次跟她的先生到北邊來探望她先生的家鄉，大概在這一兩天就到，還約我到徐家裏去瞧她呢。差點兒我還把這回事忘了！她從來沒跟我失過約的，我想今天她大概已經到了，假如是今天的車，我現在去找她就正湊巧了！只怕他們今天也許還沒到，或是前兩天已經到過，今天又回上海了，那我這回就算白去一趟；因爲她來信說：她的先生在上海的事業很忙，抽不開身，今年省親，仍跟去年一樣，到北邊只住兩三天，她就跟着他返回去了——我現在就去試試看吧，只要見着她，我想我們就不會還是失望的。』

「可是——」

外邊，冬夜陰鬱的天空，嚴酷的冷風突然認真地摧殘起來了大地，摧殘得電線嗚嗚咽咽地發作的慘聲，錐子似地直刺到念禿的腦神經。

「外邊起了風！這末冷的天，你怎末能出去？你唯一的一件大衣，又讓我上星期給你當過了！」

「不碍事的；我身上這一大、一小的兩件夾衣裳還能支撐得住，白天我不也是就這末一身出去過末？風再大點兒，我也不怕；我再走得快些，一點兒也不會覺得冷的，怕還要出汗呢！」笑得非常要那個感動。「你睡會兒吧。」

「不！又冷又晚，今天你別去了。」

「可是明天上午，一隻眼來了，我們怎末辦？」

於是一隻眼的那副凶狠勁兒，就又在這一對遭難的夫婦眼前浮出了影子：一隻眼永遠透着絕不動同情心地逼人的凶暴神氣，滿臉的鬚髯的當中撇着個大嘴，一張開就是非給清了房錢不可，跟着吐沫星子繞處飛裏，他是絕不肯再通融的了！今天下午好容易才把他打發走，這是因爲天惠答應了他明天上午準有辦法。而這辦法，就只在今晚這一行呢！想起了那

副凶狠勁兒，這倆口子就都厭惡地蹙起了眉頭。

「唔。那我跟你一起去好了。」

「兩個人去，外邊不也是照樣地冷末？我們都出去，萬一丁丁醒了，誰照看？——別耽擱時候了。」

天惠去了以後，他絕不想歇着，雖然虛弱的身子又受到一天的煩躁的蹂躪，是已經太乏了。瞧了一眼睡在床上的丁丁，他神經質地滴下了淚來。在門角兒牆邊煤球爐子上的壺中羹水沸沸聲裏，他沈默——有如暴風雨以前的沈默地難過着自己的情緒；簡直就是塊廢物，你這個人！不偷懶、不敷衍、忠實、謹慎地侍候了人家三年，一個蚌子兒的便宜都不貪圖，只希望規規矩矩地以本份換人家一口飯吃，可是人家以低微的代價買盡了你的健康，就一點兒也不體恤地一脚把你踢出來，你就空忍着一肚子的委屈，竟不能吐出來一點兒；任着人家玩弄、擺佈，竟不能提一點兒抗議，怎末就沒有跟他拼的勇氣！最了不起的，不過只會在自己的肚子裏叫他一聲「吃人的紳士」，可是這正如你隨時地對人講良心一樣地沒有用！良心，值得了老幾？你真是塊廢物！本是一個青年男子，跟人家一樣活在社會上，却不能掙扎着養育自己跟你的妻子，反讓你的妻子難堪地求親告友來維持你！你太不長進了，你的境遇固然窮，可

是窮也應該在窮裏想些辦法啊！却正如那種小說裏、劇本裏描寫的那些「良心的廢物」：沒有了不起的本領，空認識幾個字，老老實實以文筆去出賣盡了自己的健康，叫人家踢出來，就沒有了生存的辦法！沒有親友可求。給人家作工、拉車，沒有健康；要飯？張不開嘴，總以為自己是個知識份子，也不知道是怕丟的哪份子臉！自殺？又怪感情地捨不得妻子！又沒有勇氣去偷，又沒有胆子去搶，餓死也要抱着良心，成天呆若發作神經病，簡直是塊廢物！這樣，你對不起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不能容納你這塊廢物！你給全人類丟盡了臉，全人類都瞧不起你這塊廢物！你對不起你的天惠、丁丁！丁丁有你這個廢物的爸爸，是無限的恥辱！天惠真是你最忠實的友伴；她跟你這塊廢物吃盡了多少苦累，而一點兒也不抱怨，反冒着難堪、寒冷，去替你想辦法！她這趟出去，不知道是不是白白挨凍受累，找些難為情！你這個廢物難道就這樣作廢到底末？你要振作起來掙扎啊！你不該自殺，要鍛鍊健康去奮鬥，在山窮水盡的時候，你可以把心橫起來……不殘忍、不苟且、憑良心、顧道德的結局，只是當前的絕路！你要起來，不妨自私，什末也不顧及地放下手——猛古丁地跳了起來瘦削、修長的身子，蹙着眉頭，這隻拳頭狠命地捶進那隻掌中，以示『念尙是條漢子』的決心。歇斯得里的眼睛透著近視眼鏡射出顯明的銳光打量着屋子的四週，似乎在要找一件預備作什末下手的武器。

丁丁在床上翻了個身，把橡皮狗摟進懷裏——不知道是不是錯認了它是媽媽——一聲「丁丁坐媽媽洋車」，又睡過去了，可是把那個正在那兒耀武揚威的爸爸嚇了一跳。

他過去把被丁丁滾開的被子拉過來，再給他蓋好，這作爸爸的心很怕孩子要冷着；同時這作丈夫的心又很惦念着這時候正在外邊風寒的夜裏奔走着太太，衣裳單薄的身子要受凍。

可是太太在路上，雖然正遭遇着越發瘋狂了起來的寒風——寒風鼓舞了房上、地面的積雪，冰涼地騷擾着她的髮絲、臉頰——她却是一點兒也不覺得冷。特別是身上，反覺得比一小時以前暖和得多了；因為現在，她已經在夾袍之外加上了一件半新的狐膝裏兒的絨面斗篷！斗篷把她的身形擴攏得特別的肥了。

天惠這是走着歸路了。臉頰並不完全是因為冷風的襲擊才透着紅潤，而是浮襯着一些得意。紅潤的臉頰在飛雪的舞影裏，總要忍不住地笑着滿足的笑。

她怎末能夠不滿足地要笑呢！希望已經是達到得這樣容易：叔文正是今天下午跟她的先下的火車，趕到徐家，正是他們夫婦跟她的翁姑在家裏歡歡喜喜團聚的時候。見到自己去訪，他們夫婦是那樣地表示歡迎；徐先生給斟茶、拿點心，叔文直拉着自己的手說了那末些關照的話，她簡直就像親親姐妹一樣，對自己那種熱情！不好意思地才把來意說明，她一點兒

也沒有輕視、拒絕的暗示，而是那樣透露着同情！慷慨應允地就往自己手裏攤了五十元——比自己表示希望的三十元還多出二十呢！叔文還答應過：三兩日後他們夫婦回南的時候，就帶着我們三個一起到上海——在余先生的公司裏，是會有着優越的位置安排給念尙的！她並說明天要帶着她的先生來瞧自己，跟念尙、丁丁。他們夫婦對待我們太友誼了，誰說世界上沒有好人！——天惠毅然地感到了這人間世的可以留戀。她感激着余家的熱情，她憧憬着那來日到上海去了以後她一家人生活的新姿態，似乎那就是對泰華公司的魔性的「紳士」一個勝利的抗議……就忍不住地微笑得更滿足了。她還對叔文深致感激的，是跟余家告別的時候，叔文非常關心到她衣裳的單薄，怕她在風雪的路上冷着，就硬把自己的一件皮斗篷給加在她的身上，不管這一個是怎樣地不好意思而謝絕，那一個也非讓她穿着不可：『多冷的天！不多穿點兒，哪成——我這又不是送給你，只是借你一時，趕明天我們去瞧你的時候，我再把它帶回來。你還客氣什麼！』叔文的語氣總是透着那樣熱烈的友情！天惠現在披着這件皮斗篷，果然就不覺像來時那末忍受着一路風雪的寒冷了，而是整個的身子暖和和的。她正核計着：把這借來的五十元拿回去讓念尙看了，他是要怎樣的高興！明天，可不怕那個一隻眼的惡狼勁兒了，更想到這傍年近節的，應該在這五十元裏勻出多少來給丁丁製套新衣，給念尙買雙

新鞋，再催他去請醫生診察診察肺部，因為不久就要隨余先生到上海作事了……她非常感到那五十元的珍貴，五十元是她一家人的生存接續跟發展的基本保障！於是她謹慎地伸手摸了摸那就裝在叔文借給的斗篷的裏邊口袋裏的一捲鈔票，鈔票嚴嚴地在那兒擰着。天惠非常興奮地活動着輕鬆的脚步，運轉着讓斗篷擴攏得特別肥胖的身形，往前踏出積雪的夜程。她拐進了離家越發趨近了的蔡狀元胡同。

她現在有點兒後悔；離開余家時不聽叔文的勸告，雇一輛洋車坐回家去——叔文很抱怨過在她家門前附近怎末喊，也喊不見一輛洋車來，若不，叔文是自然會給她雇上的。沒法子，只好勸這個老同學自己在路上找便坐一輛——可是天惠只爲貪圖着省幾毛，就有車也不要，而一直開步走，以致現在還在黑路上；要不，早就到家了！現在要雇車吧，這胡同裏又沒有，並且路程已經走過大半了，又不值得再雇。她知道自己不到家，念尙是終不會放下心去的，他惦念着她的順利；她也惦念着他的疲乏，也不知現在他歇着了沒有？很乏的精神。爐火乏了沒有？煤球已經拔過了，大概不致於有煤味兒了。她更耽心丁丁現在不知醒了沒有？若是醒了，哭着找媽媽，可叫疲乏的念尙怎末看護？種種的牽掛，加快了天惠的脚步。她知道，一出了蔡狀元胡同，再穿過麵條胡同，就到了家了。

可是蔡狀元胡同竟曲折折的那末長！她才算走過一半呢。十二月寒夜的冬風瘋狂地蹂躪着大地的積雪，騰起了高空，電線就被摧殘得嗚嗚咽咽地慘叫。突然，冬風最激烈的一陣暴戾，摧殘得電線的一部受了重創，蔡狀元胡同裏裝設得本就是要高高的，而距離又遠得實際上補救路程夜的黑暗的效率很微的，幾盞路燈倏然地就滅了，越發襯托出了胡同裏夜的黑暗。這便在疚心然而也感到輕鬆的天惠，頓然受了一陣驚恐，於是她越發地希望着早些歸到自宅了。

就在剛剛拐出了蔡狀元胡同的西口，她遭逢了一個天大的意外：風威聲中，吹來一陣粗線條的急促的喘聲——猛古丁地一隻有力的手掌從背後把她往前推了一個跟頭，她慌促地在這個『事變』的當前鎖定了脚跟，可是已經就誤了：身上披的那件——裏邊還裝有五十元一家生存的基本保障費的——借來的斗篷，已經遭到那隻匪爪刼取得手了——還倖虧她起先沒有把頸前斗篷的鈕釦卸好，若不，人的喉間也許就會趁着那匪爪往後把斗篷一換的勁兒，受了它的害呢——『啊呀』的一聲驚叫，她慌張着扭過身子來，那斗篷，連同那個規路的匪魔，已經竄逃得沒有踪影了！有的，只是當前的黑暗、冷酷、被風威作弄着的雪花的凌亂！被黑暗中冷酷的風雪凌亂着的驚恐、絕望的眼睛湧出了兩行熱淚，什末都完了！驚恐、絕望的情緒

驟然侵失了天惠的神志，脚跟維持不住了，鎖定，她昏亂得一時什麼都不知道了……

這一個發作了天惠的這步厄運的恐怖風雪之夜，逐漸地移過了黑暗，在寒冷中轉到了朝明——

大理石堆積成的泰華公司經理室裏，那個被天惠跟念尙認爲「殘忍的魔性紳士」、「魔性紳士」的那些煊染着女性化妝品臭的男性的腦袋的屬下，跟叔文、余先生，跟其他的一部知識份子們，都在本市大、小報紙的本市版裏見到了一段同樣的新聞，新聞的大意是：

昨夜十一點來鐘，本市內四區警士許有功於風寒中正在九龍寺巡帶巡邏，突然發見了一名夾着個像似包裹的行動慌慌的夜行者，許警士認爲他的舉止可疑，就攔阻與以盤詰，果然盤出這個夜行者不是良善的市民，而是個劫路的匪賊！他在約十分鐘以前，曾在蔡狀元胡同西口強剝了一個夜行女人的狐膝裏絨面斗篷；斗篷裏還有五十元紙幣。——這匪賊腋下所夾的那個類似的包裹，就是那件斗篷。許警士當將這匪賊跟贓物一併帶局，並審訊餘案，以便備文解送法院懲辦。查這個作案的匪賊供稱：山東省濰縣人，現年二十九歲，住本市內四區江州胡同三十二號，是本市泰華公司三個月以前的，退職書記——盧念尙。當昨夜盧匪落網的時候，狂風已經稍殺，陰鬱多日的寒天上，在黑闇中居然透出了一彎並不醒人眼目的殘月。

暮

一

一片、一片……白色的雪花兒紊亂了灰暗、沈重，鉛樣的天空。

灰暗、沈重，鉛樣的天空象徵着人的灰暗、沈重，鉛樣的心。

鳳姑寂寞地伏在窗前，失去了青春的光澤的眼神，似乎永遠也都那末歇斯得里地凝視着窗外，那條蜿蜒得逍遙的村路，而透着無限的惆悵——模糊着雪花兒的白色的村路，是那樣的冷落、空虛呢！冷落、空虛，蹂躪了鳳姑的神經，人就顯得非常的呆滯，呆滯得有如一個孤獨的殭屍。風雪的寒冷，已經把她臉頰上的淚痕凝結成縷縷的冰屑了。

可是，她並不覺得自己的肉體在這樣浸在寒冷裏的一點兒難過；難過的，還是她那一顆這一輩子也都要那樣痛苦、憂煩着的心——她再流下了淚來。

在遙遠的縣城裏作一個小商人的丈夫，是每年的殘冬才得回一趟家來的；而每每回來一次之後，竟是那樣的準確：第二年的新春，這個妻子就會痛苦地有着懷了孕的消息！——這消息給與鳳姑的磨難，是一次比一次地加深着程度；「那個醜鬼！」她够了，够了！

可是，丈夫、婆母、公爹，誰也不以為這消息是如她認為是痛苦的；反之，而認為非常值得歡喜。那個「鬼」爲了每夜盡情地消受着妻子的肉體的一部份，絕對顧及不到她有什末爲難，肚子大了就大了吧，反正生下來孩子以後，她的身子依然可以使用，依然可以供他得到快感就結了；公爹、婆母爲了自己的孫孫們，當然也很認爲這是天經地義的好現象，每當知道了兒媳又懷了孕的消息，一種「源遠流長」的希望的笑容，就常常會浮現在眉宇、嘴邊上。

天長地久，在謹慎地侍奉公婆、謹慎地服從丈夫的奴隸化的生活下，鳳姑簡直就成了一架生育的機器，永遠沒有休息，只要她的生命還在維持中。她記得：十八歲那一年，吹吹打打的樂響聲裏，被一乘五花大綁的彩轎抬過來，投入了那個陌生的「醜鬼」的懷抱裏，她就天經地義地做了任他擺佈的綿羊了。二月過的門，當年八月就羞搭搭地鼓起了肚子，十九歲上就作了一個孩兒的媽媽。轉過年來又生了一個！第四、第五年上，照樣兒出產；就這末着，直到前年七巧節前，管她應該叫媽媽的小生命已經有五個了，而現在又覺出肚子裏有了那個

「醜鬼的野種」

對於這樣做就了生孩子的機器，鳳姑原不會厭煩，更不能拒絕；反之，而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女人家不生孩子，那還是什末女人？雖然生得多了，孩子們哭呀叫的鬧人，那又有什末法子！女人家應該生孩子的不是？若不，誰要媳婦作什末！經過天長地久的做飯、洗衣裳、供給發洩性慾的被馴服的生活原則下，鳳姑很知道生孩子是女人家應盡的一種重要的職責。她不會想到自己的精力是有限的，血液那末爲人消毫，沒有節制地生產下去的危險。

可是她到底感到了痛苦。這生產的痛苦，由於生產量的加多，而逐漸地深刻。雖然侍奉公婆、服從丈夫、生育孩子，成天價迫得她沒有一點兒工夫來憐憫自己的運命，可是在那個「鬼」進了城以後的寂寞的長夜裏，幾個小東西們都已睡着了的時候，也往往會使她想，想想得精神怪悵然地得不着要領。幾年來所感到的那一種鑽心的隱痛，誰能知道、誰能顧恤、誰能解除呢？沒有！沒有一個人能知道、能顧恤、能解除的！不管是親密得像丈夫、慈愛得像媽媽、知己得像姊妹，沒有，一個也沒有。這痛苦她得忍着，永遠得忍着；因爲這就是命，命！社會的另一綫上的人們所常常高唱着的，被壓迫的婦女們應該奮鬥、應該解放，跟她這份子運命是沒有分的。

孕中她常常看着自己的大了起來的肚子流淚，流淚。聊以自慰這種永遠也在重壓中的痛苦的，她只有把腦袋蒙在被筒裏悲哀地哭一場；世界確是挺大，並找不出一個同情她的人。

看了一眼睡在自己身前、身後、懷裏、腳下的那些小冤家們，有時候恨不得一個、一個，都把他們給掐死，省得活着『累死人』！幾年來，差不多是剛剛才把這一個扔下奶頭，就又要得忍受着九個多月多病多痛的累贅，歸齊而叫另一個冤家成天價來啃奶，啃得人生煩！對那些小冤家們，怕驚、怕冷，抽出點兒工夫來，還得給他們洗、換尿布，哭呀鬧的，纏死人！鳳姑够了，够了！

婆母，偏偏又是那末個碎嘴子，不通情理的老太太！偏心眼兒；對於冤家們，竟有喜歡的，跟不喜歡的——這些不都是你們家那個『醜鬼的野種』末！

頭一胎，是個女的，公爹、婆母還算喜歡，因為是『頭一個兒』；第二個，又是個女的，這就受開了婆母的長篇大套的埋怨了——鳳姑一輩子也忘不了——

『又是個丫頭呀！丫頭片子終歸是人家的玩藝兒，沒有孫子值錢——孫子，是能接續香煙的，丫頭片子都是賠錢貨！生孩子都不長眼色，儘生些騷丫頭，誰希罕？我們又不是打算招人來打茶圍的！』

婆母就是這樣地不原諒人！不單不體會媳婦肉體上的痛苦，反給增加着精神上的刺激，真是不講道理！爲什末公爹、婆母——以至於那個『鬼』都不拿女孩子當人看待呢？生得多了就埋怨，可是生男、生女，作媽媽的作不了主兒啊！這是命——你命裏沒有男孩兒，這也要怨我生孩子『都不長眼色』末？對婆母這種無理的欺侮，常常使鳳姑在暗中痛哭一場，唯有哭，能解決她的一切沒辦法，好像是。

可是，鳳姑也在希望着，希望老天發發慈悲，改變改變她的運命：再有了時，千萬要賞與一個男孩兒，好堵住他們的嘴，替自己增點兒痛苦的光榮，天！

於是第三次要生產的時候，她還得成天價在暗中禱告着神明。

可是第三次出產下來的，仍然沒有改變她的『作風』！老天、神明，誰也不管她的事啊！『幸而』這個三女兒在生下來的第二天就『丟』了，婆母的一肚子整氣總算沒有發洩得淋漓盡致。

可是這架機器的一顆做母親的心，却差一點兒就失去了熱力，鳳姑哭得不知道自己怎末還有這口氣，誰可也沒有怎末理會她，而且婆母在嚴重的責備之餘，還下了嚴重的『哀的美頓書』呢：

「騷丫頭不是有了兩個末？這一個死了，又算什末！她死了，正是我們家裏還積着德；少一個賠錢貨。還值得你這樣地想她？哭呢！你的骨肉？難道就不是我們的骨肉！可是明明那是一塊騷骨肉，扔了也沒什末了不得的；若不，倘若他是個孫子，扔了，不單你捨不得，就是我不也就跟撕碎了心的一樣！騷丫頭，死幾個不要緊，不准哭！哭，就是我們家裏的喪門兆兒，我可不准！說起來，真把我整得說不出話兒來；也不是不能生養的女人，有毛有眼兒的，可只是這些年了，男人怎末擺弄，也擺弄不出孫子來！儘生些丫頭出來招人煩；簡直白長了那末個傢伙——不是我這做婆婆的嘴騷、人厲害，我是說到哪兒，辦到哪兒，聽明白了：下回若是還生下個騷丫頭，不管她死不死，我若不把你那個臭傢伙割下來喂狗，也準要給我的兒子再娶一個！我們娶媳婦，爲的是給我們生孫子，接續我們家的香煙，不是叫你專生丫頭，預備賣盤子的呀！聽明白了！既然生不出男的來，可別怨我們另娶小啊！一年一年地，你也就老了，就誤了我們家的後代，那還成！」

不知道是不是婆母最後口頭宣明這嚴重的「哀的美頓書」恫嚇的力量，鳳姑第四回生下來
的，居然是個

「孫子！」異口同聲地嚷着一團喜歡景象。

公爹歡喜得似乎自己年輕了好幾十年，周身都顯得躍躍欲動。丈夫也非常得意，滿面紅光。婆母呢，高興得直吻孫子的生殖器，一家大小，永慶昇平。婆母絕對不再提給兒子娶小的話兒了，反之，而是有功必賞：那樣體貼地讓兒媳婦好生保養些日子身子！孫子短奶，僱奶娘；做飯、洗尿布，老太太自己動手！三天、三宿，沒實心場地合合眼，看着那個小寶貝的哭，的睡、拉、尿、奶，一點兒也不瞞！孫子的身上身下，都能挑起這老太太的年青的興奮來。孫子生下才十來天，就極盡鋪張地讓公爹預備酒席、請親友，好給小寶貝辦滿月。

老太太慈愛地拍着受着隱痛的鳳姑的肩膀，笑出着黃板牙：

「你看我們這個命根子，又像他爸爸，又像你——真是好種呀！決錯不了！那個耳朵，元寶似的，還有點兒像我呢，福氣！真是我的好孫子！你看，吃奶、睡覺、一哭、一笑，這一點兒就都會這末機靈，別提該有多末招人親呢！長大了，準含糊不了，我準得叫他念書，念大學畢業，去留洋。回來，開大買賣，發大財！不作秀才，也作主席！我跟你公爹就是死

了也閉上眼了；有了後代呢！」

回答的是虛弱的，帶淚的安慰跟不安的苦笑。

「怎末，你總是神情悠悠忽忽的？」可是老太太心裏有數兒：「那可不是事！別想別的心事了，好好兒扶養身子要緊。也別掛念孩子——孩子有奶媽照看，錯了我饒不了她！我也給你經管着呢。你儘管好生養養身子吧！身子養得結實了，照這樣的好孫孫，再多給我生幾個——十個也不多啊！你多喝點兒粥，不想吃點兒鷄子呀！……」

鳳姑在這個家庭裏，起這兒才似乎有了幾分『地位』。

可是並不能因為她在這個家庭裏有了這一點兒地位，而使她卸却了生育機器的奴隸的任務，反之，這任務還似乎加重了些；公爹、婆母是兩心一意地希望她把好孫子照樣兒多生幾十個；丈夫因為她生下了男孩子，使得大家昇平有象，就越發地高興了她了。

於是鳳姑的第五次生產，就很快地宣告了有期。

婆母老早老早就請妥了收生婆，一面鼓勵着那個機器：

「別着急！日子快到了，沒事別動彈，省得閃了身子！要多加小心。你真是我們家的功臣，若是這回再生一個孫子……」

「又是個騷丫頭！」婆母臉紅脖子粗地跟鳳姑提出了嚴重抗議：「我還有那個命，能有兩個孫子才怪呢！看吧，這回又是個賠錢貨的丫頭——賠錢貨的丫頭，連前年那個小死鬼已經三個了，我們可再賠不起了！真是不識抬舉，簡直故意跟我過不去！天底下的女人，就顯得你會生丫頭是怎末着？——現在這個騷丫頭怎末也不死！沒死不是？沒死，我們也不要！日子不能這末衰下去……」

——沒死也不要？那可不成！不要？不要往哪兒送？——生育機器下了最大的決心，絕對反攻；沒聽說過，天下竟有這樣奇怪的婆母：只愛男孩兒，對女孩子就是這樣地不當人看待！女孩子就不是應該生的末？爲什末不要？她又不是野種，一樣是你們家的後！誰生下來的孩子與不要了的道理？誰家剛生下來的孩子就不要了，誰不心痛！不管是男、是女，也是我自己的骨肉，爲什末就會因爲是女孩兒，捨了她？我沒力量叫自己不下，要叫人不要了我的女孩子；婆母爲什末，有什末理由可以不要我的女孩兒？女孩兒也是人！不能，不能把我親生的孩子——我的骨肉，送出去！

「難道你還敢造反？」婆母瞪起了她那威嚴的，佈滿了紅絲的眼珠子：「慢說這末個俗中透俗的……」

「俗中透俗」的這個兒媳婦到底沒有「反」得過婆母去，「造反」的罪名在高壓下，到底拆斷了這個生產機器的零件！若不——

「讓你說，她這是不是造反！這樣以小犯上，我能受呀？」婆母指着那個「醜鬼」的鼻子：「你是媽媽的兒子，就得給媽媽出這口氣！」一把鼻涕，一把淚地。

小商人搔了搔脖子，非常不得勁兒地看看媽媽，再看看鳳姑，依然覺着非常地不得勁兒——整個的身子，就像抽了筋。

「噉，你不管你的媳婦呀？那，你就管我好了！我個老婆子有多大胆，敢說你媳婦造反！來，你管管我吧——」二頭就頂進了兒子的身前，直撞：「管管我啊！揍我一頓，給你媳婦出出氣啊！我說你媳婦造反，你沒拿着當回事兒，不就是不認承末？那就是，我這個老糊塗了的媽媽造反了唄！你給你媳婦管管我，揍我一頓啊，祖宗！」

「媽！媽！這這，您……」小商人苦臉悲悲地。

「你出去躲一會兒吧！」鳳姑微微中得到了一點兒安慰：婆母那樣地調唆，丈夫沒來為難

自己一下；知道自己辛苦的，還是丈夫！「一夜夫妻，百日恩。」於是也就壯了一點兒膽子：「反正拐走我的孩子可不成！是男、是女，孩子都是我……」

「都是你他媽惹的禍！」捉摸了半天，偏向着媳婦，跟媽媽頂，終是不合乎二十四孝；小商人狠了狠心，一下子掙出了媽媽的糾纏，蹶過來，「巴」地就給了媳婦，狠狠的一個嘴巴。那個原本就是個貧乏於精力的虛弱身子，時期又在產後幾天，抽冷子挨了這一巴掌，實在有些支持不住了。她順勢就跌在地上，一腔子的委屈湧了上來，臉頰在散亂了的頭髮之間，掛上了傷痛的淚水。

婆母這時候似乎也真該鄭重地表示、表示自己「好像準是」叫兒子推了一個跟頭，挺爽快地就把自己的屁股安排在牆角兒裏：「喲，你真想要我的命，揍我啊！好小子，揍我啊！天爺爺，天爺爺，這不是造反呀！兒子、媳婦串通好了，欺負我個老婆子……」兩隻手蒙着了臉，亂七八糟地就亮起了自己的嗓門兒。一邊，却是粗中透着細：眼神穿過指縫，看看兒子到底把那個「騷跨子」揍了幾下，揍得是不是掖藏着假意。若是認為揍不起勁兒，她會再提高些嗓門兒奇襲的。

「這是吊喪是怎末着？」小商人罵着媳婦，憤恨的眼睛可是瞪着那個「老東西」。一不作，

二不休，挽了挽袖頭，照定媳婦的後肩又給了一巴掌，可是心裡却又似乎在告訴自己——也希望着媳婦能理會得出：他這是有難言之隱，並不是真心願意行這個下策。

婆母可是又使出了最後攻勢的老手段：『批啞拍啞』地，自己直打自己的腮幫子——苦肉計安排得很有跟兒子的異曲同工之妙——打我的肉，打你的臉；看看到底誰能折服誰；號哭聲中，兩個指頭捏下了鼻尖兒上的鼻涕，往遠處狠命的甩了出去——

正甩到那個正在外屋感到對於這件事變的沒辦法，而兩隻手七上八下地搓揉着屁股，慌張張地蹣過來、蹣過去的，公爹的鞋面兒上。

顯見得獲得最後勝利的，婆母的凱旋意味十足的號哭聲裏，大孫女、二丫頭、寶貝孫子，跟出世才幾天的『小禍水』，也都從床上、床下地響應起來了，哇啦哇啦地，一片混雜的情感的發動聲。

對門的孀子、隔院的大娘之流，於是拖兒帶女地擁了過來，不爲勸解，也爲看看；門外、窗前，亂七八糟地動亂着一些人頭。

寒冬的黃昏，風裏飄着雪花。窗外一片動亂的白。

公爹、丈夫，都無可無不可地附和了婆母所毅然降下的大命，到底發作效力了：『賠』送了十五吊錢，把那一個離開媽媽的血淋淋的肉體才幾天的『賠錢貨』的『小禍水』，捨給豆腐劉——那個孤老頭子。

那個孤老頭子——鳳姑認得他：紅眼邊，快五十了，沒兒、沒女，大概也沒老伴兒；早晨、晚上，常在門口兒挑着擔子過，敲着沈悶的梆子賣豆腐，已經十幾年了。把自己的心肝，剝下來捨給這末個又窮又孤的老頭子，怎末可以呢？

『不成！我的孩子就使往外捨，也不能捨給這末個孤老頭子！』可是她顯然是對這當前的勢力忍痛地讓步了，雖然還在這樣做着最後的掙扎。『他一個窮賣豆腐的，能賺多少嚼穀，怎末能扶養得了我的孩子！他一個斷子絕孫的孤老頭子，快一輩子的光棍了，怎末會扶養我的孩子！不能，不能給他！給他，那不是要我的孩子死末？要我的孩子死，跟我一起死好了！說什末也不能給他；我的孩子就使往外捨，也要捨給一個會扶養兒女、有錢的人家！不能：』汗跟淚染濕了披散着的髮絲，她忘了自己原是個新產的虛弱身子，氣力有限地掙扎着。緊緊地抱住了她的『心肝』，就像抵禦着當前的一群野獸來攫食似的，她恐怖、憂憤地瞪着婆

母。

那個的眼睛可是獐獍得好像一口就要把她吞下去：

「不能由着你造反！我願意把她捨給誰，就捨給誰，我還是捨定了！我要把這個賠錢貨捨給豆腐劉，捨給定了，誰也攔擋不了！你嫌人家窮？嫌人家老？孤獨？人家是要把這丫頭片子當兒女養活，不是娶她做媳婦的——就是豆腐劉要把她抱去宰了吧！只要我願意，誰也攔擋不了！捨給有錢的人家？哼！哪個有錢的人家肯要個臭丫頭，賠錢貨！」

「孩子可是我生的！」

「你生的，我就不敢捨給人呀？怕捨，爲什末不給我生孫子呢！聽明白了：從這個起，以後，你再生幾個賠錢貨，我就照樣兒捨出去幾個；我愛捨給誰，就捨給誰，誰也管不了！——你公公、我的兒子，都攔擋不了我，難道你一個做兒子媳婦的，就能以小犯上，管得了我末！想！」

那個依然要據理地掙扎下去，顫抖着身子。突然

「噹啷」一聲，小商人猛古丁地摔碎了一個茶碗——他，像一隻野獸似的咆哮過來：

「你再到啣咕，我，我——我就殺了你！」

「這、這，這用不着你——」遇着什末糾紛解決不了的時候，公爹只會急得搓屁股。干涉老伴兒，他沒這末敢過；阻止兒媳，「自己是個公爹」，不便跟兒媳婦辦直接交涉；說兒子幾句，老頭子可說得着吧。可是

「難道這用得着你？」老伴兒又獍狎地迎頭趕上，給了他一炮：「這用得着你來袒護你的兒媳婦末？你說！兒媳婦跟你有什末好處？老沒出息的，你說！」

那個說不出什末來。可是非常地不自在，連同小商人、鳳姑，誰都從心地裡燃起了不同的憤火來。可是婆母一身當前，這憤怒的火焰就像遇着了暴發的洪水——只好

「算了！」小商人狠了狠心，命令着他的妻子：

「都是因爲你——還不快把小冤家交出來！」

那個孤老頭子也趁勢拖起了蒼啞的嗓子：

「這、這，我說您放心吧，嫂子！孩子給我，我絕不會錯待了她——我一個孤老頭子，成天盼望兒女，盼望得什末似的；今天老太太賞給我個小姐，我還不得謝天謝地！嫂子！您放心吧，我豆腐劉絕對會好好兒把她撫養成成人！」

「你走，你走！不能，不能！你憑什末要我的孩子？憑什末……」

『憑什末你不給！』婆母簡直是要來動搶了！那神氣。

『鳳姑下了決心：』拼了！』她掙扎着野獸的攫食。可是

『你敢讓媽媽閃了身子！』小商人居然又挽起了袖子。

『對心肝』致了無限的憤慨、哀怨、痛楚，終於在多重的壓迫下，她忍痛地被割斷了心上的肉！終於在婆母的暴力下屈服了，而險些又被那『老東西』給一個跟頭推倒下去。

『豆腐剝！你得遠遠地帶走這個孩子，別讓她再見你們一面——聽明白了我的話末？』婆母非常得意着自己的權威廣大，臉紅脖子粗的。

就這末着，鳳姑踉蹌地倚在窗前，傷痛的眼淚瘋狂地濺騰了掩着凌亂的髮絲的視野，悵望着那個『雷劈的』、『斷子絕孫的』孤老頭子，劫着她的骨肉，踏着窗前那條蜿蜒得逍遙的村路走去。鋪滿了一片積雪的村路，印出點點泥污的脚印，越印、越多，越多、越遠，越遠、越遠，終於於蜿蜒，模糊地消失了。

『我的孩子！我的寶貝！媽媽害了你，媽媽對不住你！可是，我的孩子，你知道媽媽是多末捨不得你啊！孩子……』她哆嗦着兩隻手臂，直撲索着風雪的長空，像要抓回來她的心肝。風脚、雪片像陰森的一些利刃，無情地襲上了她的兩頰，她感到心碎了，腦漿迸裂了，

猛古丁地眼前一片黑暗，她又什末也不知道了。

四

當鳳姑恢復了知覺的時候，大夫正在床前按摩着她的一隻手腕。

婆母也坐在床沿兒上，竟是滿臉的慈善了！抱着她的孫子。

「覺得好此了末？」而且這末慰問起兒媳婦來：「怎末這樣想不開呢，你！告訴你幾回了：豆腐劉是個很慈和的老頭子，絕不能錯待了那個孩子；若不，我還不捨給他呢！你想，他大半輩子了，沒兒沒女的，忽然得了一個孩子，還能不喜歡末？哪能不好好地撫養——別看他是一個賣豆腐的，這十幾年人家可剩下一些了，把孩子抱回去，僱上奶娘，還真是那丫頭的造化！你怎末就老想不開！明白了些末？——大夫正給你看病呢，回頭抓付藥吃，好好養養身子吧，當心自己還是在月子裏才幾天的身子是虛的，怎末可以這樣想不開，由性糟踐自己呢！好好保養保養吧，養好了，照看孩子！雖然捨出去一個——施捨，也是功德呢——跟前還有兩三個不是！他們不都是你生的，得要你照看末？——我這個孫子有多乖呀！早就要找媽媽了！你快摟摟他吧，可別苦着了我們的寶貝！——媳婦，你明白了些末？」

那個明白了：婆母居然又這末和善地來關照，嘮嘮叨叨地來慰籍人，不過是要自己按部就班地照料孩子——特別得留意的，是別冷落了婆母的孫子！爲了婆母的孫子，她不應該痛惜自己的另一塊血肉，而犧牲自己的健康；而絕不是單純地爲了自己的健康，婆母才來這末囑咐自己保養身子——鳳姑明白。

她可是不明白婆母的心怎末那樣狠、那樣偏，那樣地痛惜孫子，而不把孫女當人！她更不明白：她那最後一塊心肝將受到怎樣的遭遇，將來會有怎樣的歸宿，到多暫才能再見她一面？這一輩子能不能再見呢？

由於感傷失掉了那個活生生的女兒，鳳姑的性情逐漸地就暴躁起來：遇到一點兒不遂心的事，就要可能地發一頓脾氣；一男、二女——小東西們就常常做了她的洩氣包。小東西們越長越頑皮了，往往讓媽媽照顧了這一個，照顧不了那一個，偏偏越是小的，叫媽媽不隨心的機會越多；從早晨到夜裏，儘是吵！於是媽媽的脾氣就發作得非常起了勁兒。最後對付的手段，只有揍！揍、揍、揍！揍了這個，再揍那個；小東西們是越挨揍越哭，媽媽是「你越吵，我越揍！」揍！多暫揍到婆母出來罵一場好的——這場合大半是因爲孫子受了委屈——媽媽的不隨心，才只好宣告洩氣。

精神是這樣地沈於激刺中，身體也常常感到苦痛；生產機器並沒有產後充分的休養，虛弱中就常常難忍於腰酸、背痛。這痛苦，這激刺，鳳姑絕不敢再想到生孩子了！

丈夫可是不管那些個，年終回來，總得盡情享受享受妻子的肉體，是他天經地義，應得的權利。

於是鳳姑開始嘗到第六次的月經停頓、頭痛、嘔吐的經驗的苦惱了。她並不完全怨恨那個『醜鬼』，而常常怪着自己：怎末就這末容易懷孕！這若是——她懦弱地又在希望着——生個男的還好，一旦又是個女的呢……眼前突然襲上了一團黑暗，黑暗中透出了婆母猙獰的面孔、斷子絕孫的孤老頭子、失去得影子都已經模糊了的那塊『心肝』……這末着，耳朵也就似乎跟着吵哄哄地混亂起來了：婆母的嘍叨、『醜鬼』的呵斥、『野種』們恐怖地吵鬧……於是兩頰、肩膀、後背、屁股，重溫着了舊日的疼楚……

雖然老天爺能再賞給一個男的最好，可是，她想到自己的已往『作風』，女的竟是那樣多——這好像是命運裏注定了是多女，也就不敢再期望老天爺，而沒法兒自信這回不致又是個女的了！一陣近於絕望的戰慄襲上了週身的神經——她絕不希望，絕不敢再生孩子了。

肚子却是一天比一天的凸起來！有如死刑的執行一天比一天的迫近，假如她以為自己是

個已被判除死罪的囚犯是不錯的。

憂鬱、恐怖、煩躁，也一天比一天的加勁兒，像一些毒蛇，綜錯地把她纏緊，纏緊！在夜深了的沈靜中，她往往會從胡亂的噩夢裏驚醒，忐忑地悸動着心絃、神經；手蒙住了眼睛；恐怖、恐怖；睜開眼睛，凝滯地瞪着黑暗；失眠、失眠！

自然，假如現在能有方法擺脫掉這種種的恐怖、憂煩，鳳姑就給連磕二十四個響頭，也心甘情願！可是她並不願意死；她絕捨不得讓她那些活潑潑的心肝在生命上失掉了媽媽，雖然死是可以擺脫掉一切的恐怖、憂煩的，她知道，而且相信。

在幾個漫漫長夜的失眠中，鳳姑到底想到了一個，可以擺脫掉這一天比一天加重的，兩三個月來的恐怖、憂煩的救星了！

——聽說收生婆十九都是會打胎的，請求賀家二奶奶……

於是一個毅然的微笑，爬上了鳳姑瘦削的嘴角。

可是她並沒有想到：毅然地傾儘自己十幾年來僅有的二十幾元的私蓄，秘密中竟買到了比生孩子還要痛苦的，永遠的痛苦！犧牲了大量的血塊，糊裡糊塗地就流失了她這架生產機器從來的靈覺！對於公爹、婆母、丈夫，對於幾個月來從肚子裏積起來的恐怖、憂煩，對於

成天價圍繞在身前、身後的三個冤家們，竟意外地絕不再負任何一點兒責任了——自然，對於被婆母割給那個孤老頭子的那塊心肝，雖然曾發過多末愛護的誓言，並且沒有一個時候不在懷念着，也同樣地不會再引起她一點兒留念了！

一坩黃土跟前，焚化着幾張紙錢，烟灰繚繞在慘淡的野地裏，縹緲地消失了，也消失了。鳳姑一生糊塗的哀怨。

土坵近處的樹林邊，幾隻歸途的羔羊，在嗚咽地探索着前路。前路是一片生疏的黑暗！夕陽已經隱沒了。

落葉

推開這南邊的樓窗，就遙遙地瞧得見：才有幾天啊！維多利亞花園裏還是那末綠着的楓葉漸漸地紅了，又漸漸地橙了。一片，兩片，繽紛地落了下來，在涼意的秋風裏到處飄，飄！飄，飄，到處飄着的落紅又在象徵着流浪人的『自由』了！

今年的秋色深了時，已是在此地的教書生活，過去了兩個月。

兩個月的教書生活並不異於過去在C縣：早晨，離開旅社到學校；黃昏，離開學校回旅社；閒粉筆沫兒、改卷子、吃飯、睡覺，在C縣是這樣的平凡，在此地，仍然是這樣的平凡！假如不是爲了那邊的校舍突然在暑假裏住上了兵隊，開課無形中告了無期，又何必丟掉那邊的平凡，來換取這裏的平凡呢！聊以自慰的，是在C縣當教書匠，原是飄流而形成，到此

地來替人家照料孩子們，也是旅行的性質——哪兒都不是家鄉！家鄉在烟硝裏失掉——正如枯樹在狂風裏摧倒——已經很久了——哦，如脫落了枝椏的枯葉的失掉了家鄉的人，還有什麼值得『自慰』的呢！

雖然是長久了的流浪人，已經慣於孤獨了，可是有的時候，也還會感到寂寞——這終是人類多少較於其他動物是富有着的感情在作祟吧？特別是在乍來此地的幾天，更遇上風雨的日子，外邊，哪兒都不熟悉，只好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往往就會襲來一陣無聊的情緒。縱然翻着書本，也會不懂得領略的都是什末！風聲、雨聲徒會紊亂起人的種種煩躁：失去的家鄉、未來的前程……哪些兒都是那末渺茫！也只好希望着每天的工作能盡量給些疲乏，而回到旅社，倒在床上便睡着，連夢也不作一個！

教務主任——譚先生倒是時常來坐坐。雖然跟他正如跟其他幾位同仁一樣，也不過是短日子的認識，並沒有深一些的友誼，接談上總保持着相當無味的客氣，而人也是個三角眼睛、禿頭禿腦的所謂『其貌不揚』的，可是，一個流落在異鄉的人，寂寞時能得一位雖然關係只是新識的同人來談談，也算無聊中的有聊呢！就權把無聊當有聊吧。

不過，孤獨地飄流了已然十年所養成的性情，到底還是安於孤獨的環境些；寂寞自是煩

人，可是比較跟一個談不投己的人去周旋，就舒適得多了。老實不客氣的說，對於這位譚先生時常過來那末虛偽地客氣，實在不歡迎！『住得還好末？……忙不忙？小孩子們還可以敷衍末？……每天我倒閒散得很，有忙不過來的卷子，我可以幫您改改……』說多少都是那末沒話找話的神情，簡直我就煩！雖然他那臉上永遠都是透着一團和藹的笑意，可是正因為他永遠透着的都是一團和藹的笑意，才漸漸引起了我的懷疑，我甚至有時候要化驗它裏邊所含的成分，除了和藹，是不是還有着其他複雜的作用了，假如笑是可以用化驗管化驗的。處在這理想跟事實往往不會兌現的人間世，還是懷疑着點兒好呢！

可是實際我又不便拒絕他這末頻煩地來過訪；受過他的特別幫忙。假如不是他的人情，這乍到此地的住的問題哪能就解決得這樣適意呢！哪家旅社都在重價之下，還沒有閒房，唯有這一家，肯給留出這一間來，設備得這末方便，而價錢又實在比別的號子便宜得多，還都不是譚先生跟這旅社經理的人情！自己正如其他同仁一樣，跟他不過是萍水乍處，憑什末就單單值得勞動人家給幫忙找房呢！教務主任又沒有應該給新聘的教員找房子的義務；確實應該感激，怎末可以就拒絕人以不理呢！

譚先生也實在健談了，雖然談出來的我總覺得浪費的挺多。一點兒也沒有冤枉了他，他

實在是一位長於沒話找話說的先生——我相信他對於在學生面前教書，即使事先一點兒也不預備，也是位善混鐘點的高手——譬如那一天他跟我談，真是滔滔得很呢：

「教書，是慈善的、清高的事；可是在這慈善、清高裏的苦楚，也只有教書的人自己知道！吃粉筆沫子，成天跟孩子們吵得嘴乾舌頭苦的，晚上，還得改卷子，這就够之的了，抽出點兒工夫來，也就只好睡覺！至於人生應有的娛樂，簡直就跟教書的人沒有緣；教書的人只有苦幹，不應該有點兒娛樂，好像是。娛樂，先別說別的，就是逛逛公園吧，都沒有工夫——好在我們學校裏還有那末個小小的校園，課餘還能抽出點兒工夫到那兒走走；可是校園的設備是那樣的簡單：幾棵樹，都能數得出來，草地也很少，又沒有水池跟假山什末的，簡直到那兒走走跟不到那兒走走都一樣，還不如關在屋裏睡一覺舒服呢，是不是？——不成，將來我得催促校長跟校董們提議，不應該忽略我們同人間的娛樂！工作是要緊張，娛樂忽略了也不像話！我們總得要求校董們給設備點兒娛樂的，至少也得重修校園，譬如多栽樹、多鋪草地；草地上能來個古香古色的亭子更好，堆假山、開水池，多闢幾處花園，不是末？多設幾把雙人的靠椅，可是距離得要遠點兒……我得把這計劃提給校長，向董事會認真地要求實現！我們這位校長太不——太不成了，太老實！他是我的親戚，我不好說他什末！他只會承奉各

高的校董們，而叫我們緊張工作，不管我們的健康，不顧我們的娛樂；二十世紀，工作是要跟娛樂並重的才是！工作不忘娛樂，娛樂不忘工作，不是末？……」他常常在談話裏表白他是校長的親戚，據聞他確是校長的：表弟的內兄的姑丈的外甥的表兄的內弟。

假如連他也認爲自己是我這屋裏來得太頻煩了，他就會很機靈地想出個說辭來掩飾着他來的頻煩，而成了沒有什末了——我確實理會得出來——他那機靈的掩飾，往往是：

「哦！又到你這兒來了——原是到十九號去瞧一位朋友，出來正打你這房門口經過，本不敢多來擾你的工夫，可是過門而不進來瞧瞧，未免又是不禮貌了的！」這就搭訕地坐了下來。說這個、說那個——怪禮貌、怪客氣的，叫主人即使不耐煩於招待，也得表示歡迎呢！

有時候精神上實在不怎末高興，懶於跟他應酬，希望他快點兒走，就讓他說他的，不接禮兒，也不理他；可是，他不單不走，反而一點兒都不覺得難堪，說完了他的，就坐在那兒維恭維謹地沈默着——在這兒他又很能够沈默——很泰然，沒一點兒着急！多暫等到找着個搭禮兒的機會，他就再跟你談了起來！這倒使我在那陣不耐煩中感到了點兒不自然的興趣！

譚先生是一位人物！好像是。

有的時候，這位教務先生抱了一大包的東西來，往桌上一放：「吃點兒吧！」讓着我——

把包兒打開，滾出來那末些梨呀、蜜柑、香蕉的水果：『隨便買的。』

『既是『隨便買的』，我也就用不着客氣，就隨便地吃了起來。』

『這白梨真不壞，』我特別喜歡吃白梨：『脆！甜！』

『是啊？』他也拿起一個咬了一口，嚐摸着滋味：『哎，是不壞，挺够味兒！』

第二天晚上來，又帶來一包：『吃點兒吧。』把包兒打開，這回滾出來的就全是新鮮的白梨了：『隨便買的——嘗嘗比昨天的味道還好？』

左不過是他隨便買的唄，我仍然絕不客氣，挺隨便、挺高興地照樣兒吃了起來。吃着、吃着：

『嗯，這白梨確是真好——可是總吃白梨，也就似乎沒有多大意思；這幾天，柿子上市了，不知道澁不澁。』我這簡直成了孩子的口吻了，可是沒料到他明天來時，竟又帶了柿子來！仍然是：

『吃點兒吧——隨便買的——我嘗來着，還不澁。』永遠都在臉上掛着一團和藹的，叫人不至於懷疑到想要化驗它是混合着什末成分的笑。對他這樣來體貼，我實在會糊塗過，那是爲了什末。

很希望自己有時候對他這種和藹態度要生懷疑是一種精神的病態，是下意識在衝動；世上不拘小節的正直人多着呢，像譚先生，就正是這樣坦白的、光明的、好動的隨便的人呢！這末着從光明方面去想像他，就沒有一點兒芥蒂的念頭了，而越發高興地吃了起來。自然在禮貌上還是應該「謝謝。」

「謝謝就見外了！」他確是好像把我看作他的自家人：「我希望，我們誰也別客氣——我若是客氣，還不這末頻煩地到你這兒來擾呢！你也別再客氣——「謝謝」，就是客氣了！隨便買點兒零食兒，吃着玩兒就是了——這個，譬如水果裏邊，你最喜歡吃的，是哪樣兒？」

「什末都喜歡，柿子、桃兒、櫻桃、葡萄的。」什末我都吃。

「櫻桃跟桃兒，現在過時了。哦，那末在零食裏邊，最喜歡吃的呢？」

「學校隔壁那家白俄點心鋪裏「莫斯科」的點心，很够味兒呢！」了不得！我這孩子的口吻越來越不像話了，想想。

「是的，是的。」他倒是挺鄭重的：「我也愛吃那個——我們的口味，是不謀而合！哎，不謀而合！」

於是再來的時候，他又買了一匣「莫斯科」，跟一大包龍眼葡萄：「吃點兒吧，隨便買

的。」

實在，我有些理會出來了：只要我肯告訴他喜歡什末東西——不必限於吃的，他就準會「隨便買」給買了來，好像假如我說最喜歡月亮，他也許就會設法把月亮給我「隨便」地弄下來，而不帶一點點星星——因為我還沒有說出最喜歡星星。瞧瞧吧，由於那末隨便說出來所喜歡的，他已經逐漸在我這桌子上擺滿了零食匣子跟罐頭，連髮油、粉脂、口紅，等等的化粧品都有了，都是這位先生絕不客氣，很「隨便」地買來的！這——這實在不像話！我理會出一點兒什末異樣來，就跟自己下了警告：別再跟他孩子似地直說自己有什末喜歡的東西了，不管他怎末「隨便」地問。還是跟這位先生的坦白的、光明的、和藹的「隨便」之間，劃一道界綫吧！

一一

果然，所覺出的那點兒什末異樣的，事實就逐漸由潛伏中呈顯着「明朗化」了！——逐漸地，他跟我這分子應酬，已經從「隨便」，而認真了起來：

「旅社裏到底是個三教九流雜處的騷擾地方，不相當於我們用腦子的人居住。我想：我

現在家裏的人口還不多，而闖着的房子却不少，爲了你的安靜，我想，不如下你就搬到我那裏去住。我們談話，或是研究什末，就比較要方便得多了！你一個單身的女人，更不便於長住在這騷擾的地方，你就搬到我那裏吧！房子寬敞，燈、水、老媽子的，都挺方便——明天，我就派人來給你收拾收拾好末？」

這不像話，我開始委婉地拒絕。

「哎！你我之間，怎末「還」用得着這樣客氣呢？客氣就是虛僞了——我不希望我的朋友虛僞！」臉上永遠掛着那一團和氣的笑。我真應該對當前這副笑臉加以化驗，瞧裏邊到底都混合着些什末成分了。還是懷疑些的好！

可是，有的時候他又硬來跟你談到——

「這種社會，女同胞的職業太困難了！勉強對付一個位置，也要受人家的侮辱，往往被人家當作「花瓶」看待，總想佔着一些便宜！可是我就瞧不慣，我是永遠同情職業綫上的女性們的，若是有誰想侮辱女同人，我就好打不平——實在，現代社會對於女同胞們太苛了，女子不是人，有她偉大的人格、健全的才能末？爲什末社會就不給她優越的地位！爲什末有了職業，也要遭到男人們的侮辱！可是，譬如你，還真算幸運：在我們學校裏，還沒有誰敢

叫你一聲「花瓶」，還沒有誰敢存心侮辱你呢——不，他們不是不想侮辱你——這話說出來還怕你要懷疑我——這都是我一個人在背後監視着他們，不准他們任何人欺侮你！萬一他們有的對你抱有一點兒野心，那末！不客氣，他們就得滾蛋，我就得叫他們滾蛋！爲了尊重女權，尊重你。可是，到底你也不算怎末運氣，天天這樣忙碌，而得的報酬呢，竟是那樣地清苦；校長太不體諒人了！你放心，我一定設法叫他允許給你加薪！你別客氣，告訴我：希望加多少才够支配？我準能辦到，不管數目多、少。」

這簡直是無的放矢，够叫人厭氣的了，當時我真想罵他一頓，才痛快——可是一想：從這兒以後，不理他也就完了，這種已經顯了形跡的偽君子，犯不上跟他計較。

再一個黃昏，譚先生又彈門進來「拜訪」了：

「教書的人太苦了！我們成天「爲他人作嫁衣裳」地忙。忙裏，也真得找些娛樂才好——現在要請你出去消遣消遣一天的疲乏，你說聽戲好，還是瞧電影好？——大安戲院今兒晚上，荷慧生的本戲：紅娘；角兒是四大名旦之一，戲是一段香艷故事，名角兒名劇，頗可一聽，我請了——若不我們瞧電影去也好，光陸也是新片子：肉感女星梅蕙絲的桃色什末聞，也少不了香艷風味兒——對了，瞧電影比聽戲好，在戲院子裏吵吵鬧鬧的，燈光照得通明，實在

不如在電影院裏的黑暗場面來得幽靜！——你一定得賞光了！」

「不，謝謝你！我今天沒有時間。」到底還不好意思叫他怎末下不去台，雖然這位禿頭禿腦的先生，是露骨的可笑、可憐，應該挨兩個重重的嘴巴，不算苛薄吧。

「這不會是你在跟我客氣才好。哦，今天沒有時間——其實瞧一場電影，也用不了多大時間，一兩個鐘頭的工夫就過去了，你很可以在沒有時間裏，抽出點兒工夫來的；我是這樣地誠摯呢，是吧？」笑着永遠都是叫人稍一不慎就會忽略了他的圓猾的笑，竟是這樣纏人！

我沒有言語——不理他。

「密斯石……」雖然他沒有接下去什末說的，可是瞧那一臉的神情，就會明白了他還要有些說的；在那張臉上，是那樣的流露着他的「真誠」、「坦白」、「善意」、「友誼」，這種種的「懇切」的表情，簡直叫人沒有法子跟他不和謊，沒有法子責備他，沒有法子懷疑他，雖然我已經理會得出了他在跟我施展手段。

我調轉過身子，忍耐着情緒上的不耐煩，望着窗外。

西邊這扇窗外遙遙地斜對着校園。校園周圍種遍了槐樹，從我這樓頭居高臨下地遙望過去，那只是一個黃綠繽紛的圈子，淡淡地罩上了暮色。暮色下黃綠繽紛的圈子的一角兒飛出

了兩點、三點紙灰一樣的黑點子，飛向炊烟繚繞的人家那邊去——那是兩、三隻烏鴉。

那位先生依然在我身後流露着他的「懇切」：

「……可以賞臉吧？光陰離這兒又不太遠。」

不去定了，我是：「不，謝謝你，我不喜歡瞧電影。」

「那又不是密斯伍，沒有時間了！」這傢伙是丁點兒機會都不肯放鬆，敵笑了一陣，他接着往下糾纏：「沒有時間，這是在跟我客氣呢！不過，既然不愛瞧電影，那就不瞧吧——本來我也不怎末喜歡電影，特別是外國片子，那簡直是千篇一律，都是那一套：男的、女的抱着、樓着跳舞、接吻，再不就是展覽女人的大腿根、身上每一部份的肉感！這些，除了挑撥、誘惑觀眾們的性慾，再沒有別的功能！——這是什末「社會教育」？還那末不知自重地廣告着「香艷」呢！香艷就是肉麻！我跟你一樣，不愛瞧電影，更不愛瞧外國片子，最討厭的，又是「香艷」的片子！不是末？」聽聽吧，這一套，就好像那末「誠摯」地請我去瞧香艷的桃色什末聞的外國片子的，不是他！我簡直要笑出聲音來了！

可是他沒叫我笑得出，反而更叫我厭煩：

「那末，密斯伍，我們有瞧電影這個時間，去逛逛公園好吧？清清我們一天工作疲乏的

「維多利亞吧，那兒還有划子，我們去划划船，也很有詩意呢！現在正是秋天，所謂「秋水共長天一色」，正是時候！我們現在出發，到那兒的時候，天就要黑了；今天又是個陰曆的十七，還是有月亮的晚上，我們欣賞着月亮、划着船，蕩着水邊的萍蘗，談談，實在比關在黑暗的屋子裏聽電影要舒服得多，密斯石，你不是沒有時間的……」

「不！」我到底不能不把臉子沈下來了：「對不住，今天我實在沒有工夫。」

「哦——那末改天的吧——明天怎末樣？後天也成。現在只請密斯石賞我個準時間，我是什末時候都願意奉陪的，我要請定了呢！總得賞臉。什末時候你有工夫呢？」真粘！

我不能不叫他知道、知道我並不是一個隨便就可以叫人利用的女人，我把臉子沈到底：

「我向來不願意要人請。」

「哦？那末你請我好了！哈哈，哈哈！」

「說笑話了！」我要把他趕出去：「譚先生，你請回去歇着吧，我現在要一個人休息、休息。」

他非常地失望，以至於「哦」地一聲驚慌——驚慌我居然也能對他下逐客令了！在那禿頭禿腦的臉子上，我能瞧得出來。我更能瞧得出來：似乎他要憤憤地撻我一頓，才甘心呢！

可是他終於讓驚訝、失望、憤怒潛伏在他那永遠都是老於世故的笑容裏，搭訕着去了。我知道：他絕不會因為那一走而結束了在我這裏的失望、憤恨。具有一種野心的人，假如碰了壁就不想辦法安慰他的失望、憤恨的野心，天下哪能這末多事呢？——我想像到他這辦法不外有兩個：不死心地隱忍着企圖有再進一步的希望，或是乾脆來個報復。

可是，起那兒，他却再沒有到我這兒來『拜訪』過。到校的時候見了面，也不如已往那末找着機會跟我談一句了；甚至特意地迴避着我呢！——這其間，我倒覺得挺舒適——我願意長久這樣舒適下去，把旅居寂寞中的興趣都灌在那一群天真、活潑的孩子們的笑渦兒裏！

不過在這種有如戰時中的平靜中，我還免不了要擔着心；侵略者有一天的存在，弱小者就得時時警防着。若不，一被他捉住侵襲的機會，那就要立刻擲動了那個魔性的野心呢！

三

事實往往不與理想兌現的人世間，竟儘會給野心家造機會！這位野心家的機會又到了，是那一個月，學校壓了薪！——向來是個對自己的經濟處理不得法的人，月月的薪水，趕來趕去，絕對沒有一點兒積蓄。這一個月學校發不下薪水來；借一點兒都不成，一時我實在感

到困難了！最困難的，是房錢，跟小館兒的飯賬沒辦法。都來催過好幾次了，我怎末周轉，也周轉不上！又是個失掉了家鄉的人，哪里也沒有親友通融，一時實在窘了起來！

就在這個被「資金凍結」的時候，那位一團和藹的譚先生，又掛着一臉的笑意來談了。

「這幾天，總因為私下太忙，老沒有機會來瞧你！」想到他是我租賃這旅行社的介紹人，就打了一個冷噤：他不曾是被旅社賬房所煩來催索房錢的吧？

他却是按着向例地，自己招待着自己坐在椅子裏，跟我對桌面上指過去——又發見了他已經打開在那兒一匣「莫斯科」點心了：

「吃點兒吧——隨便買的。」

對於這位來客，已經透著「敬」而遠之的厭煩了，現在又正遭到「經濟封鎖」，更沒什末情緒去周旋了。就讓他搭訕着說他的、吃他的吧，管他此來的「貴幹」呢。

「吃點兒啊，密斯石！怎末不高興呢？」他却是挺高興地叨嚮着：「隨便買來的，吃點兒，消遣消遣吧——這時代，真得想法兒消遣消遣，才能將就得過去；若不，簡直就得叫環境壓來的暗氣給斃死！密斯石，你說是不是？我們太受人家捉弄了——學校當局這回實在對不住我們：我們乾巴巴地給它幹了一個月，而到時候不發薪，這算哪道差事！我們都是活人，穿

衣、吃飯、住房子、娛樂，哪樣兒不得天天用錢？我們欠下人家的哪樣兒，成？可是學校欠下我們的，就得非成不可！這時代、這社會，還有講理的？連教育人的教育界上都有這樣壓迫人的現象發生！——說到這兒，不能不怨我們那位校長了！那位先生——我跟他親戚，不能說他別的；簡直太不成了，只會拍校董的馬屁，而隨處都不給我們打算打算！現在壓了薪，叫我們這個月怎樣周轉？哪怕欠個半薪呢，而我們領一半兒，也能勉強折騰折騰，周轉得開，還勉強可以叫人喘口活氣兒！可是，竟然這樣一毛不拔，老實不客氣地欠我們一個整份兒，誰能受得了！你說，不是末？」

噯！此公也緊張起來了——嘮嘮叨叨地，這末一大套。一時倒也引起了我的同感，我也實在不滿於學校當局忽略了我們的生活，就附和了他的感慨，應了一句：

「壓薪實在是叫人不愉快的事！——這一個月的房錢什末的，我就沒給上。」這也是一種先發制人的試探；萬一他真是受了賬房的煩託呢？

他哈哈地笑了起來，果然叫我吃了一驚：

「密斯石，這話是客氣了？——說句俗語兒，是「苦窮」吧？我絕不會相信：密斯石竟然沒有積蓄！密斯石竟然沒有積蓄？這是客氣了——好像怕我跟你借似的，哈哈，哈哈！」

「這又值得開什末玩笑呢！」誰希罕跟他開玩笑啊！

「哦！這末一說——就是真的了？密斯陌也受了壓薪的影響末？」他又鄭重了起來：「果然是這樣，我很可以替你想辦法。你打算使用多少？」

這倒是出於我的意外！事實呢，現在若有人借給我錢，是再好沒有的事了！可是，這位先生居然對我這末慷慨，我絕不侮辱地，猜到了這還是他那份子野心在作祟；當然，即使窮死，我也不願跟他要辦法，雖然他好像是願意給我想辦法。我爲什末要跟這種人有所求呢！

「謝謝！我還不需要借債。」

「這哪能談得到是「借債」？朋友本有通財之義的不是？我雖然也被壓了薪，可是身邊還有一些積蓄，不至於叫學校給難住，而且我還有力量來幫助人。我對你，是很誠意了，密斯陌，你需要多少，儘管說，我絕對能幫得成。千萬你別以爲我這是跟你放債，你是跟我借！朋友本有通財之義，朋友通財，是一種互助精神，絕談不到什末「借」的。」

「我知道。謝謝你。現在我不用人幫忙，也能過得去；旅社已經答應了我的房錢可以緩些日子；吃飯，也能除得出來，再不需要什末開銷了。」只好這末支吾他。

「房錢，當然不成問題——慢說是緩期，就是不給，乾脆白住，也沒有什末關係；這兒

的經理是「我們」的朋友不是？當然他不能難爲我們！可是，那末你就不需要什麼娛樂末？難道我們就專專成天「爲他人作嫁衣裳」地忙，而不配找一點兒娛樂，消遣消遣末？——這就是日常的零用了。零用錢，你總得需要吧，我們用不着客氣。」

「是的，用不着客氣，我還不需要錢用。」

「結了，結了——哦，我知道了：問你用多少，你總是這末客氣，不肯開口的。這末着吧，我先在你這兒放一百，請你隨便應用——不夠時，我再給你設法。」真夠慷慨的！這就掏出了十元一張的一疊鈔票來，要遞給我——直往我的手裏送！

我鄭重地對他擺了擺手：「不！告訴過你了，我用不着借錢，你快收回去吧。」

「何必總這末謙遜呢？『直好像』君子國裏的人物了！」

「我不願意使人感到難堪——還是請你收回去吧——等我用着時，再請你幫忙就是。」

「現在先用着，跟以後再說，還不是一樣末？密斯石就別固執了，我是很誠懇的對你。快收下吧，才一百！」強給強讓地把那一疊票子放在我的桌子上，緊接着就：

「我還有個應酬——先走了，明天再來瞧你。」這就開門要走。

可是我把他叫住了：

「你還是收起來的好，譚先生！」很嚴重地給了他個警告。

他可是嘻皮賴臉地：「結了，你還客氣！」

「不，你收起來！我不要借錢；更不需要借你的錢！明白了末？你還是收回去的好！」不能再退快了。

「哦，哦！可是這不是你跟我借；是我自動情願帮你的小忙啊！——這還不給面子末？」他一隻腳在門裏，一隻腳在門外；在門裏的這一隻這就要退出去，一邊，把握着門扭的那隻手就要把門給帶上，嘻皮笑臉地。

「什末面子？」我再嚴重地喚起他的注意——他那退在門外的身子就再伸回了禿頭禿腦的鬼笑的臉兒來——我拿起了桌上的鈔票遞還給他：「你還是收起來，不收起來？」

「我要這末誠懇地帮你，帮定了。」他倒堅決了一步！

「好！那末——」我憤怒地就手推開了樓窗，憤怒地把那一疊侮辱意味的鈔票扔了出去——它們就像點點的鳥兒，飛出了黃昏的玻璃窗外。「我就不客氣了！」

「你，你——你怎末這樣生氣起來了？」譚先生瞪起了三角眼睛。

「走！」我不願意再聽他往下說什末——光景他也說不下去了；我不願意再瞧他那副嘻皮

賴臉的怪態——光景他也嘻皮賴臉不下去了——我挺生氣地一脚踢上了門，「碰！」把他踢出了門外。

想一想：雖然沒有被這位冒險的野心家侵略成功，可是也終算受盡他來糾纏的閒氣了！女人——特別是孤獨的女人的環境本來就容易潛伏着魔鬼，可是並沒有逆料到在這看起來很光明、很神聖的教育界上，也有這種惡魔！越想越委屈，再加上氣憤於學校欠薪的整人，就一頭伏倒在床上，煩躁地揪緊了頭髮……絕計不幹了！一個飄流着的失掉家鄉的人，還是接續着十年的飄流，飄流下去吧！如在狂風裏脫落了枝柯的枯葉。

向晚的秋風又在捲着，維多利亞花園裏的落紅了……

第一章

一

好幾條青春的女性們的，頂會歌唱的嗓門兒在半空中興奮地亮着清脆、婉轉的口哨——好像是——這陣初夏的鳥聲，從參天的槐、柳枝葉間，音波多角姿勢地播蕩着園裏的朝空，頂顯得詩意了。誰來到這兒，也會馬上忘掉了一切的煩惱，而把整個的生命交給當前這歌的世界，也無所惜。

池邊的綠柳枝條正是天然的垂簾，不斷地遮掩着對岸的朝陽，雖然那金紅的光綫也不斷地穿過柳條，撩撥一下人在偶然欣賞着池上風光的眼睛，來自那高高的故宮角樓的金黃的琉璃瓦墻。於是陽光就斷續地在人的頰上、身上開着一朵、一朵亮的花，隨着所映的顏色變換着花朵的光彩。垂柳枝葉常常彷彿頑皮地摸撫着人的鬢角、肩膀，可是並不會叫人感

到它是頑皮。葦草間浮着鴨子，水面在朝陽下散出碎金的池上，風光陪襯着岸邊的一帶披着綠叢的紅牆；蜿蜒地向前伸長、伸長，引着園路，穿着凌亂的樹蔭。路上鋪着黃土，鬆鬆的，這兩個騎着腳踏車的人影，也就並駕齊驅得非常輕悄，路上留下蜿蜒的輪痕。勿須領略身旁這個伴兒的美麗、活潑；單是瞧瞧追着車輪的這麼在一起的影子吧，也得忘了自己是幹什麼的了，而尊重那另一批傻貨們所瞧不起的戀愛至上主義！而且承受着四下的水香、花香、樹香、空氣香，在朝風蕩着的鳥吟裏送進鼻孔，簡直得承認自己是幸福者的唯一的釋意。於是幸福者的微笑，悄悄地爬上了嘴唇。

往往就給那鳥的吟唱亂了真，假如聽得不留心——端木小姐的口哨！也許是受了鳥兒們的挑動，它已經又響了起來，清脆、婉轉地跟樹枝間的歌聲作爲伴奏。

「我聽得真高興！」我怎末能忍得住不讚美呢！

「每個這樣的早晨，我都喜歡到這兒來聽這鳥聲。」端木小姐再接下去她的哨音。

「叫我聽得高興的，不是樹上的鳥聲。」

「跟我來了才幾回呀？先前是那末愛聽，現在又透着厭了！我不——」

「我不是這樣。我是說：在我身邊這一隻鳥的歌聲，比樹上那一些的都叫我聽得高興！」

「噫？——」她彷彿明白了點兒什末，臉頰上稍微地浮上了一層紅暈，就——

就叫我實在嚇了一跳：假如不是忙中躲閃得及，而遭到她那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猛然對着我的車輪側面一轉她的車把，衝了過來，只眼前這點兒距離，我真能人、車一起叫她衝到池子裏去！饒這末着，我倒下車來的身子還坐了個屁股蹶！

「懸！」爬了起來，我擰着沾上褲子的黃土：「若是你把我推到水裏呢？」我試着跟她這個玩笑提着抗議。

「也許淹不着，憑你這躲閃的馬利勁兒。」回答得也乾脆！她還笑呢。隻腳支持在地上。

「這水可不淺啊！萬一把我淹死……」

「你就是還敢，也不能再把我當作鳥了！」她不笑了，並且居然掀起了健康紅的嘴唇，像含着——一粒櫻桃。

我得作着微笑：「唯有鳥，才把嘴唇撇成尖兒呢！」

她又笑了。可是馬上就掄過巴掌來！

雖然相識的日子很淺，而很淺的經驗也使我知道她這是要搗人！沒等她這「招兒」施出來，我就跳上車子開過去了，足開出去二三十步，「說時遲，那時快」的。

「你不給我回來，就別再想跟我玩！」

「你可不准揍人！」

「我既然一下子沒有打着你，再找補找補上，有什麼意思呢！」言下頗有英雄的氣概：

「不玩了，回去！」

於是我掉轉車頭，趕上她，二車並行。偶然欣賞欣賞她那沒有袖子掩着的胳膊，跟那衣袖之間露出來的光腿，在細膩裡透着健康的美，若即若離地碰着我的，我仍然驕持着自己是幸福者唯一的釋意。

她不再吹口哨，我不敢讚美鳥歌。彼此保守着暫時的靜寞裏，車輪的皮帶「席席」地轉動聲，很能聽得清楚。

可是，這一身是健康、是勇敢的朋友在伴，怎末我也不忍讓她老這末沈默着呀！一個希望，一股勇氣鼓舞了我，我開了口：

「端木！」口吻非常鄭重，因為這希望絕不是隨便的。

「有話就說！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姓什末！」

「我覺得：像你這樣健康、勇敢、果斷的人——且不談你還這末聰慧、有知識——實在

不應該像現在這樣關在樓閣裡邊作小姐……」

「我再聽聽你的『將來』的！假如是『將來不應該給闊老爺們作太太、生孩子』一類的教訓呢，就趁早兒別給我費話！」

「你怎末知道我要這樣『費話』呢？小姐！」一陣不是滋味，大概我會皺起了眉頭：『將來的事，且待將來的時光來實現，我是跟你說的現在。我認爲以你這樣完善的質地，很可以變換變換環境，別閒着，你可以跟我……』

「別這末教訓人成不成？」瞪眼。

「端住！你不明白我——」

「不明白你？我這末一個單身女人，就肯大早晨地陪着你這個才認識幾天的男人出來野跑？我還怕你是個反動份子呢！」她又笑了，我理會得出：這笑裡透着無限的慰貼：『傻子！我知道你呀！——我家隔壁那個新搬來的鄰居不是你的同志末？我也知道他……』

「噉？」我彷彿吃了一驚。瞧着她那一身是膽，我再進了一步：『那末我的希望……』

「留神闖死你！」她突然提高了嗓門兒，給我一個警醒——敢情這時候我們正開到園外的柏油路上，而橫面來了一輛汽車，死欺白賴地在我右邊直接喇叭。

出了園門，就不便再安靜地跟她「費話」了，到了那個綠色樓房的紅漆門前，她下了車：「明天：在我們今天見着的時候再見！——你給我走啊！直這末瞪着我，是要我給找補上那一個巴掌是怎末着？」笑了。

一一

據老孔說，他遷居到這新寓來，才半個來月，就接到我來的電報了。他這新寓，能在大都市裏有着這末較靜的環境，實在難得：相近着山水俱備的園地，前後不單沒有店鋪，就是宅門也沒有幾家，實在適合他的工作。寄寓在他這兒，就彷彿是在城外的古寺裏，特別是夜晚四下的黑暗、沈寂襲來，就越有這種感覺。連那專門愛走深夜的小巷的，賣硬麵饅饅的聲音都不會傳來。

最接近的隣舍，就是那座綠色的小樓：端木小姐的家了。位置在老孔寓所的東隔壁。站在這邊的院子裏，就可以清楚地望得見那二樓的兩個西窗，可是玻璃窗扇總關着，綠色的窗帘多暫都是遮住了窗裏的一切！也不怕熱着！裏邊的人。

我來到的第三天，早晨，剛剛出了孔寓，就瞧見這隔壁的紅門正開着，却猛古丁地飛出

一塊香焦皮，正飛在我叨着半截烟捲兒的嘴邊！嚇了一跳，粘糊糊的弄了一腮膀子，還叫烟捲頭兒燒着了嘴唇；我這是招誰，惹誰來着？

抬起腦袋來瞧，那紅色門前正站着一個生疏的小姐在怪笑！

算了，第一，我的工作要緊；第二，她當然不是故意跟我過不去，而且又是近鄰，我不便就提抗議，認了吧。

誰想到她却會在後邊罵我呢——雖然那嗓門兒非常戀人：

「窩囊廢！想不到一塊香焦皮也會受了侮辱……」

「你是罵我末？小姐！」我有點兒忍不住了，就走了回來。

她居然也迎了我過來，而且又猛古丁地給了我一個嘴巴！好一條結實的女性的手掌，打了我，我還真覺得痛！

氣憤跟驚訝像蛇一樣固執地纏住了我，我一時創傷得說不出話來。我可是也握緊了拳頭了，下勁兒地咬住下嘴唇皮，我也要——

「揍人末？你也要！瞧你這個狠勁兒，別嚇壞了我呀！我可是有心臟病！」兩隻胳膊傲然地一伸，她倒笑得挺乾脆。「嗯，照這樣，你還算條漢子——」轉動了一下那靈活的眼珠：

「你敢跟我去一個地間兒末？」

「我爲什末不敢！」我實在沒有顧及到對一個少女的禮貌。

「那就別費話——我這就騎着車走，你有車騎，跟着我末？」

我於是跑回院裏，把一夜工作到天亮才開始休息的老孔的腳踏車推了出來，「踏踏認鞍」地就跟了她走；忘掉我要出門的工作了，龍潭虎穴也敢闖，這種氣人勁兒！

她把我引到在鳥聲裡飄着花香、水香的園地，跳下車子，居然跟我笑了一個溫柔、和諷、非常友誼的微笑！

「我怎末能鬧得過你呢，先生！告訴我：你姓什末——」

「你——」我對着這個奇蹟，簡直哭與笑都失掉了自由！

「我姓端木。那是我的家。你們是才搬來不久吧？別再挪動了，總愛搬家，是會招人生疑的。好好兒住在這兒吧，好跟我練練打人、騎着車子在園地裡聽聽鳥的歌。」

「可是——」我不知哪位小說家會寫出我這時候的情緒來。

「可是什末呢？還記着那塊香蕉皮的蟻兒末？它不髒，剛剛離開我的手——哦，譬如我把手伸給你，叫你吻一下，你也會嫌它髒末！」這就伸出來一隻手給我！

我可是沒有理它。

「不理就拉倒！假如以後你要吻，我還也許不答應呢！難道你就專爲什末工作活着；挨一巴掌，得個女朋友都不知道是天下最榮幸的事——你瞧我醜是怎末着？」

我瞧她，並不算醜，雖然也許不算最美；適中的身材，挺着胸脯。光着的胳膊跟腿都那末細膩裡透着健康。梳着兩個小辮兒，橢圓形的臉；眼睛靈活的神氣掩飾了它細小的缺點。高鼻梁，健康紅的嘴唇好撇起來，像含着一粒櫻桃。唯有右邊嘴角上的一個小小的痣，才能陪襯出嘴的美麗來。

領略得最滿足，我笑了。

我可是又挨了她一個嘴巴：

「不能叫你白瞧我這些時候！——也別楞着運動眉毛，走！我請你喝杯咖啡去——喂！還沒告訴我，你姓什末呢！……」

這是一種力，使我不能不跟着她走；這是一種力，使我不能不忍受她這打一巴掌、給個毆兒吃的作風。並且幾天來的早晨，使我不能不擱淺我此來的工作，而陪着她到這鳥的歌場來享受水香、花香、槐、柳枝葉香。這是一種力！

漸漸地，當我跟端木小姐離開那鳥的歌場，每次回來瞧着她進了那綠樓的紅門，而返到寓裡，就馬上會感到嚴重的空虛、寂寞，就像失掉了我的工作！雖然幾天來的工作並沒有進行。精神確都顧及着她了，工作的情緒振作不起，老孔又得睡到晌午才會起，無聊得很——敢情戀愛還有這末不是味兒的一面！噯，就在院子裡給老孔擦擦車輪吧——抬起腦袋，又瞧見綠色二樓的那兩個窗！玻璃窗扇總關着，綠色窗簾總是遮住裡邊的一切；不嫌熱呀！你倒是推開一扇給我一個微笑呀！始終還沒想起問她，是不是就住在這高高的兩個樓窗裡邊呢。

老孔突然從屋裡喊上了我的名字。

「今天怎末醒得這末早？」我瞧了瞧錶：「才九點半。」

「我從昨天下午一點，到今天這時候，一直都沒睡好，爲了那件稿子，跟你的事。」

「我的什末事？」有點兒不明白。

「你進來成不成？——別在院子裡傻等！我住在這兒的日子比你多幾天，從來還沒瞧見過人家開那兩個樓窗！」

「我正在這兒給你擦車呢！」雖然我還真在希望着，一下子就有人推開那任何一個樓窗，哪怕只是掀開玻璃扇裏的綠帘呢！也許——進屋吧，別叫老孔嘲笑了。

可是，猛古丁地一個圓大的黑影壓過眼前，跟着就是一個半軟的東西從半空裡顛倒我的腦袋上！驚訝中接它到手，原來是個橡皮鴨子。它的脖子上繫着一個字條，字迹在挺秀中透着是女性的手筆：

「別忘了：明朝在我們的園地裏等着我，我將會圓滿地回答你那個希望，我更會將如這隻鴨子，毅然飛出這裡，陳設得富麗的樓閣，但願你能負責地接在雲裡，別讓她跌著！」我連忙拾起個套頭，那兩個樓窗仍然都在關着，綠帘依然遮住了裡邊的一切。沒有一扇是像剛才被推開過！

這飛來的好消息證實之前，我決定密着老孔。此來意外地別有收穫，是生平頂大的一個高興。懷着這個高興進了屋：老孔居然擰着臉子，端出老大哥的派頭兒，嚴厲地訓起我來了：

「你這幾天天的粉紅色的交際，我都知道，這簡直是——你不應該這末胡鬧！要想想你此來是應該幹什末的！不是我抱怨，我這是忠告。我每天忙得連開夜車，你却不開不聞，去開戀愛了，無聊！負了你應做的工作，你應該悔悟！我怕你要入迷，毀了自己的信心。戀愛

——我們有這種資格末？……」

我只有以笑來緩和空氣的嚴肅。戀愛？沒錯兒，可是戀愛的成果，想來確將不限於戀愛的成果——明天，就可以給你個證據瞧瞧！我怎末就會負了工作、毀了信心，像你那末簡單所恐懼的？哼，只要明天我一宣布，你不跟我伸大姆指頭才怪呢！現在，悶你一會兒，氣你一會兒吧。打準這個主意，情緒裏就非常敞亮。想起來，我就吻那個橡皮鴨子。

夜裏在床上，怎末也睡不榻實了，反來復去的。總希望天色快亮，想着第二天早晨該以怎樣的姿勢去接受端木小姐圓滿回答我的希望。彷彿這希望正在擴展了：端木小姐伴着我，工作、生活，接受那末些同志們的讚美；在讚美的聲色裏挨着她的嘴巴，也怪舒服呢！花香、水香、鳥的歌唱……到底這是夢，這是事實，一時居然分它不清。更想不起老扎在他屋裏開夜車。

四

初夏的朝陽像昨天一樣的金紅了半邊天，微風像昨天一樣的清爽，像昨天一樣的播蕩着園裏的水香、花香、槐香、柳香。參天的樹枝葉間的鳥歌，唱得如昨天一樣的戀人。掠着池

邊的垂柳枝條，我騎着車子到一把長椅旁邊，才發見了端木小姐正坐在那兒非常安靜地，彷彿是在欣賞池上葦草間的浮鴨——不，她是在這兒安靜地等着我呢。這次她身邊並沒放着車，不知道這是不是她今天不像往日那樣：先在她家門前扶車等着我，再跟我並駕齊驅地進園裏來的原因。

「好！」我興奮地叫了起來：「到底你是從今天變了新人了！空叫我白白在你家門前張望了半天也見不着你，敢情你自己先來候着我了！怎末……？」我是要問她怎末不騎車來。可是——

「你說了些什末呢？你是誰呀？認識我末？……」她却突然站起身子，擺出一臉的驚訝，裝作跟我素不相識了——真會跟我開玩笑！她這出我意外的回答，跟那全副的神氣，竟然都畫上了挺大的問號！我瞧得出來。

「啲啲啲！」我怎末也忍不住笑，對着這位高明的『戲劇明星』。我強拉住了她的隻手：「你敢說我不認識你？——前天，在這兒我抱過你；昨天，在這兒你吻過我；今天我又會不認識你了！別逗我這個傻子了！來，來，給我一個吻！」熱情燒得我真難過。

她竟而羞愧、驚恐、氣憤地抽出了那隻手去！臉頰都紅了：

「你若不是瘋子，」聲音造作得很哆嗦：「就是認錯人了，我姓端木，記着：我姓端木。」

「我早就知道你是端木了！」我居然也讓她這份兒作派的逼真亂了感情，而稍微受到一點兒驚訝，可是到底知道她這是成心唱戲，也就只好成心喝采了，我簡直笑得要肚子痛。當她抽回那隻手，我當是她還要就便給我一個嘴巴呢，可是我這回自躲了：她並沒有摸我的趨勢——甚至還有些像在怕着我。不是，不是她不想摸我，而是不敢。最大的恐懼，壓制了她的勇敢。我在她的眼裏現在是個野獸，彷彿是——瞧她這副不得勁兒的尊容。作得好！她不想摸我，我就不妨再放點兒膽：「不成，不給我吻，不成！」

「你再這末野蠻，我就喊鬧了！」話跟往後直退着的身子，哆嗦得越發帶勁兒！「我已經對你够禮貌的了，現在我鄭重地叫你一聲『先生』，我不願得罪你，請你別總欺侮我。你走吧，或者放我走！你一準認錯了人了，你不妨把我仔細瞧瞧……」

我已經被她擺佈得哭不得，笑不得了，還用得着仔細瞧她作什末呢！當前這一個身形已經在我的腦裏印得很深了：並不算醜，雖然也許不算最美。適中的身裁，挺着胸脯。光着的胳膊跟腿都那末細膩裏透着健康。梳着兩個小辮兒，橢圓形的臉：眼睛靈活的神氣掩飾了它細小的缺點——雖然現在透着造作的一種驚慌。高鼻梁，健康紅的嘴唇好撮起來，像含着一

粒櫻桃。唯有右邊嘴角上的一個小小的痣，才能陪襯出嘴的美麗來——又是一次最滿足的領略，我就越發地『愛情火樣燒』了，奔了過去——

可是猛古丁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巴掌拍在我的腦袋上，使我一時頭昏眼花！強自鎮定，我的天，面前居然亭亭站定了兩位端木小姐！一位手扶着那棵柳幹，在垂枝條下直淌眼淚；那一位手扶着腳踏車把，在憤怒的瞪着我，就像凶神附了她的體！



新民印書館發行

